

Contents 目錄

〈日本時代白話字運動ê發展〉陳慕真	4
Development of Pêh-ōe-jī movement in Taiwan under Japanese rule	
<i>Bō-chin TÂN</i>	
〈台灣多元文化教育lāi-té 語言平等化ê進程〉齋藤幸世	22
Taiwan's march toward language equality and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i>Yukiyo SAITO</i>	
〈文化書寫kah符號論述〉潘為欣、林俊育	50
Cultural writing and symbol discussion	
<i>Wei-Hsin PAN & Chun-Iok LIM</i>	
Comparison of some food names in Taiwanese and Southern Vietnamese	78
<i>Masaaki SHIMIZU & Li-iông TÂN</i>	
〈台語kap越南語南部腔一kóa chiáh-mih名稱ê比較〉	
清水政明、陳理揚	



ISSN 2076 3611



9 772076 361002 09

Journal of Taiwanese Vernacular

Tâi-gí *Gián-kiù*
台語研究

Vol.11, No.2, September 2019



Tâi-lâm, TAIWAN

Journal of Taiwanese Vernacular

Tâi-gí Gián-kiù

台語研究

Vol.11, No.2, Sept. 2019

諮詢顧問 Advisory Board

Đoàn Thiện Thuật

(越南國家大學語言系退休)

Jerold Edmondson

(U. of Texas at Arlington, USA (Emeritus))

John Edwards

(St Francis Xavier University & Dalhousie University, Canada)

三尾裕子 (日本慶應義塾大學)

吉川雅之 (日本東京大學)

呂興昌 (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退休)

李勤岸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文系退休)

村上嘉英 (日本天理大學中國語系退休)

林修澈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系退休)

姚榮松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文系退休)

施正鋒 (國立東華大學民族學院)

施炳華 (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退休)

洪惟仁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台語系退休)

康培德 (國立東華大學台灣文化學系)

張裕宏 (國立台灣大學語言所退休)

張學謙 (國立台東大學華語系)

莊永山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英語系退休)

董忠司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台語所退休)

趙順文 (國立台灣大學日文系退休)

鄭良偉 (美國夏威夷大學東亞語文系退休)

謝菁玉 (國立成功大學外文系)

主編 Editor-in-Chief

蔣為文 Wi-vun Taiffalo CHIUNG

(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

編輯委員 Editorial Board

方耀乾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台文系)

張宏宇 (高苑科技大學外文系)

酒井亨 (日本公立小松大學)

簡華麗 (Oslo U. C., Norway)

英文編輯 English editor

Vivian T. Su

行政編輯 Administrative editor

潘秀蓮

出版者 Publishers

國立成功大學台灣語文測驗中心 &
Asian Atsiu International

訂閱 Subscription

國內機關團體一年兩期：NT2,000

國內個人一年兩期：NT1,000

Please refer to subscription form for international subscription fees.

Abstracting & Indexing

本期刊收錄於 ACI, CEPS, TCI

電子版本 Electronic journal

<http://www.airitilibrary.com>

版權保留，若無出版者之書面同意，bē-sái 用任何形式kap工具來再造本刊內容。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s.

- 〈日本時代白話字運動ê發展〉陳慕真 4
Development of Pêh-ōe-jī movement in Taiwan under
Japanese rule
Bō-chin TÂN
- 〈台灣多元文化教育lāi-té 語言平等化ê進程〉齋藤幸世 22
Taiwan's march toward language equality and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Yukiyo SAITO
- 〈文化書寫kah符號論述〉潘為欣、林俊育 50
Cultural writing and symbol discussion
Wei-Hsin PAN & Chun-Iok LIM
- Comparison of some food names in Taiwanese
and Southern Vietnamese 78
Masaaki SHIMIZU & Li-iông TÂN
- 〈台語kap越南語南部腔一kóa chiáh-mih名稱ê比較〉
清水政明、陳理揚

Development of Pêh-ōe-jī Movement in Taiwan Under Japanese Rule

Bō-chin TÂN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Literature

Abstract

Pêh-ōe-jī, which literally means Taiwanese writing, originated in Taiwan in 1865. Promoted by Presbyterian Church missionaries Dr. James Maxwell, (1836-1921), Rev. William Campbell (1841-1921), and Rev. Thomas Barclay (1849-1935), Pêh-ōe-jī became the internal writing system used by all Presbyterian churches by the late-Qing Dynasty. The localization of churches in Taiwan under Japanese rule further brought Pêh-ōe-jī movement to the outside world, contributing to the enlightenment of Taiwanese intellectuals. However, comprehensive discussions on Pêh-ōe-jī movement outside of churches in Taiwan under Japanese rule remain scant. Therefore, this study selected associations that advocated popularizing Pêh-ōe-jī in Taiwan under Japanese rule (i.e., the Taiwanese Cultural Association, the Changhua Women's Mutual Support Association, and the Wufeng I-sin Association)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and implementation results of Pêh-ōe-jī movement during in Taiwan during Japanese Rule. The study results showed that Pêh-ōe-jī, which used Latin alphabets to spell Taiwanese Language and was promoted by Taiwanese intellectuals in the cultural sector in Taiwan under Japanese rule, elevated the education level of the public who had no access to school education and enhanced Taiwan's social education. Although the popularization of Pêh-ōe-jī remained limited in Taiwan under Japanese rule, its implementation results confirmed that it was accepted and used not only by churches, but also by personnel who were not church members. In addi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romotion of Pêh-ōe-jī by intellectuals in Taiwan under Japanese rule shared a close bond with Presbyterian churches, rather than a broken one.

Keywords: Pêh-ōe-jī, Taiwanese Cultural Association, Wufeng I-sin Association, Changhua Women's Mutual Support Association,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aiwan

日本時代白話字運動ê發展

陳慕真

國立台灣文學館

摘要

白話字tī台灣ê發展自1865年開展，tī英國長老教會宣教師馬雅各醫師（Dr. James Maxwell, 1836-1921）、甘為霖牧師（Rev. William Campbell, 1841-1921）、巴克禮牧師（Rev. Thomas Barclay, 1849-1935）等西方宣教師ê phah-piàⁿ之下，到清末時期，白話字已經chiâⁿ做長老教會內部通行ê文字系統。日本時代，tòe tiòh教會本地化ê發展，白話字運動無koh侷限tī教會內部，開始kap台灣智識份子ê啟蒙運動saⁿ結合。有關日本時代教會外ê白話字運動，過去khah少有全面性ê論述，本文以日本時代bat提出普及白話字主張ê台灣文化協會、彰化婦女共勵會、霧峰一新會做範圍，全面整理日本時代白話字運動ê歷史發展kap推行成效。本文指出，以台灣話表記ê白話字，tī日本時代文化界智識份子ê推動下，有提升台灣社會教育ê功能。另外，白話字ê普及雖然有一定ê侷限，m̄-koh ùi日本時代ê推行成果e-tàng知liáⁿ，白話字已經ùì教會內部拓展到社會上，而且hō̍教會外人士所接受、使用。最後，日本時代智識分子ê白話字推動kap長老教會並m̄是斷裂ê關係，猶原有一定程度ê連結。

關鍵詞：白話字、台灣文化協會、霧峰一新會、彰化婦女共勵會、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1. 踏話頭

白話字tī台灣ê發展自1865年開展，tī英國長老教會宣教師馬雅各醫師（Dr. James Maxwell, 1836-1921）、甘為霖牧師（Rev. William Campbell, 1841-1921）、巴克禮牧師（Rev. Thomas Barclay, 1849-1935）等西方宣教師ê phah-piàⁿ之下，為白話字ê發展phah落穩定ê基礎。特別是1884年5月24日台灣第一台印刷機ê開工、「聚珍堂」ê設立，以及1885年7月12日《Tâi-oân Hú-siáⁿ Kàu-hōe-pò》（台灣府城教會報）ê創刊，開展白話字ê出版市場。台灣chit時具備印刷術、出版社、報紙等構成現代化智識傳播ê要件，hō白話字ê教育kap出版品ê流通更加有效益。加上長老教會設立ê學校體系真注重推動白話字教育，所以，到清末時期，白話字已經chiáⁿ做長老教會內部通行ê文字系統。

到日本時代，白話字ê發展主要ē-tàng分做二條路線：（1）基督教長老教會內部，持續以白話字chiáⁿ做信仰教育ê文字系統。Tī信仰教育以外，對白話字ê推廣mā全面性實踐tī教會ê醫療事業kap教育事業上。另外，白話字推展上重要ê媒介《台灣府城教會報》kap新樓冊房（聚珍堂），「冊房」固定每個月刊印教會報，出版包含字典、醫學、文學、應用文等白話字出版品，thang講是白話字出版品ê主要輸出中心。（2）教會外ê白話字運動。Tòe tiōh教會本地化ê發展，白話字運動無koh侷限tī教會內部，是kap日本時代台灣智識份子ê啟蒙運動saⁿ結合。除了台灣文化協會以外，彰化婦女共勵會，霧峰一新會，lóng bat提出普及白話字ê主張。

總是，過去有關白話字運動tī整個日本時代ê發展，khah少有全面性ê論述，本文目的是欲整理日本時代白話字運動ê歷史發展kap推行成效。下面就日本時代bat推行白話字運動ê團體進行討論。

2. 台灣文化協會kap彰化婦女共勵會

一九二〇年代是台灣島內外文化啟蒙運動發展ê時期。其中，對台灣文化運動影響上大ê，tō是台灣文化協會。自1921年創立到1927年分裂為止，台灣文化協會透過各種文化活動，促進台灣農民、勞工、學生各階層ê思想啟蒙，mā促成台灣新文學運動、文化運動ê開展。（林柏維1993）

日本時代由蔡培火（1889-1983）tī台灣文化協會主導、推動下ê白話字運動，tō是tī民族、文化啟蒙運動ê社會風潮下面發展ê。有關蔡培火推sak白話字運動ê論述，已經有真豐富ê研究成果。相關研究親像吳文星（1992）、呂興昌（1995）、李毓嵐（2003）、王昭文（2004）、陳慕真（2004）、李勤岸（2005）、林佩蓉（2005）、Ann Heylen（2006）、蔣為文（2009）等。相關細節本文無koh討論。

雖然蔡培火phah-piàⁿ推廣ê白話字運動看起來是失敗ah，但是蔡培火將白話字主張結合台灣人ê文化啟蒙運動，kā白話字ùi教會內部ê文字系統推廣到台灣社會大眾kap台灣智識文化界。當白話字ùi以傳教功能做目的ê信仰文字系統到以啟蒙、教育功能作目的ê台灣文字系統，tī白話字歷史發展ê雙叉路口，蔡培火ê-tàng講扮演輸出、推動、普及ê關鍵性角色，伊m̄-nā影響kâng時代ê智識份子，親像台灣文化協會ê同志林攀龍tī 1932年創設霧峰一新會ê白話字推動，以及1934年王受祿經營《信仰之友》月刊ê時，接受蔡培火ê建議，除了日文、漢文之外，mā增加白話字ê部分¹。另外，蔡培火tī日本時代推動白話字ê「文化遺產」mā影響tiōh戰後台語文運動ê歷史連結kap啟示。

日本時代，除了蔡培火骨力推行白話字，koh鼓舞台灣文化協會ê同志以白話字chiáⁿ做推動台灣人智識啟蒙ê利器之外，tī台灣文化協會外圍ê團體mā bat留落推動白話字ê痕跡，其中，上早ê tō是「彰化婦女共勵會」。

「彰化婦女共勵會」tī 1925年2月8日成立，是台灣婦運團體ê開基祖（楊翠2009:529）。創社原因是「彰化之智識階級婦女，鑑於世界之潮流，須以女性覺醒、組織團體、研究學問、兼貢獻社會，方不為文明人之落伍者。」（台灣民報1925）入會者無限年歲，有心欲改革舊習、振興文化ê婦女攏ê-tàng入會。

會員大多數是受新式教育ê婦女，成立當天舉行ê開幕式，由楊咏絮發表開會辭，蔡鳳女士紹介會員，潘貞女士報告創立經過，王琴女士審議會則，阮素雲女士演說，koh選舉職員後散會。1925年3月7日，召開第一次例

¹ 有關王受祿創辦《信仰之友》雜誌，年代是1934年1月到1935年1月，kan-nā維持一年，因為王受祿重病來停刊。

會，由李黎女士致開會辭，王琴、吳素貞、李秀賢等女士提議：「每星期研究日語、漢文及學習羅馬字」，得tióh大多數會員ê贊成。（台灣民報1925）因為án-ne，「學習羅馬字」chiáⁿ做彰化婦女共勵會推動ê主要活動項目。

M̄-koh，1925年6月，當彰化婦女共勵會向州廳申請一次為期六個月，以普及羅馬字、日本國語為目的ê通俗講習會ê時，soah tú tióh州知事ê拒絕，無法度取得許可，致使chit項計畫無法度成立（台灣民報1925）。以後，彰化婦女共勵會雖然mā有舉辦kúi擺ê活動，比如組織運動會、組織教育社會劇、tī天公廟舉辦大型講演會，鼓勵女性登台演講，論婦人人社會ê地位等。M̄-koh一直到1926年3月，因為發生「誘拐事件」ê衝擊，引發社會輿論對自由戀愛kap新舊道德ê辯論，致使彰化婦女共勵會最後無koh運作。²

彰化婦女共勵會ê出現是 tòe tióh 台灣1920年代思想啟蒙ê風潮，《台灣民報》bat以「是台灣唯一的、在新的意義的婦女團體。在婦女運動連片影也沒有的台灣，彼實在是將來的台灣的婦女運動的先聲」（台灣民報1925），定位伊tī台灣婦女運動史上ê開拓性地位。除了án-ne，彰化婦女共勵會以女性團體ê組織推展羅馬字，雖然因為日本當局ê阻礙soah無法度進行，總是，無論是khia tī長老教會外ê白話字運動史脈絡，或者是日本時代由男性智識精英主導ê社會運動史脈絡，彰化婦女共勵會ê主張攏具備時代ê意義。

為何當時彰化婦女共勵會beh以「學習羅馬字」、「普及羅馬字」chiáⁿ做in ê活動目標？以目前現有ê文獻來看，無法度有koh khah chē ê史料來提供咱理解。但是ùi共勵會發起人吳素貞³ kap林獻堂夫人楊水心共同參與台中婦女親睦會，1932年koh參與霧峰一新會活動，尤其tī一新會期間有相當積極ê表現來看，日本時代ê社會運動團體之間，對白話字ê認知kap推動已經有一定ê共識。

² 有關「誘拐事件」，是指彰化街長楊臣吉ê後生楊英奇，以及台中某林姓男子，kap真chē位女子發生戀愛關係，其中，有四位女子是彰化婦女共勵會ê會員。楊英奇kap林某兩人，假借自由戀愛之名，欲送in去北部做影星，koh從中取利，chit ê事件爆發以後，引發島內輿論。請參考楊翠（1993:533-536）。

³ 吳素貞（1900-1972），吳氏帖，彰化人。1925年邀請彰化高等女學堂6、7位高材生，組織「彰化婦女共勵會」，1932年加入一新會，戰後tī1947年當選國民大會代表。

3. 霧峰一新會ê白話字推動

Tī彰化婦女共勵會結束運作以後，台灣島內ê運動組織koh一pái提起白話字議題ê，應該是「霧峰一新會」。霧峰一新會tī 1932年3月19日成立，由林獻堂長子林攀龍（1901-1983）創立。林攀龍留學日本、英國，koh遊學法國、德國，tī 1932年2月2日留學返來台灣以後，提出組織「一新會」ê構想，創立目的是欲：「促進霧峰庄內之文化，而廣布清新之氣於外，使漸及自治之精神，以期新台灣文化之建設」。Üi án-ne thang知，林攀龍組織一新會，期待ê-tàng促進地方文化，推廣自治精神，幫助建設新台灣。

一新會ê成立，設有蔡培火做詞ê會歌，koh設有會旗，當時會員有三百外名。Üi 1932年成立到1937年結束為止，連續五年ê時間，進行文化、社會、體育等多樣性ê活動。研究者許雪姬指出，霧峰一新會就組織來講，是全台灣上有地方特色ê草根性社團，參加者tī林家ê領導下組織起來，以文化力量來影響霧峰一帶甚至到台中，chiâⁿ做全台灣重要ê文化中心（許雪姬2000）。1932年霧峰一新會成立了後tō展開委員會ê設置，由林攀龍擔任委員長，下面設八部實行各項計畫，分別是：調查部、衛生部、社會部、學藝部、體育部、產業部、庶務部、財務部，每部設置主任一名、委員kúi-nā名，koh訂定各部負責ê項目、目標kap方法。其中，社會部掌管「社會教育」，目標是「迷信打破、風俗改良」，方法是「大眾日曜講座、巡迴演講、ローマ字普及、活動寫真」。自án-ne，「羅馬字普及」chiâⁿ做一新會以組織性ê方式推動文化普及、社會教化ê方針。

林攀龍透過一新會普及白話字的ê主張有伊發展ê脈絡，早tī一新會成立進前，林家tō開始邀請霧峰長老教會ê李崑玉傳道到林家教白話字。李崑玉（1880-1948），台南岡仔林人，1914年台南神學院畢業，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ê傳道，1930年到1936年間hông派去霧峰長老教會擔任傳道師，因為án-ne kap林攀龍、林獻堂熟sāi。（李弘祺2008）

根據《灌園先生日記》ê記載，自1932年2月16日開始，李崑玉傳道ê-tàng講逐工lóng到林家教白話字，每pái上課ê學生大約有十外人，對象lóng是林家ê新婦kap ê-kha手人。林獻堂tī 2月16日ê日記描述：「八時半攀龍請李崑玉來教羅馬字，學生阿西、阿綢、阿英、阿密、阿金、阿丁、阿甘、

阿墻、秋福、昆火、愛子」。2月17日ê記錄「九時李崑玉來教羅馬字，增學生三人阿呆、清溪、德和」。3月1日到3月3日逐日lóng記「夜崑玉來教羅馬字」。Án-ne ê記錄維持二禮拜外，thang知逐日暗時八點到九點之間，李崑玉tī林家教白話字，一直到1932年3月7日為止⁴。Chit pái ê白話字課程，ē-tàng看做是林攀龍以家族做對象ê試驗性教學，教學ê成果真明顯hō伊有夠giáh ê信心，tī後來一新會成立ê時，決定以「普及羅馬字」chiān做社會教育ê策略之一。

頭前講tiōh一新會下面設八部，每部lóng設主任kap委員。其中，掌管「普及羅馬字」ê社會部主任tō由林攀龍家己擔任，委員有：呂磐石、溫成龍、李崑玉、吳素貞、曾珠如、林碧霜。社會部舉辦ê社會活動包含老人慰安會、兒童親愛會、青年座談會、婦人茶話會、留學生懇親會、宗教座談會、日曜懇親會等活動，ē-tàng講是針對社會上無kàng年齡、性別、信仰，來設計ê全面性社會文化教育。

有關「普及羅馬字」ê方針mā具體落實tī女性ê教育頂面。1932年4月6日，一新會成立ko外月以後，tī林攀龍主持ê「婦人茶話會」上，當天參與者有二十外位女性，以及林獻堂、李崑玉等五位男性。Tī chit pái ê會議上，討論tiōh婦女應該積極參與公共事務，mài khah輸男性，koh鼓勵婦女學習白話字，chit ê提議sùi得tiōh全體ê認同，而且議決教白話字ê所在：

三時攀龍主催之婦人茶話會，來者：根生之母、素貞、三奶、四奶、阿摘、浣翠、呂氏裕、陳氏蓋、楊式桂鶯、李氏春蔭、戊己之妻、昆玉之妻、清秀、月珠、阿選、阿英、王氏水、金沙（紗）、內子、愛子，計二十人；又有男子五人李崑玉、賴其昌、潘瑞和、攀龍及余。席間談話為皆以婦人進出沒(莫)落男子之後以鼓舞之，頗動她等之聽聞，後乃勸誘其學習白話字，竟得全體贊成。乃決定分作三處教授，下厝李崑玉、吳厝賴其昌、拜堂潘瑞和三人為教師，六時閉會。（林獻堂1932）

4 根據林獻堂日記ê記載，李崑玉到林家教白話字ê日期是：2月16日、2月17日、2月18日、2月19日、2月22日、2月23日、2月24日、2月25日、2月26日、2月28日、2月29日、3月1日、3月2日、3月3日、3月4日、3月6日、3月7日，ē-tàng參考《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年》。

另外，一新會ê核心幹部除了林攀龍以外，koh有張月珠、李曾珠如（林攀龍ê某）、吳帖（吳素貞）三位女性。其中，吳素貞tī 1925年tō組織彰化高等女學校ê學生成立「彰化婦女共勵會」，koh主張以「學習羅馬字」chiaⁿ做「彰化婦女共勵會」ê活動項目之一。Tī一新會時期，吳素貞擔任以「普及羅馬字」為教育方針ê社會部委員，以及學藝部委員，擔任手工藝教學以及演講庶務等工作，koh時常上台演說、參加辯論會，chiáp chiáp呼籲婦女應該ùi迷信中覺醒，以及社會應該改革娶細姨ê歹習慣，婦女ê地位chiah ē-tàng提升。戰後吳素貞當選國民大會代表，伊tī回憶錄《我的記述》內底，記載林攀龍創立ê霧峰一新會以改革社會風氣、提倡尊重女權做宗旨，會員共同為tiōh提高文化、啟發婦女智識teh跑走（林吳帖1970）。參與一新會hō吳素貞tī舊禮教家庭ê束pak下面，人生帶來轉變kap希望，tī一新會時期ê經歷hām訓練mā影響伊後來ê社會參與kap女權推動工作。

Ùi頂面ê討論ē-tàng知liáⁿ，一新會無論就核心幹部、參與人員、活動規劃lóng以提升女性地位做目標。鼓勵女性學習白話字mā是tī chit款脈絡下面開展ê思維。「婦人茶話會」是一新會以婦女為主ê活動，為tiōh鼓勵女性ài行入社會，tī行動上mài輸男性，所以「勸誘其學習白話字」。Tī chia，林獻堂、林攀龍等ng望透過白話字來提升婦女bat字ê能力，進一步期待女性tī行動上kap男性kâng款。這mā是一新會頭pái以組織性方式開授白話字課程ê紀錄，負責教課ê李崑玉、賴其昌、潘瑞和三人lóng是當時霧峰長老教會ê長執⁵，chit pái「婦人茶話會」議決三人分別tī林家下厝、吳厝，以及拜堂（禮拜堂）教白話字以後，4月25日吳厝tō舉行「白話字教授開會式」，林攀龍前往參加，koh親自做示範教學，可見伊對白話字教學ê重視。（林獻堂1932；葉榮鐘2000）。

Ùi現有ê文獻來看，雖然咱無法度完全了解一新會開設白話字課程ê教學過程kap學員ê反應，m̄-koh ùi當年5月19日林獻堂ê日記描述，學員kan-nā讀十kúid，tō已經有成熟ê白話字能力，thang知白話字ê教學成果受tiōh真大ê肯定：

⁵ 李崑玉當時擔任霧峰長老教會ê傳道，賴其昌是霧峰長老教會ê長老，潘瑞和是霧峰長老教會ê執事。（霧峰基督長老教會2005:14）

八時招內子、攀龍、愛子往大花聽，看佩兒（萸）、月珠、浣翠、真如（瑜），二十餘人學習白話字，瑞騰、薄燕、阿坤亦俱在，為根生之母與素貞有疾不能出席。僅讀十餘日，就中純熟者已不少矣。教師李崑玉甚為（讚）美。（林獻堂1932）。

一新會除了開設白話字課程以外，社會部委員會tī 1932年5月30日koh bat有創辦白話字報紙ê構想，而且委請李崑玉擔任調查、策劃、出版ê工作：

次議羅馬字報之發行，因尚未有具體的，一任李崑玉調查，然後決定進行。（林獻堂1932）

6月17日，林獻堂mā bat kap李崑玉討論白話字雜誌發行ê辦法：

崑玉來打合白話字雜誌辦法之進行。（林獻堂1932）

甚至一新會ê機關刊物，tō是以白話字刊印，李崑玉tī《台灣教會公報》頂面介紹霧峰一新會ê時，講tiòh伊藉tiòh一新會推展基督教kap白話字ê心情：

最通歡喜-ê，就是hō鄙人好機會，通kap庄中各界逐款ê集會，有路通傳福音。Koh一項，是hō阮佇庄內kúí-nā位通鼓舞人讀白話字。佇in貴族中男女界，iā真濟人歡喜熱心來學。已經真濟人gâu讀，iā有ê真gâu寫。Koh khah好，就是佇hit中間通傳福音。白話字此去，ài設法hō會-ê教bē-hiáu--ê。

已經創設機關號，逐家用白話字自由投稿印刷，分發hō chiah-ê óh讀ê人讀，做旬刊ê款。（李崑玉1932）

Tī chia李崑玉所講以旬刊ê方式印刷ê白話字機關報，應該就是指5月份ê時，一新會社會部委員會決定發行ê羅馬字報紙。Ùi頂面ê報導thang知，至少tī 1932年9月，chit份報紙tō已經發行。另外，李崑玉tī 1933年2月ê《台灣教會公報》講tiòh家己tī霧峰教會ê佈道工作以外，koh無閒一新會ê相關活動，而且負責一新會旬刊ê文稿等工作，咱mā ē-tàng推測，chit份白話字旬刊至少到1933年2月猶原持續發刊：

近來鄙人的工真濟。一新會，講演會，婦人親睦會，兒童親愛會。教羅馬字。巡一新會旬刊的稿。（李崑玉1932）

Ùi李崑玉ê報導對照林獻堂ê日記，ē-tàng了解tī 1932年左右，霧峰林家對白話字學習ê熱誠kap效果。咱ē-tàng想像，當時霧峰庄頭kap林家家族中，m̄-nā有真chē人ē-hiáu讀、寫白話字，而且mā已經累積相當ê白話字寫作hām閱讀人口，致使一新會ē-tàng用白話字印機關報，而且以旬刊hiah-nī密集ê方式來發行。這應該是日本時代教會外ê民間團體以白話字發行刊物ê首例，thang講是一新會對白話字推動上大ê貢獻，可惜chit份白話字旬刊以及白話字雜誌、白話字報紙並無留存到taⁿ。

除去創辦白話字雜誌、開設白話字課程以外，一新會設立ê「一新義塾」ê課程mā使用白話字ê讀物做教科書。一新義塾ê課程分做男女各四組，其中，tī教科書ê分配上，漢文方面，女子一組上《六百字編》，第二組上尺讀，第三、四組上高等漢文讀本。男子一組上尺讀，第二組上四書，第三、四組古文析義（林獻堂1932）。值得注意ê是，女子一組使用ê教科書《六百字編》，全名是《六百字編羅馬字註解》（Lâk-pah-jī phian Lô-má-jī chù-kái）。Chit本冊ê作者是英國長老教會廉德烈牧師（Rev. A.B. Neilson, M.A. 1895-1928）kap長老教中學漢文老師陳延齡，1925年3月由台灣教會公報社出版。全書收錄600 ê羅馬字kap相對應ê漢字，koh用羅馬字註明字音hām解釋，依照常用順序排列。作者tī冊ê〈頭序〉lìn講，chit本冊出版以後tī逐所在lóng受tiōh歡迎，因為文字淺明、應用koh開闊，雖然只有六百字，但是若熟讀以後koh再變化應用，án-ne無論寫批á是作文，lóng會自由自在。Chit本冊m̄-nā ē-tàng用來教囡仔，koh khah大部分是用來幫助成年m̄-koh失落漢文ê人，對「bat白話字ê人欲學漢文，或者是bat漢文ê人欲學習羅馬字，lóng有幫助。」mā適用tī家庭教育（廉德烈、陳延齡1925）。

一新義塾用《六百字編》做漢文女子一組ê教材，thang講除了教漢文以外，mā kâng時teh進行白話字ê教育。當時，除了一新義塾使用《六百字編》以外，霧峰一新會ê會員劉集賢tī坑口教兒童漢文ê時，mā使用《六百字編》（林獻堂1933）。另外，林獻堂家己mā用《六百字編》教孫á林博正（林獻堂1934）。Ùi chia thang知，台灣教會公報社出版ê《六百字編》，m̄

是kan-nā使用tī教會內部ê教育體系，chit時mā應用tī教會外ê民間團體，而且chiáⁿ做漢文教育ê教材。1930年代ê霧峰庄、霧峰一新會，ē-tàng講是teh進行漢字kap白話字一雙文字並進ê語文教育。

Ùi以上討論ē-tàng知iáⁿ，林攀龍tī一新會成立進前，tō聘請李崑玉到厝內教新婦kap ē-kha手人白話字，進行白話字ê家庭教育。Tī 1932年2月一新會成立後，tō透過社會部確立「普及羅馬字」chiáⁿ做社會教育ê方針，koh tī「婦人茶話會」得tiòh全體ê贊同，開始推動白話字教學，分下厝、吳厝、拜堂三ê所在，聘請李崑玉、賴其昌、潘瑞和三人教白話字，mā得到真好ê教學成效。另外，社會部mā議定白話字報紙ê發行，林獻堂koh bat有創辦白話字雜誌ê構想，一新會koh發行旬刊形式ê白話字機關報，開放投稿。當時，一新會mā使用白話字ê《六百字編》chiáⁿ做一新義塾教女子組漢文ê上課教材，林獻堂koh使用chit本冊教孫á林博正。

霧峰一新會推動白話字ê方式，首先是以家庭（林獻堂家族）做核心，koh以組織性ê方式擴散到地方（霧峰庄），藉由社會部舉辦白話字教學，增加白話字ê bat字人口，koh透過辦刊物、報紙、雜誌等媒介，形塑白話字ê閱讀社群。Chit種ùi家族到社區、ùi下層到頂層推進白話字ê運動方式，kap台灣文化協會ùi本部推動到分部ê方式真無kàng。日本時代ê 1930年代，一新會以非基督教信仰ê地方性組織團體推動白話字tī霧峰、台中地區，實在有伊特殊ê歷史意義。

為何霧峰林家對白話字推動有hiah-nī-á大ê熱忱？主要有兩個原因，（1）林攀龍創設霧峰一新會ê理念，（2）林獻堂家族對基督教ê好感。林攀龍是一新會ê靈魂人物，kâng時mā是熱心ê基督徒，伊bat tī 1933年11月到1941年2月間擔任霧峰基督教長老教會ê長老，伊留學東京帝大後koh到英國、法國留學，畢業後遊歷歐美各國，是真有理想主義ê基督徒智識份子。Tng來到故鄉以後，林攀龍tō kap教會聯絡，因為教會代表tiòh現代ê、以理性為基礎ê啟蒙價值，亦因為án-ne kap當時霧峰教會ê傳道李崑玉chiáⁿ做朋友（李弘祺2009）。後來林攀龍創立一新會，tī智識普及、掃除迷信、重視女子教育等理念上lóng kap基督教精神saⁿ呼應，mā因為án-ne李崑玉tī《台灣教會公報》描述林攀龍是以基督教精神創立一新會：

這個動機是對 tó-ūi來ah? 就是kúi-nā年前歸基督化ê人物，林攀龍君，伊是大名鼎鼎林獻堂先生ê長靈郎。用宗教精神來創立霧峰一新會8部ê新事業，到taⁿ kúi个月ê中間，漸漸tù-hiān，真chiàⁿ通hō人注目ê所在。（李崑玉1932）

特別是林攀龍對tī文化普及，掃除迷信進一步改革社會，以及對女性教育ê重視，hām基督教長老教會重視女性kap教育ê價值觀一致，所以《台灣教會公報》真chē pái報導、肯定霧峰一新會。親像陳瓊玖tī〈對霧峰一新會的所感〉中描述去霧峰庄ê時，看tiòh路邊kap門樓貼廣告單，宣傳tī禮拜六暗時有演講會，koh貼出演講者kap講題，其中演講者男女差不多各一半，伊感覺驚疑：「我雖然tūi台灣北行到台灣南，甚至透到東台灣iáh bē-bat看tiòh這款ê廣告單」（陳瓊玖1932）。Koh像講郭朝成tī〈土曜講座〉中提起，某一次受邀到一新會去演講時ê感動：「通感心，就是hit庄ê女界，iā輪流演講。有ê無siáⁿ讀冊，iā好膽khiaⁿ tī學術文人，kúi百ê聽眾ê面前演講，感心ah！」（郭朝成1932）。Tī日本時代重男輕女ê社會文化中，一新會對女性ê重視kap鼓勵tō若親像伊ê創立目的，發出一種文化ê清新氣味。另外，為tiòh改良台灣社會，必要ê措施是hō文化發達，增加人民智識，koh掃除迷信，所以，「普及文字」kap「拍破迷信」chiàⁿ做一新會社會部ê目標之一，mā是tī chit種脈絡下面，林攀龍真鼓勵普及白話字：

論逐家為tiòh無開化ê因端，來開費bōe算得ê錢財，是為tiòh迷信，所以林先生所設hitê會，真致意掃除迷信ê風俗，koh iā真致意獎勵學白話字。（陳瓊玖1932）

林攀龍對白話字ê推動除了因為本身是基督教長老教會ê信徒，所以會認同教會內部ê文字系統以外，加上設置一新會ê理念特別重視女性地位ê提升，所以鼓勵女性學習白話字，透過án-ne來普及女子教育，這kap基督信仰有共同ê價值觀，mā kap教會推動白話字有共同ê目標。另外一個重要ê背景因素是，林攀龍相當支持蔡培火ê白話字運動，當蔡培火tī 1934年擬定〈普及台灣白話字趣意書〉ê時，林攀龍mā是這ê計畫書ê發起人之一。林獻堂bat tī日記描述：「他（蔡培火）甚喜攀龍為其運動羅馬字之同志，暢談終夕」（林獻堂1932）。當林攀龍創立一新會ê時，蔡培火tī日記留落

án-ne ê描述：「他非常熱心主倡普及白話字，但是他是主張羅馬字式的。我前月底從東京返回時，他已經在自己家裡托鄉內傳道師晚上教習他的族內使用人。對普及白話字的事來講，恰如得到百萬的救兵」（蔡培火1932）。一新會成立ê時chūn，蔡培火已經開始推行假名式ê白話字運動，m̄-koh林攀龍選擇羅馬字式ê白話字，koh kap李崑玉共同來推動。Ùi án-ne ē-tàng知iáⁿ，林攀龍m̄-nā是蔡培火推行白話字運動ê同志，伊本身koh進一步將白話字推廣到家己ê家族，以及一新會ê文化事業上。

除了林攀龍以外，林獻堂ê態度mā是影響霧峰林家甚至一新會推動白話字ê關鍵性角色。林獻堂對白話字ê看法chóaⁿ-iūⁿ? Ùi伊ê日記內底，除了提起kap蔡培火時常討論白話字運動以外，khah少提起家己ê見解，kan-nā tī 1932年1月15日ê日記描述參加木下式送別會以後，tī台北車站hām朋友談起白話字：

在驛前遇純青、朗山、潤庵，招純青、朗山、靈石到美人座飲茶，雜談白話字、新詩體一時餘。（林獻堂1932）

當時談論ê內容是siáⁿ-mih咱m̄知，總是，ù林獻堂ē-tàng接受李崑玉到厝內教白話字，koh鼓勵某、新婦、ē-kha手人學白話字，家己mā讀白話字ê《六百字編》，koh用這本冊來做一新義塾ê教科書等現象顯示，林獻堂相當ē-tàng認同白話字，這kap林獻堂對基督教ê好感有真大ê關係。根據黃子寧ê研究，林獻堂kap伊ê家族對基督教ê捐款hām贊助真慷慨，親像tī 1914年捐獻土地，促成長老教會tī霧峰ê設教，1929年mā捐獻戴仁壽醫師tī八里建立ê痲瘋病（thái-ko-pēⁿ）人療養院「樂山園」，以及捐獻台南長老教中學擴建新校舍等，對基督教長老教會ê醫療kap教育事業，林獻堂lóng不止慷慨提供金錢上ê支持。另外，林獻堂mā會去參加教會ê禮拜á是活動，或者是tò霧峰教會ê傳道kap長老參加佈道會等純宗教性ê活動，1933年7月，林家子弟mā去霧峰教會上主日學（李崑玉1933）。Koh，林獻堂kap夫人楊水心時常招待教會團體kap基督徒，比如蘭大衛醫生（David Landsborough）kap夫人連媽玉、文姑娘、林姑娘等外國宣教師，mā kap本地傳道親像李崑玉、李嘉嵩爸囡等有密切ê往來。林獻堂kap蔡培火、林茂生等基督徒朋友mā有頻繁、密集ê互動。加上林獻堂長子林攀龍、長女林關關lóng是基督

徒，林關關ê ang婿高天成醫師出身是台南有名ê基督教家族，所以林獻堂ê 囡兒、親家mā lóng是基督徒ê身分（黃子寧2008）。Ùi án-ne thang知，林獻堂除了對基督教有相當程度ê好感以外，參與mā相當深，伊teh kap教會或者是基督教朋友互動ê過程中，必然對白話字產生了解kap認同，所以願意支持林攀龍tī一新會推動白話字ê主張。黃子寧認為：「他（林獻堂）對基督教的好感，在於他相信基督教能感化人格，指引迷惘的人生，而不分男女老少、職業貴賤，又能透過較易學的白話羅馬字被啟迪，獲得教育的機會。」（黃子寧2008）。因為林獻堂對基督教ê好感，加上林攀龍對白話字ê認同kap熱心，促成1930年代霧峰一新會ê白話字推動。

Án-ne當時推行白話字ê效果án-chóa⁶ leh？葉榮鐘講tiōh一新會tī1932年4月25日召開「白話字教授開會式」ê時，有下面ê評論：

白話字系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以廈門話為標準用羅馬字拼音，不識中文之教徒若能學習純熟可以讀羅馬字翻譯的聖經並利用於寫作、通信，南部教會尤為盛行。一新會利用此一工具，教授農村的文盲作為識字運動確是有意義的工作，聽說正常成人只要一星期的功夫便可學會，當日委員長林攀龍並親自赴吳厝作示範教授。但是一來農村婦孺對羅馬字向無接觸，教會每星期日做禮拜，讀聖經是必需的節目，因受信仰的引導自然會升起學習的興趣，若不是信徒，一曝十寒很難收到預期的效果。二來這種工具是利用的人越多，價值越大，農村一向是閉鎖的社會，書信來往鮮有機會，白話字不能發揮實用的價值，所學非所用自然也就鼓不起幹勁，不久便無法推行了。（葉榮鐘2000）

葉榮鐘認為，非信徒ê身分以及無法度發揮實用ê價值是一新會無法度持續推動白話字ê主因，m̄-koh白話字tī當時kám真chià⁶ hiah-nī-á無實用？簡單舉兩ê例來看白話字ê實用性。一ê趣味ê例是，林獻堂厝內ê小使⁶「清溪」因為貧憚，koh時常外出，加上hông認為有竊盜ê嫌疑，所以hông宣告免職。清溪因為án-ne tō寫一張羅馬字ê批信，講伊會悔改，請求koh再繼續

⁶ 小使：siáu-sú，日本時代稱工友ê意思。（小川尚義1931）

留用伊（林獻堂1933）。頭前講tiòh林攀龍tī 1932年2月開始邀請霧峰傳道李崑玉到厝內教白話字，2月17日ê記錄是「九時李崑玉來教羅馬字，增學生三人阿呆、清溪、德和」。Thang知清溪當時mā是學白話字ê學生之一，所以ē-hiáu用白話字來書寫悔過書，這mā呈現出白話字快學快bat ê特質hām實用性。另外ê例是林獻堂ê夫人楊水心女士，tī學ē-hiáu白話字以後，tō用白話字kap朋友通批，koh用白話字寫日記。Chit兩ê lóng是非教會信徒，無kâng身分地位，無kâng性別，總是lóng將白話字運用tī日常生活ê例。

除去清溪、楊水心，日本時代ê台灣，以非基督教信徒ê身分，運用白話字ê例koh有黃旺成（1888-1979），伊tī日記中使用白話字書寫。Úi chia ê例大略thang看出，白話字ê普及雖然有一定ê侷限，總是tī日本時代已經ùi教會內滲到社會上，而且hō教會外人士所接受、使用。目前出土ê楊水心日記、黃旺成日記提供咱觀察教會外人士對白話字ê使用範圍kap接受程度。

4. 結論

日本時代教會外ê白話字運動，是以「提升台灣人文化、啟蒙台灣人智識為目的」ê教育功能來開展，隱含有被殖民地台灣，藉tiòh文化、思想ê提昇，進一步爭取kap日本殖民國平等地位ê企圖。無論是台灣文化協會、彰化婦女共勵會、霧峰一新會，chia ê運動組織提倡普及白話字ê目的，lóng是khiā tī beh透過白話字ê簡便、好學kap效率，普及智識tī大多數m bat字ê民眾，方便台灣人吸收新文化kap新思想。亦tō是講，用台灣話表記ê白話字，tī日本時代文化界智識份子ê推動下，有提高失學大眾ê教育水準、提升台灣社會教育ê功能。

特別是林獻堂、林攀龍、李崑玉kap霧峰一新會，m̄-nā共同推動霧峰林家ê白話字家庭教育，一新會成立後，koh確立以「普及羅馬字」chiāⁿ做社會教育ê方針之一，koh tī霧峰庄頭推sak白話字教學，mā得tiòh真好ê教學效果。另外，一新會koh發行白話字機關報，開放投稿；林獻堂koh有創辦白話字雜誌ê構想。當時，一新會mā使用白話字ê《六百字編》chiāⁿ做一新義塾ê上課教材。

整體來講，霧峰一新會ê白話字推動，是ùi家庭（林獻堂家族）做核

心，koh再以組織性ê方式擴散到地方（霧峰庄），透過社會部舉辦白話字教學，增加白話字ê bat字人口，koh透過辦刊物、報紙、雜誌等媒介，形塑白話字ê閱讀社群。Chit種ùi家族到社區、ùi下層到頂層推進白話字ê運動方式，kap台灣文化協會ùi本部推動到分部ê方式真無kàng。日本時代ê 1930年代，一新會以非基督教信仰ê地方性組織團體推動白話字tī霧峰、台中地區，有伊特殊ê歷史意義。

另外，林獻堂夫人楊水心女士tī學習白話字以後，用白話字寫日記，koh用白話字kap朋友通批，目前有留落1928、1930年使用白話字書寫ê日記。Ùi台灣語文史ê角度來看，楊水心日記寶貴ê所在是，無論是日本時代或者是戰後，這是少數以台語白話字書寫ê女性日記，mā表現出白話字被使用、被書寫ê範圍kap證明。另外，楊水心以非基督教徒ê教外人士身分書寫白話字，而且運用tī khah個人、私密ê日記書寫上，mā顯示出白話字tī日本時代tō開始世俗化ê過程。

楊水心以外，日本時代ê台灣，以非基督教徒、智識份子ê身分，運用白話字tī個人文書ê例koh有黃旺成（1888-1979），伊tī 1929年ê日記內底，使用白話字書寫。Ùi chia thang知，19世紀尾期開始ê台灣白話字運動，初期雖然主要tī教會內部發展，總是，到kah日本時代，白話字已經ùi教會內部滲到民間社會上，而且被教會外人士接受、使用。

最後，教會外ê白話字推動kap基督長老教會並m是斷層ê關係，猶原有相當程度ê連結。像講蔡培火出版《十項管見》tō是tī教會公報社出版，伊tī 1929年為推廣白話字研究會編ê《白話字課本》mā是tī教會公報社出版。霧峰一新會使用英國宣教師廉德烈編輯ê《六百字編羅馬字注解》（1925，台灣教會公報社出版）來做一新義塾ê教材，thang知是延用教會編輯ê白話字教材。Ùi chia mā ē-tàng知iáⁿ，日本時代台灣智識份子ê白話字運動mā受tiòh長老教會推行白話字成果ê影響。

讀者回應

任何批評指教，歡迎email: bouchin@gmail.com，陳慕真收。

參考冊目

Tâi-oân Kàu-hōe Kong-pò 《台灣教會公報》，1885年-1969年。

小川尚義1931《台日大辭典》。台北：台灣總督府。

《台灣民報》，1925年。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霧峰教會2005《霧峰基督長老教會設教九十週年紀念特刊》。台中霧峰：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霧峰教會。

台灣文化協會2011《台灣文化協會會報第三號－台灣文化叢書》復刻本。台北：財團法人蔣渭水文化基金會。

台灣文化協會2011《台灣文化協會會報第四號－台灣之文化》復刻本。台北：財團法人蔣渭水文化基金會。

李弘祺2008〈李崑玉、李嘉嵩兩代傳道人與霧峰林家的信仰與交往〉，《新使者》第105期，頁37-43。

李弘祺2009〈林獻堂、一新會以及台灣的公民社會〉，《師大台灣史學報》第2期，頁215-226。

李嘉嵩2009《一百年來－事奉與服務的人生》。新竹：大揚印刷公司。

林吳帖1970《我的記述》。台中：財團法人素貞興慈會。

林柏維1993《台灣文化協會滄桑》。台北：臺原出版社

林獻堂著 許雪姬、周婉窈主編2003《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年》。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近代史研究所。

許雪姬2000〈霧峰一新會的成立及其意義〉，《中台灣鄉土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9-16。

黃子寧2008〈林獻堂與基督教〉，《日記與台灣史研究：林獻堂先生逝世50週年紀念論文集》，頁675-729。

楊翠1993《日據時期台灣婦女解放運動－以《台灣民報》為分析場域（1920-1932）》。台北：時報文化出版。

黃信彰、蔣朝根2007《台灣新文化運動特輯》。台北：台北市政府文化局。

張漢裕主編2000《蔡培火全集》。台北：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

葉榮鐘2000《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上）（下）》。台中：晨星出版。



台湾の多文化教育における 言語平等化へのプロセス ——「十二年国民基本教育」の 「本土語文教育」の事例より

齋藤幸世

関西学院大学大学院社会学研究科

要旨

現在の台湾に見られる各民族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表現や言語使用について、他の多言語・多民族国家や地域とは異なる状況がある。台湾特有の中国語方言と16少数民族の各言語と文化が混濁しながら共生して来た社会に、新たに「新住民」の特に東アジア7カ国の公用語が加わり、今正に多言語・多民族社会としての新たな母語と文化教育が変革期を迎えている。さらに、その過程では、重層的なエスニック・グループや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共生が保たれているかのようで、実は不均衡が存在している。

本研究では、まず、1990年以降の台湾社会における言語政策と教育制度の変遷を押さえた上で、「十二年国民基本教育」において、特に本土言語（母語）教育に「新住民」の言語が加わる新たな局面を概観してみたい。そこで、多文化教育が推進される状況下での教育言語としての中国語の位置づけに焦点を当てながら、文献や報道調査を経て、インタビュー調査を基に、台湾における「國語」と「本土言語（母語）教育」の変貌を検討する。そして、台湾言語政策の歴史を通して、「國語」と各エスニック・グループの言語学習のカリキュラムを検証する。

さらに、2018年12月25日に「国家言語發展法」が可決し、台湾に存在するそれぞれのエスニック・グループの自然言語と台湾手話が「国家言語（國家語言）」と認められた今、台湾言語の多様化と平等化がどのように教育制度に反映され、何を目指しているのかを明らかにする。

キーワード：多文化教育・母語教育・新住民・十二年国民基本教育・国家言語

Taiwan's March toward Language Equality and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A Case Study of Taiwanese Languages in 12-year Compulsory Education

Yukiyo SAITO

The Graduate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
Kwansei Gakui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National Language Development Act was passed on December 25, 2018. In this act, all natural languages of Taiwan's ethnic groups and the sign language are recognized as "National Languages." Subjects on these national languages are thus included in Taiwan's 12-year Compulsory Education curriculum.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survey the process of making the National Language Development Act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current 12-year Compulsory Education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s and fieldwork interview.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language diversification and equalization have so far not reached the ideal target as we expect. For example, Tâi-gí or Taiwanese language, the majority of Taiwan's language, was treated as one of the minority languages. It has thus been shown the inequality and inadequacy regarding government's resources given to national languages.

Keywords: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mother tongue education, new immigrants, 12-year compulsory education, national language

台灣多元文化教育lāi-té 語言平等化ê進程： 以「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ê 「本土語言教育」做例

齋藤幸世

關西學院大學研究所社會學研究科

摘要

台灣tī 2018年12月25日立法通過「國家語言發展法」kā台灣ê「族群」、各地方所使用ê自然語言，tiōh是「台語、客家語kap原住民ê各種語言」kā當做「國家語言」。因為國家語言發展法通過，國家語言mā列入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內底。本研究ê目的是beh ùi台灣ê十二年國教教育制度kap現場意識ê差異，進一步了解語言平等化ê現狀。研究ê方法，集中tī台灣教育ê語言平等問題頂懸，進行文獻調查，mā針對台灣ê語言、民族研究者、國校仔kap高中「十二年國教」ê負責老師，實際進行訪談了後，進一步分析。研究結果指出，台灣政府tiōh算設立「國家語言發展法」，táuh-táuh-á將台灣所有ê自然語言「國家語言」化，mā是無法度達成「語言平等法草案」ê理念。像講，使用人口佔多數ê語言「台語」，tī教育體制內，hông當做少數語言教學「本土語言教育」ê選項之一，kap其他語言看做全款。Che長年來ê資源分配無平等，koh-khah明顯看出包含「台語」在內ê「本土語言」弱化。

關鍵詞：多文化教育、母語教育、新住民、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國家語言

1. 踏話頭

台灣tī 2018年12月25立法通過「國家語言發展法」¹。這條法案立法ê目的，tī「尊重台灣語言文化ê多樣性，保障台灣所有族群自然語言、台灣手語ê傳承、復興kap發展。」

Tī「國家語言發展法」通過chìn-chêng，教育部bat tī 1984年起草「語文法」²。M̄-koh 因為chit-ê語文法輕視各民族ê母語，kan-taⁿ重視北京官話，tī當時民眾反彈，草案最後無通過。到kah 2001年，UNESCO（聯合國教科文組織）kā台灣ê原住民語言列入「瀕危語言」ê時陣，政黨輪替liáu 新政府ê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收集海外資料，koh整合「原住民語言發展法草案」、「語言平等法草案」、以及中研院所起草ê「語言文字基本法草案」，重新sak「語言平等法草案」³，向望立法通過。

雖bóng 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tī 2003年2月初10通過「語言平等法草案」，m̄-koh因為hit當時民進黨是“少數執政”，m̄-káⁿ大力chhui-sak語言平等法草案ê內容，lō-bóe 就kā草案交hō「文化建設委員會」koh再研究。新版法案條文主要teh講，ù母語使用ê標準化，變成「文化保存」kap「國家語言」ê發展。Siāng時，法案koh列出「國家語言」⁴ ê定義、主管單位、權利、保護、以及發展等相關條目。除了che以外，mā強調各語言ê多樣性、平等發展以及傳承。

「國家語言發展法草案」按算將台灣ê「族群」、各地方所使用ê自然語言，tiòh是「台語、客家語kap原住民ê各種語言」kā當做「國家語言」，這條法案tī 2007年2月初2提交hō行政院了後，mā是無結論。2008年中國國民

¹ Tī尊重中華民國（台灣）語言文化ê多樣性，保障台灣所有族群自然語言、台灣手語ê傳承、復興kap發展ê前提下，所訂ê法律。中國國民（台灣）外交部Taiwan Today<[https://jp.taiwantoday.tw/news.php?unit=148,149,150,151,152 &post=147796](https://jp.taiwantoday.tw/news.php?unit=148,149,150,151,152&post=147796)>（2018年12月26取得）。

² 1985年12月公佈：規定凡會議、公務、三人以上ê場合，學校ê各班級kap大眾媒體，必須使用「國語」。累犯得處3000~10000元ê罰金。

³ 所謂ê「國家語言」，是指台灣各族群原底有ê自然語言、手語、符號kap方言。其中明記，「原住民語」（包括：阿美族語、泰雅族語、排灣族語、布農族語、噶瑪蘭族語、卑南族語、魯凱族語、邵族語、賽夏族語、雅美族語、達悟族語）、「客家語」、「台語（Ho-lo語）」、「華語」。

⁴ 指存在tī台灣各族群ê自然語言kap手語。參見中華民國文化部網頁<https://www.moc.gov.tw/information_306_96160.html>（2018年3月1日取得）。

黨重新執政liáu, in 就kā chit-ê議題按下無處理。一直到2016年總統大選liáu民進黨再度贏選舉liáu chiah koh tín-tāng起來。2016年4月管碧玲立委搶頭香koh提出新版國家語言發展法草案。民間社團像講關懷文教基金會、台灣羅馬字協會、李江却台語文教基金會、台灣母語聯盟、台灣南社等mā積極參與運作。2017年5月26立法院三讀通過「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 16 ê原住民族 in ê語言代先得tiòh承認做國家語言。接sòa, 2017年12月29「客家基本法」修正案三讀通過, kā「客語」定做「國家語言」。Lō-bóe 立法院總算tī 2018年12月25號通過「國家語言發展法」立法, kā台語hām台灣手語補列入國家語言。Tī chia ài注意ê是, chit-ê「國家語言」雖bóng猶原有代表台灣ê語言ê意思, 但並m是日本所講ê「國語」抑是「公用語」hit 款意思。

總是, 台灣tī 1987年戒嚴令解除以前起草ê「語文法」, 將國民黨in chhōa入來ê「北京官話」kā 當做是日本所講ê「國語」, 這條法律ê目的, tiòh是beh kā「北京官話」定位做國語、kā i法律條文化⁵。但是, 經過大約20年ê時間, 會使反映台灣多語言社會面模ê「國家語言」ê定義tú正式立法通過。Nā án-ne來kā看, 表面上kán-ná有維護tiòh語言ê平等化。

但是, che「國家語言」, kap台灣過去稱呼做「國語」ê華語, 有無全ê意義。Iā kap日本所teh用「國家語」ê概念無全(田中1993)。而且, 公用語、教育語言, 猶原是華語—「北京官話」。

Tī這種情形下面, 台灣ui 2019年9月新ê學期, 開始國校仔、初中、高中ê一貫教育, tiòh是咱teh講ê「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簡稱做「十二年國教」)⁶。Chit-ê課程內底ê語言領域, 有「國語文」一科, hông看做是教育語言ê華語科目。另外, koh有其他相當是母語教育ê「本土語言教育」, 其中mā包含華語以外ê各族群自然語言, 以及「新住民語(東南亞七國ê公用語)」、第一外國語「英語」、第二外國語「日語、歐洲語言、東北、東南亞等國語言、新住民語等」。⁷

⁵ 所謂ê「國語」, tiòh是以北京官話做基礎ê標準華語。(菅野2009)

⁶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實施計畫本文(行政院106年10月12日院臺教字第1060191247號函核定)」, 教育部網頁, <<http://12basic.edu.tw/Detail.php?LevelNo=8>> (2018年2月11日取得)。

⁷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國民中學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 語文領域-第二外國語文(中華民國一〇七年四月), <<http://www.rootlaw.com.tw/Attach/L-Doc/A040080081017000-1070416-1000-001.pdf>>。

「國語文」、「英語文」是12年ê必修科目，「本土語言教育」kan-taⁿ是國校仔6年ê必修科目，「新住民語」koh是tī這6冬以外，tī高中3年期間，會使選修ê第二外語。總是，原本頭前所講ê「國家語言」，nā講是「台灣所有族群自然語言、台灣手語」，chit種課程ê規劃beh按怎會使ka所有ê語言看做是平等ê？Chit-ê「國家語言發展法」kap教育制度之間，tī政府kap教育現場，對語言ê平等認bat，是存在siáⁿ-mih款ê cheng差？

本研究ê方法，集中tī台灣教育ê語言平等問題頂懸，進行文獻調查，mā針對台灣ê語言、民族研究者、國校仔kap高中「十二年國教」ê負責老師，實際以中文進行訪談了後，進一步分析。研究ê目的是beh ùi台灣ê教育制度kap現場意識ê差異，進一步了解語言平等化ê現狀。

2. 台灣本土語言教育ê多樣化kap平等化

2.1. 先行研究kap本土語言教育ê變化

Beh討論台灣ê教育制度，特別是教育語言kap「本土語言教育」ê轉變進前，本研究先整理日本研究者對初期階段ê先行研究，tióh是「本土語言教育」iáu hông叫做「鄉土語言教育」，tī國校仔內定做選修科目引進ê階段。

台灣ê戒嚴令ùì 1949年到1987年，tī戒嚴時代ê 1970年代，國民黨政府強制要求學生tī學校內、大眾交通工具、公共場合使用「國語」（北京官話）；講khah白話m-taⁿ是學生，所有ê國民tī各機關、團體、商店、市場、工廠等等ê場所，lóng ài使用國語。電視台mā增加「國語」節目。這點，nā照山崎直也ê見解，會當講是因為tī教育意識型態頂頭，將台灣看做是中華民國chit-ê大「中國」ê一部分所致。（山崎2009）

Tī這款情形下，開始發生一般大眾ê民主化運動，以及kap che相關連ê「本土化」；將台灣傳統要素納入去教育體系ê改革，mā開始發生。Chit-ê改革tī「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國民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簡稱「九年一貫」）內底，tī 2001年9月ê新學期開始進入試驗階段，2004年9月新學期開始全面實施。講tióh教育改革，日本已經有真濟先行研究。譬如講，谷口龍子肯定台灣tī國校仔、初中教育「九年一貫」ê課程綱領，講台灣是亞洲

內底「九年一貫」ê「先行實踐者」（谷口2005）。另外，菅野敦志由多元文化主義ê觀點，認為台灣tī改革進前是單一語言主義，因為án-ne特別重視台灣納入「鄉土語言教育」多語言教育。（菅野2009）

Koh來，「九年一貫」取代過去ê科目，新設七個學習領域，tī「語文學習領域」下底，分做「國語、英語、閩南語、客家語、原住民語」。Sòa落來，tī 2008年改訂ê時陣，「國語」ê名稱改做「華語」。林初梅ê研究，特別注重tī chit-ê論戰，將當時語言教育ê特徵kap論戰ê焦點，hām教育課程做比對（林初梅2014）。目前台灣對「十二年國教」的研究只是通過問卷調查來分析「十二年國教」的必要性和義務教育的問題。（鄭安住2015）

這寡先行研究，大多數lóng將焦點khng tī教育制度、民主化、多元文化主義、多元語言教育、語言教育等議題頂頭，林初梅ê研究雖然有關注tióh「本土語言」、「華語」ê行向kap變化，m̄-koh無討論tióh語言平等化ê議題。Siāng時，研究「十二年國教」相關ê文獻，tī日本ê台灣研究者ê著作內底，會使講是完全無看。

因為án-ne，台灣通過「國家語言發展法」了後，tī「十二年國教」正式實施ê現今階段是本研究ê目的；本文beh掌握、檢討包含「新住民」語言在內，多元文化教育ê新ê轉換期。總是，台灣ùi 2019年9月新學期開始，「本土語言教育」雖bóng tī國校仔一到六年內，是必修科目，逐禮拜一節，但是tī另外一方面，國中soah完全消失。而且做為教育語言ê華語，用「國語文」ê名義，ùi每禮拜五節增加到六節。另外，koh因為beh kā英語納入去公用語言做準備⁸，提早開始學習英語ê年度。事實上，chia ê所做 kám m̄是teh強化chit-ê日本叫做「國語」ê華語kap英語？

本研究tī chit-ê基礎頂懸，試驗推測、分析，台灣ê教育制度，tī「九年一貫」轉換做「十二年國教」ê過程，tī「本土語言教育」內底，原有族群ê語言koh增加「新住民語」，soah來tī語言ê平等頂懸進一步產生矛盾。

2.2. 「九年一貫」到「十二年國教」，「本土語言教育」ê變化

2000年台灣教育部公布「九年一貫」，2001年度9月開始實施了後，

⁸ 經濟日報，2018年8月27版<<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41/3332732>>（2018年9月1取得）。

tī 語言學習領域內底，kā 「台語、客家語、原住民語」開始當做「鄉土語言」ê 母語教育，變成國校仔一年到六年學生ê 正式必修科目，tī 國中是選修科目。

Chit-ê 過程，存在重大ê 政策變化。過去，台灣ê 行政院（相當日本內閣 kap 各部會ê 機構）做為管轄機關，1996年tī 台灣國民黨李登輝政權下底設立「原住民族委員會」，2001年6月tī 民進黨陳水扁政權下底，設立「中華民國客家委員會」，chia-ê 機構lóng tī 法律通過後chiah 設立。因為án-ne，無論是tó-ê 族群，有關in ê 語言能力認證考試，政府每一冬 lóng 會撥預算kā in 補助，因為án-ne 各種委員會開始會當積極進行語言教育活動。了後，2003年2月，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向行政院提出「語言平等法草案」。但是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kan-ta" 將「國語」當做華語看待。「語言平等草案」mā tī 無檢討ê 狀況之下，tī 2007年2月，文化建設委員會中，提掉“平等”二字，改做「國家語言發展草案」。

而且，到2008年，「鄉土語言教育」m̄-nā 將名改做「本土語言教育」，內容mā koh khah 具體。但是，tī 學習領域體系表，表面上並無記明「鄉土語言教育」，kan-ta" tī 主旨內容，以補充說明ê 方式，說明為tiòh beh 培養「鄉土愛」，課程中mā ài 包含「鄉土語言教育」ê 基本理念。⁹

了後，國民黨ê 馬英九政權決定以「十二年國教」代替頭前講ê 「九年一貫」，經過2011年1月到2014年7月ê 籌備階段，tī 2014年正式公布，先ù 國校仔、初中、高中ê 一年學生實施，tī 2019年9月ê 新學期，「十二年國教」正式開始。新教育理念ê 核心是「素養ê 培育」，siāng 時mā 希望免除學費、廢除考試制度。以國中三年級為對象ê 「國中教育會考」，會取代過去ê 考試，變做是phah 成績ê 基準，mā tī 2014年開始，tī 逐年5月實施一-pài¹⁰。Tī 「本土語言教育」ê 層面，「九年一貫」因為師資無夠、教材以及課程無完善ê 課題，tī 無得tiòh 解決ê 狀況之下，koh tú tiòh 新ê 問題。就是tī 國民小學lāi-té kā

⁹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網頁

<<https://www.k12ea.gov.tw/97sid17%E7%B8%BD%E7%B6%Bl.pdf>> (2018年11月28取得)。

¹⁰ 「103年國中教育會考簡章公告新聞稿」，2014年2月9日，教育部國民kap 學前教育署網頁，<<https://www.k12ea.gov.tw/Tw/News/K12eaNewsDetail?filter=9F92BBB7-0251-4CB7-BF06-82385FD996A0&id=d12a107e-e041-4da9-a838-d81fa67122ac>> (2018年3月1日取得)。

「新住民語」列入「本土語言」ê 選項科目之一。¹¹

根據台灣政府ê 講法，chit-ê 改革主要是因為下底ê 狀況。自1990年代開始，大約經過20年ê 時間，新住民ê 人口不斷增加，根據台灣政府（內政部移民署kap 戶政司）ê 統計¹²，2016年5月ê 台灣總人口大約2,355.5萬人，其中，新住民人口大約52.4萬人。而且，新住民ê 第二代iah 超過36萬人（2015年6月），外國ê 勞動者，登記在案ê 大約有57.8萬人（2015年度）。而且，高中生以下ê 第二代大約26.2萬人（2015年度）。因為án-ne 環境ê 變化，tī 社會、學校教育等ê 層面ê 應對，m̄-nā 必須ài 增加「新住民」ê 語言，為tióh beh 促進in 對「台灣文化」ê 理解，mā 必須ài 重整教育制度。

首先，tī 現行「新南向政策」¹³ 實施前後，台灣實施ê 教育政策，有包含各種新住民語言ê 教學kap 人材養成等要素¹⁴。了後，2016年，台灣選出由蔡英文總統chhōa 領ê 民進黨政權，「新南向政策」開始將語言、文化kap 政治、經濟政策pák 做伙。Chia ê 政策，lóng 會使理解是ùi-tiòh 實施「十二年國教」ê 佈局。

¹¹ 中野裕也，慶應義塾大学日吉紀要刊行委員会編2009〈台湾南部T郷に見る原住民族の母語教育——郷土言語教育の現状と可能性〉《言語・文化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慶應義塾大学日吉紀要，第41号，頁119-133。〈<http://iss.ndl.go.jp/bs/R100000002-I000000062969-00>〉（2017年9月9日網路取得）。

¹² 參照：「中華民國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http://www.ris.gov.tw/>〉。

¹³ 改變往過kan-taⁿ tī ASEAN、南亞等國設立工廠，看做是委託製造基地ê 單方向政策；以ASEAN 10國、南亞6國、澳洲kap 紐西蘭等18國為目標，擴大雙方人材、資金、技術、文化、教育等雙向交流，建構雙方戰略伙伴關係，並一步一步構築雙方「經濟共同體意識」。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網頁，2016年10月14日，〈<https://www.roc-taiwan.org/jpja/post/40085.html>〉（2018年2月11日取得）。

¹⁴ 參照：教育部kap 內政部移民署網頁〈<https://www.immigration.gov.tw/>〉。

2012年 教育部「全國新住民火炬計畫（2012~2015年）」。

2013年 教育部「新移民子女教育之教師資格養成教材研究開發法案」。

2015年 教育部「教育啓動輔導計畫培養新住民子女第二外國語資產」。

2016年 教育部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新住民子女教育發展五年中規模計畫 第一期五年計畫（2016~2020年）」。

2016年 內政部移民署「全方位新住民培力展力方案（2016~2017年）」。

2017年 教育部「新南向人才培育推動計畫（2017~2020年）」。

2018年 教育部「2018年度新住民語課程實施相關計畫」。

而且，2016年12月初9，「教育部國民kap學前教育署」ù 2017年8月到2018年1月，開始tī國校仔試驗本土語言選修，nā囡仔有意願，tiòh會使tī「台語（1種）、客家語（1種）、原住民語（42種）、新住民語（7種）」中揀一个做選修，koh公布預計beh tī 2019年10月開始實施。這時陣ê選修語言申請方法，是tī前年度ê學期尾，先由家長提出申請書。Tī chia所講ê新住民語，tiòh是指越南、泰國、印尼、馬來西亞、緬甸、柬埔寨kap菲律賓等國ê公用語。事實上，台灣政府將「新住民」ê母語，增加tī外國語內底，siāng時，mā加tī「本土語言教育」ê範圍內底。因為án-ne，「本土語言」毋是kan-taⁿ指原底tiòh存在tī台灣ê母語，是包含台灣以外七國母語ê母語教育。

因為án-ne，tī台灣ê「本土語言教育」內，母語tī無全ê小學，雖然變成必修科目，但是tī國中並無義務化。補充說明，雖然政策上推薦學生tī課外活動、社會團體學習各族群語言，但是nā學生有意願，mā鼓勵學校增設選修科目ē-tàng chhun-kiu開課。「新住民語」tī高中lāi-té，當做是彈性選修科目，以學生ê需求，hō學校自主安排，mā會使納入第二外語教學。因為án-ne，台灣特有ê語言kap人文ê本土化演變，koh-khah加速開展。

3. 「十二年國教」ê「本土語言教育」教材kap教師問題

3.1. 教科冊問題

Kā「新住民語」khng人去學校教育，是ù「十二年國教」開始。所以，教科冊ê準備，mā chiah tú開始起步，2018年4月，新北市ê「新住民語文教育資源中心」是第一-chhèng，政府tī chia開發「新住民語文試行版」¹⁵，當做新住民東南亞七國語言ê教材。

另外一方面，過去族群教科冊ê現狀，親像下底。首先，「客家語」ê教科書，有tī台灣有代表性ê教科冊真平版、康軒版，但是因為個人出身地ê差異，台灣通行ê客語有「四縣腔（苗栗腔）」kap「海陸腔（新竹腔）」ê差別。

若是「台語」ê教科冊，有真平版、康軒版、翰林版等3間出版社，chit

¹⁵ 「新住民語文教育資源中心」網頁<https://newres.pntcv.ntct.edu.tw/ischool/publish_page/15/> (2018年11月28取得)。

3種版本若m是用政治色彩強烈ê「台羅版」，tiòh是用「通用版」。雙強對立ê態勢，強烈存在¹⁶。M̄-koh 根據2008年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ê提案，修正「中文譯音使用原則」，官方音譯標準，tī 2009年廢除「通用版」，唯一承認「台羅版」。¹⁷

Koh，久年來，「鄉土語言教育」中原住民ê教科冊，lóng是由教師家己準備教材教課¹⁸。Che以後tī「九年一貫」lāi-té，「原住民委員會」ùi 2002年開始，漸漸變做發行中心，提供由國立政治大學原住民研究中心所編輯ê教科冊。¹⁹

無論是tó一種「本土語言教育」ê教材，一直到2015年5月底，政府ê審查lóng iáu-bē結束。²⁰

3.2. 教師ê養成kap按怎得tiòh資格

關於教師資格ê選擇，tī 2002年公布ê「本土語言教師師資培育kap甄選辦法」，chit-ê辦法tī 2018年有修正，國中小學ê本土語言教師，beh教「台語、客家語、原住民語」ê相關科目，必須ài有中高級以上ê能力認證考試合格。

因為án-ne，下底會列出各語言認證考試ê相關內容，討論有需要特別注意ê所在。

首先，tī政府ê支援下，2003年「客家委員會」主辦「客語能力認證測驗」，2007年「原住民族委員會」主辦「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

Sòa 落來，關於「閩南語」ê情形tiòh有寡無全。2010年開始，存在2種認證考試，一ê是政府當做本土語言教師資格認證基準ê「閩南語語言能力認證考試」，一ê是「國立成功大學台灣語文測驗中心」tī全年開發ê「全民

¹⁶ 「通用VS.台羅」自由時報電子報 自由評論網 2008年4月4版<<http://talk.ltn.com.tw/article/paper/201362>> (2018年11月23取得)。

¹⁷ 「母語社團反彈 批密室協商」自由時報 2006年9月25版。

¹⁸ 「原住民族族語教學之我見」台北市原住民族教師協會理事長 洪艷玉 (Sukudi)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65期/2014.03.30<<http://www.taiwanncf.org.tw/tforum/65/65-10.pdf>> (2018年11月23日取得)。

¹⁹ 「台灣原住民族語言的書面化及語言活力」李台元 2018年12月37期『原住民族文獻』<<https://ihc.apc.gov.tw/Journals.php?pid=645&id=1042>> (2019年1月初8取得)。

²⁰ 「108學年度第1學年第1學期教科書審查結果公告」，國家教育研究院ホームページ<<https://www.naer.edu.tw/files/15-1000-16186,c255-1.php?Lang=zh-tw>> (2019年7月初8取得)。

台語認證考試」。雖bóng二種lóng有hông承認做本土語言教師資格ê條件，m̄-koh 後壁是以台灣社會中一般使用ê「台語」做基準。而且，mā有意見指出，對以「台語」做母語ê人來講，學校教育ê「閩南語」本身，kap通行ê「台語」無全，che hō in真pháiⁿ 認同。Koh一點，必須ài注意「台語、客家語、原住民語」每一種語言ê書記文字，lóng是以羅馬字做主體。²¹

關於chit-ê「閩南語」ê名稱，台灣ê總人口大約七成ê「本省人」lāi-té，人口大約四分之三²² 一直主張家己ê母語號做「台語」，nā ùi án-ne來看，in真oh接受「閩南語」chit-ê稱呼。²³

另外，2013年，根據教育部公布「提升國民中小學本土語言師資專業素養改進措施」²⁴ ê正式決定，無本土語言能力認證ê現任教師，tī 2016年度以後bē-sái koh擔任「本土語言教育」教師。因為án-ne，2012年度當時，現任教師有「閩南語」認證ê，18,615名中kan-taⁿ有872名；有「客家語」認證ê 1,024名中有402名；有「原住民語」認證ê，62名中有5名。當時，教育部 ùi 2014年度開始拍算逐冬提升認證教師ê比例，目標值計畫2014年度提升到30%，2015年度提升到60%，2016年度提升到100%。但是到kah 2018年，實際上mā iáu-bē到100%。是按怎會án-ne？Tī下底第4節會詳細講tiòh，主要是因為對現職教師來講，nā無負責「本土語言教育」課程，mā bē去影響tiòh人事評鑑，因為án-ne tiòh m̄免來重視。另外，m̄是現任教師，想beh成做本土語言教師ê「教學支援工作人員」教師，mā全款需要認證資格。

Nā講到「新住民語」chit方面，根據教育部ê調查，台灣tī 2018年度，預計lóng總會開3,338班，按算需要2,664名「新住民語」ê教師。M̄-koh，師資培訓，kám趕會赴2019年度，iáu是hō人懷疑。²⁵

²¹ 「有關全民台語認證」，國立成功大學台灣語文測驗中心<http://cltl.twl.ncku.edu.tw/gtpt/qna_1.html>（2018年11月27取得）。

²² 「立法院公報 第107卷 第40期 委員會紀錄」立法院議事暨公報管理系統：依本部於106年委託臺中教育大學研究，其依據內政部2010年戶口及住宅普查資料所繪製的「臺灣家庭族語分佈地圖」即可看出目前各本土語言分布之概況。

²³ 教育部網頁<<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FL041506>>（2018年9月初1取得）。

²⁴ 教育部網頁<<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FL041506>>（2018年9月初1取得）。

²⁵ 中時電子報2016年02月17版<<http://www.peoplenews.tw/news/7ece8d3f-9825-4442-9d10-e80d77b458ac>>（2018年11月28取得）。

4. Ûi台灣ê多元文化教育來看語言ê平等化

本節並m̄是文獻探索，是建立tī筆者2017年kap 2018年，tī台灣做田野調查ê問卷內容，tùi台灣多元文化教育ê現狀、語言平等化ê實態ê分析。

田野調查期間，ùi 2017年9月19到24，2017年12月7到12，2018年12月19到24，針對「十二年國教」kap「本土語言教育」，採訪相關人士ê意見。採訪ê對象，有筆者ê母校政治大學kap其他大學ê教師，lóng是筆者家己邀請。其他教職人員，是透過當地濟位朋友ê紹介，chiah會當完成。為tiòh無beh漏洩名姓，下底以英文字母代替人名（按訪問順序）。

〈採訪對象〉

- 「台語」研究者(基金会 CEO・國立L大學台語課程講師) (台北市)：A老師
- 國立M大學民族學部 (台北市)：主任 B副教授
- 國立N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 (台北市)：前主任C名譽教授kap現主任D副教授
- 私立O幼稚園 (苗栗縣)：E園長
- 市立P國中小學 (新北市)：本土言語教師 F教師 (兼：原住民國中小學生心理輔導)
- 國立Q大學台灣文學系 (台南市)：G教授
- 國立R大學附屬高中教務主任 (桃園市)：H教師
- 市立S小學 (桃園市)：I主任
- 市立T小學 (桃園市)：J教師
- 國立U大學台灣語文學系 (台北市)：K教授

4.1. 無解決ê矛盾點：「本土語言」ê選項kap權利

親像頂懸所講，tī戒嚴令解除了後，為tiòh復振各族群ê「母語」kap「傳統」，台灣政府試驗tī學校教育納入「鄉土語言教育」。了後，名稱改做「本土語言教育」，tī主旨內容內底，mā有補充說明tī基本理念頂懸，主張為tiòh beh培養鄉土愛，語言教育mā必需包含「鄉土語言教育」。²⁶

²⁶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網頁<<https://www.k12ea.gov.tw/97sid17/%E7%B8%BD%E7%B6%BL.pdf>> (2018年9月初1取得)。

台灣教育部雖然指導「本土語言教育」本身，m̄-koh 政府並無責任ài 制定具體ê 實踐內容。代替以行政單位、學校ê 無仝訂定無仝ê 實踐計畫；tiòh 是根據當地ê 民族、語言使用狀況、種類來設定教育實踐。因為án-ne，無仝ê 地區，存在tiòh 民族、使用語言ê 精差，siang 時，資源分配、國家預算、資金來源（企業、民間團體ê 捐款）mā 有差別，所以全部ê 措施，bē 使lām 做伙講。關於這點，tī 採訪ê 時mā 會講tiòh。

國立N大學D 副教授表示：

根據行政單位ê 財務狀況，各地方ê 教育環境會產生差異。財政狀況好ê 地區，行政區域內m̄ 管是學校內外，lóng 會當投入夠額ê 母語、文化教育資金，m̄ 管是活動內容、抑是規模，mā khah 夠額。

S 小學 I 教師、T 小學 J 教師表示：

Tiòh 算是市內ê 公立小學，根據學校ê 規模、學校tī tó-ūi，tī 教育ê 實踐頂頭，mā 會產生差異。

因為án-ne，頂一ê 政策無法解決ê 問題，到2019年度上線ê 「十二年國教」，轉變成國校仔六年期間ê 必修科目。但是，對chit-ê 變做新設必修科目ê 「本土語言教育」，原住民、民族、歷史、語言等相關教育工作者ê 見解，根據下底ê 採訪，有出現無仝款ê 意見。

國立N大學C 名譽教授：

M̄ 管是立法院抑是社會，反對ê 聲音占大多數，tī 「十二年國教」中無可能實施「本土語言教育」。Che 無實際。

Beh tī 現今ê 「本土語言教育」課題iáu bē 解決ê 狀況之下，落去執行，因為反對「本土語言教育」ê 國民黨黨員koh tī-leh，in 占ê 比例nā 變少，chit-ê 問題應當會用得解決！

原住民語ê 教科冊，最近真無簡單chiah 順利完成。（筆者mā tī

全一ê研究中心中親目矚看tiòh完成ê教科冊)

國立M大學台灣文學系B教授：

「十二年國教」ê「本土語言教育」中所使用「新住民」各語言ê教科冊，已經由各行政單位編製，lóng差不多完成。對chiaê處理，應該mā無啥物大問題。（筆者mā tī全大學內底，親目矚看到完成ê教科冊。）

私立O幼兒園E園長：

我家己本身成長tī 1960-80年代，tī戒嚴令下底，當時學校內ê教育，是kan-taⁿ會當用華語、禁用母語ê「同化」教育。受到che強烈ê影響，我特別感受tiòh「客家語」傳承ê危機感，感覺「客家語」有進行幼兒教育ê需要。了後，ùi 1994年到taⁿ，我tiòh leh實踐以「客家語」為教育語言ê方式運作幼稚園。設立ê時陣，雖bóng受tiòh政府、社會ê反彈，但是mā特別開發出本園ê教材kap教育方法，tī che過程中，mā得著政府ê表揚。另外，雖然政府有要求阮採用一般學校教育中使用ê教科冊，但是因為內容無符合阮ê期待，tiòh án-ne無消無息，阮lóng是用家己獨立ê教材。

因為像án-ne有各種ê意見，咱需要重新調查台灣tī「十二年國教」lāi-té ê「多元文化教育」行向；下底，咱先來回顧至taⁿ為止ê「多元文化教育」。

自1990以後，隨tiòh台灣民主化ê進展，當初，所講ê四大族群因為族群權利、意識ê開始覺醒，族群之間ê相互作用mā變kah koh khah複雜。而且，為tiòh beh促進彼此ê理解，避免民族ê對立，台灣社會ng保障各族群ê社會權利、利益方向發展。但是，tī chit-ê 過程中，所講ê「新住民」chit-ê新移民ê存在，漸漸變成無法度閃避ê問題。因為án-ne，che「多元文化教育」，已經m̄-nā是四大族群間ê問題，mā強迫演變kah需要包括「新住民」教育。所以，台灣政府因應措施之一，就是策定學校ê「多元文化主義」，tī教育政策上做課程等ê統合。關於「新住民」ê學生教育，tī「十二年國教」lāi-té將

「新住民語」列做「本土語言教育」，tiòh是反映這款考量。（林宜玄、范垂玲2015）

Tī chia，一開始引起ê問題，是對移民台灣ê「新住民」，是m是有tī學校教育中施行母語教育ê必要性。對台灣政府來講，有必要加入in ê語言，kā in培養做台灣經濟發展所需要ê人材，因為án-ne，tī表面上有需要將in kap其他族群平等來對待。實質上，親像第3節所講tiòh ê，tī學校教育以外，特別是對「新住民」母国所施行ê教育、勞動支援頂懸，tiòh真明顯看會tiòh政府ê用意。

關於這點，親像頂懸所講tiòh ê，國校仔老師往過kan-taⁿ「本土語言教育」，tiòh已經做無啥會來；ah高中老師，beh因應chia新ê第二外語，tī接受訪問時，是án-ne反應。

國立R大學附屬高中教務主任H老師：

台灣ê「新住民」人口比例，按濟少落去排，siōng濟ê是越南、koh來是印尼、菲律賓，tī高中，學生想beh kā當做第二外語修ê，恐驚kan-taⁿ會有越南語！到目前為止，台灣m-nā私立高中，liân國、公立高中，lóng有辦理第二外語ê選修科目，感覺上tiòh是tī chia頂懸koh加上「新住民語」。負責ê老師，lóng是委外師資，但大多數lóng是拜託tī台灣、海外大學專門學習語言ê學生來教。所以，tī chhoe教師頂懸，kiah無啥物特別ê問題。

Koh來，因為第二外語是選修科目，雖bóng講無全ê學校會按排無全ê第二外語，學生必須ài tī內底選一種語言來修，但是無一定會選第二外語。Mā有安排第二外語以外ê科目hō對語言無專長ê學生。

實際上，「十二年國教」在討論當初，雖bóng有明文訂定「第二外語」，但是tī 2004年chit-ê階段，soah hiông-hiông kā納入去「本土語言教育」ê kho-á內（林宜玄、范垂玲2015）。當然，台灣社會mā對chit-ê政策產生疑問、反彈。但是，這件代誌，tī政府無明確ê回應下，tiòh án-ne實施。Tiòh算是án-ne，親像頂懸ê訪問，可能tī實際運作ê過程中並無發生真大ê事故、變化。

另外，台灣出生ê「新住民」學生，kám有chit-ê必要將in ê母語學習納入「本土教育」ê課程中，這點mā是koh真有疑問。Che是因為做為「新住民語」選項ê語言，lóng是各「新住民」學生ê公用語，但是因為「新住民」出世ê所在mā是多元語言社會，公用語無一定kap學生ê母語全款。這點，mā kan-taⁿ是tī課程上ke一ê選項，nā beh講符合實際學習ê權利、語言ê平等，會使講iáu koh差真遠。

4.2. 對「母語」kap「國語」ê意識變化

Án-ne，學生、保護者，以及教師，對「本土語言教育」，抑是講「母語」ê意識chiah-nī kē，chit-ê現象是ùi tang時開始ê？

原底，「新住民」二代、三代，凡勢有必要tī幼兒階段，kap in父母、阿公阿媽溝通ê時，實際運用母語。然後，因為tī學校ê教育中，hông強迫學習無需要ê其他語言，m̄-taⁿ增加學習ê負擔，mā對學習造成不好ê影響。另外，無論是對外省人、本省人、抑是客家人，狀況mā會使講是相全。但是，對原住民來講，狀況tióh有無全。譬如講，法律上規定in考試會用得加分²⁷，母語認證資格對in ê考試、就業mā有幫贊。²⁸

因為án-ne，制定法律，認定原住民是少數民族，當做是保障in生活ê一ê部分。這條法律，tī轉換到「十二年國教」時mā koh適用，真明顯違反kap其他族群間ê平等化原則。²⁹

另外，tī時間表kap教師甄選層面頂，ùi下底ê訪問內容，tióh會使知影發生真pháiⁿ講是平等ê狀況。

S小學I教師：

到taⁿ ê「九年一貫」、「十二年國教」iáu tī試驗ê階段，「本土語言」選修人數nā無到12人tióh無法度開課，所以有時陣會變

²⁷ 「原住民學生升學保障及原住民公費留學辦法」，本辦法依原住民族教育法第十六條、專科學校法第三十二條第一項及高級中等教育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第2條：本辦法所稱原住民學生或原住民，其認定依中央原住民主管機關之有關規定。

²⁸ 2017年12月11：筆者於台灣田野調查時，針對太魯閣族三代家族ê訪問。

²⁹ 「12年國教 原住民升學加分至少10%」，2013年8月21，自由時報<<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856978>>（2019年5月初10取得）。

做是開ê課會kap學生選修ê無全。另外，因為tòa ê所在ê特性，「原住民語」相關課程，原底一寡原住民族ê學生人數tiòh khah少，一定無法度超過12 ê人。因為án-ne，學生修ê課，往往自然會變成使用人口濟，一定課開會成ê「台語」。課表安排時，會tī頂學期尾調查學生希望beh開ê課，koh根據調查決定開設ê科目，因為án-ne，本土語言教師，會tī chit-ê階段排課。Nā是學校內底ê現任教師無法度負擔，tiòh會向外部甄選師資。但是，因為全國ê小學做伙tī全-ê 時間排本土語言教師ê課程，mā演變成逐家teh相戰相搶全款，學校無一定會使tī學生希望ê時間表頂面做課程ê安排。顛倒，有khah濟是配合外部ê本土語言教師ê時間teh排課，全一學年，無論是全款ê語言抑是無全語言，nā有開兩班以上，上課ê時間mā會無全。總講一句，所有ê學生，無一定會使tī全款ê時間上課。狀況nā khah極端來講，某一工ê頭一節排上某種語言ê課。但是，因為無選ê學生，無需要上chia ê課，所以in tiòh第二節上課進前chiah到學校tiòh會使。相對來講，nā課排tī最後一節，學生下課ê時間mā會無全款。雖bóng講是án-ne，學校、教師，mā lóng全力應付政府「十二年國教」chit-ê無符合實際ê理想，「本土語言教育」kan-taⁿ是其中一部分，雖然阮行liáu無輕鬆，mā是必須ài遵照政府決定ê事項。

Koh來，學生kap家長tī選擇母語頂懸，tiòh算講「本土語言」本來是母語，mā會有意識ê無ài來kā選。下底ê採訪內容，tiòh是會當所想tiòh ê原因。

T小學J教師：

像講，學生、家長tiòh算有想beh選客家語，老師ê教法m̄是現代式ê教法。授課對學生來講會變khah非常無聊。因為選課調查，是tī逐年度ê期尾交選課意願調查表，由家長交hō學校。因為án-ne，頂懸ê狀況會hō人對有選課意願ê語言課程產生疑問，

減少學習意願，有時，學生tī後一ê年度會去選ùi其他學生hia聽來ê「上課khah sáng-sè」ê別種語言。

學校方面當然mā會為tiòh無ài hō代誌演變成án-ne ê狀況，盡量來排課，但是依賴外部ê本土語言教師，無法度hō逐家lóng總滿意。因為án-ne，當然無希望繼續依賴外部，tiòh用學校ê現任教師來負責tiòh好。亦因為án-ne，政府獎勵現任教師去提tiòh本土語言教師ê認證資格。但是，現任教師無一定講會積極去提tiòh資格。教師複雜ê意識，ùi下kha ê訪問，tiòh大概會當了解。

S小學I教師、T小學J教師：

即使政府規定沒有取得本土語言能力認證資格，便不能教授「本土語言教育」課程。由於對教師評量完全沒有影響，反而會增加負擔，因此大家不會積極取得。並且，由於「本土語言教育」的課程，本身便會造成負擔，因而大家絕不會想教。這次的「十二年國教」，只是政府所描繪的不著邊際的理想大餅。即使不管是學校、還是教師，要為其做準備是如何地辛苦，其中充滿著矛盾、勉強，因為已決定2019年9月新學期開始時啟動，時間迫在眉睫，無論如何也只能趕上進度。

國立N大學C名譽教授：

對台灣ê原住民來講，學會家己ê母語，至taⁿ，tī考試、就業上，會得tiòh優勢。而且，因為原住民ê加分制度iáu koh tī leh，用家己ê母語接受學位論文口試，mā會當加分。

市立P國中小學 本土語言教師 F教師（兼：原住民國中小學生心理輔導師）：

無論是原住民ê學生抑是家長，因為對將來ê學業、就業有重大影響，所以tī學校內、外lóng真熱心mā積極teh進行「本土語言教育」。但是，因為原住民族（16種）kap原住民語言（42種）ê多元多樣，至taⁿ為止，本土語言教師ê現成師資iù原無夠。

國立M大學民族學部B副教授：

到目前為止，實際上活跳tī教學現場ê教師，人數有限。這原因除了鐘點費粗俗以外，逐tang lóng必須ài兼任數量無一定、濟間學校ê課程。為tiòh生活，真濟優秀ê人才tiòh án-ne來辭職。目前，雖然kan-taⁿ有提tiòh認證資格ê人chiah會當授課，但是考試認證了，kan-taⁿ需要接受幾十點鐘ê講習、面試，非常簡單通過，所以師資素質頂懸定tiòh mā會出現寡問題。

總講一句，sòa 落來beh 正式上場ê「十二年國教」，因為kap過去相仝，「本土語言教育」ê考試bē去影響tiòh學生ê成績，mā m̄是必修，無選課ê義務。所以，對m̄是原住民ê其他母語ê學生來講，學習母語無像原住民án-ne有好處，結果，無法度達成hō學生學習in原本母語ê目的，學生mā會儘量來選擇bē hō in痛苦ê科目。另外，nā無1~6年一貫ê選擇全款ê母語課程，逐禮拜一節課ê學習內容，會使講是真pháiⁿ hō學生學會曉。M免講學校、教師，tiòh算對學生、家長來講，chit-má ê「本土語言教育」是m̄是會當達成效果，其實koh真有疑問。續來ê「十二年國教」，其中koh加入「新住民語」，kan-taⁿ會koh-khah強化這種狀況。

4.3. 「本土語言」ê弱化

台灣tī解嚴前，「推行國語運動」ê「同化」階段，存在剝削原住民、本省人、客家人使用母語ê歷史階段。了後，tī解嚴以後，民族復興運動大興，語言權利ê主張當然mā包含tī lāi-té。同時，世界到1970年以後，特別是歐洲各國，開始會當看tiòh語言政策變成真濟國家內底重要問題ê趨勢，少數語言、文化變成in關懷ê重點。1996年，「世界語言權宣言」tī巴賽隆納公開³⁰，透過支援宣言ê聯合國，tī 1999年制定國際母語日（2月21）³¹。而且，

³⁰ 66个NGO團體，41个國際筆會，41个語言法制專家，來自lóng總90个国家220个與會者，響應國際筆會翻譯kap語言權委員會ê呼籲，1996年tī巴賽隆納集會，經過長時間討論後，所提出ê宣言。〈<https://www2.sal.tohoku.ac.jp/~gothit/ro9901.html>〉（2019年1月初10取得）

³¹ 目的tī sak動語言kap文化ê多樣性、多語言併用、以及尊重所有母語，由聯合教育科學文化組織（UNESCO），tī 1999年11月17制定，成為國際節日之一。

受*tióh che*潮流ê影響，台灣ê多元語言教育*mā*開始具體化。代先，2000年公布「九年一貫」ê綱要，*tī*多元語言教育ê理念下底，*ùi* 2001年度開始，階段性納入「鄉土語言教育」。到2003年度，全年，公布「九年一貫」ê正式版，2006年度開始階段性實施。（林 2004）

*Tī*一連串ê措施當中，2003年2月，隨*tióh*教育部ê「國語推行委員會」提出「語言平等法草案」，*tī* 2008年ê「九年一貫」綱要*lāi-té*，「國語」改名做「華語」。而且，全年9月，主管單位，*ùi*行政院移交「文化建設委員會」，草案名稱改做「國家語言發展草案」。

然後，「華語」ê稱呼*soah*引起爭論，2011年「九年一貫」ê綱要修正案中，*koh hōng*改轉去「國語」。

本底，學校教育*tī*納入「鄉土語言教育」ê階段*lāi-té*，台灣ê多元語言教育，*hōng*認為開始進入「融合」階段。而且，*che*發展，特別是對台灣ê族群來講，是歷經了坎坷ê路途了後，真無簡單*chiah*回復ê「語言上ê人權」。雖*bóng*是*án-ne*，台灣社會對「本土語言」、「母語」意識ê不足，以及語言本身ê弱化現象，*m̄*知按怎，竟然一工比一工*koh-khah*嚴重。

推測其中ê原因，可能是因為「國家語言發展法」，到2016年12月25為止，*iáu bē*立法通過，所造成時間ê空白。所以，草案頂明記台灣「國家語言」ê定義，「台灣各族群ê自然語言*kap*手語」，*hōng*忽視13 *tang chiah-nī*久。主要ê原因，是*tī*這期間內底，政權*ùi*陳水扁政權，轉做馬英九政權，因為這段長時間ê空白期，造成2008年「鄉土語言」弱化、改名「本土語言」。原底，所講ê「鄉土語言」，包括「台語、客家語、原住民語」，*tī*這段空白期間，移居台灣ê移民增加，移民ê第二代*mā*開始進入讀冊、就業ê階段。因為*án-ne*，「本土教育」ê定義，*tī*「九年一貫」*kap*「十二年國教」內底，呈現有真大ê變化。*Chit-ê* 變化*tióh*是代表新移民ê「新住民」語言，*hōng*納入「本土語言」*kap*第二外語教育內底。

*Chit-ê*狀況，*tī*國民黨馬英九政權轉交*hō*蔡英文政權時，*koh-khah*明顯呈現出來。當時，台灣政府將原底*ài ká*看做外語ê「新住民語」，*tī*學校教育中，顛倒極端重視「新住民」ê母語教育。換一句話來講，是因為對國家經濟力ê重要性無夠，政府對復興、維持「本土語言」ê意識不足。所以，「十二年國教」*chiah*會來改變當初ê理念，將「新住民語」納入「本土語言

教育」ê課程內底。而且，「國語」，tī「十二年國教」當中，iû原做為教育語言，維持tiòh「國語」chit-ê名稱。最後，「華語」chit-ê名稱，tī馬英九政權時代，教育部「國際kap兩岸教育司」2013~2020年所制定ê「邁向華語文教育產業輸出大國八年計畫」下底，已經使用chit-ê名稱，che也看會出來beh向外發展國際化ê意圖。

以上所講tiòh ê狀況，筆者有經過採訪進一部確認。採訪ê回應tī下底。

國立R大學附屬高中教務主任H教師：

M̄知影he是台灣政府以早所用ê「人前人後一張嘴」，抑是「二面性」，kan-taⁿ tī台灣mā有內外之分。Tī台灣內部，教育部ê教育課程中，chit-má mā koh明記「國語」，「國語」iáu是「國語」一點仔tiòh沒改變。「華語」是對外ê，針對外國ê物件。

國立N大學C名譽教授：

「華語」是針對海外、外國人使用ê，m̄是台灣一般社會上，台灣人使用ê名稱。台灣政府siōng gâu對內對外hō人無全ê臉色。

Chia ê回應，真明確講出問題點，siāng時，其他ê訪問對象口中，mā表示從來m̄-bat聽過「華語」chit-ê名稱，所以tī台灣內部ê教育工作者內底，「國語」ê認知，應該iáu koh繼續存在。另外，mā無人聽過「中文」chit-ê名稱，結果，「國語」iáu是siōng tiāⁿ用ê。但是，對北京官話ê認bat，年歲lú少年，in認知ê方式lú偏向是「共通語」。³²

總講一句，這段空白ê期間，ùi資源分配面來kā看，台灣政府投入國家預算，1996年12月，成立chit-má「原住民委員會」ê前身「行政院原住民委

³² 中川仁2002〈言葉の超民族的機能（I）—台湾の国語を例として—〉，明海大学日本語学会《明海日本語》，第7号，頁47-56。〈https://dl.ndl.go.jp/view/download/digidepo_3860248_po_nakagawa.pdf?contentNo=1&alternativeNo=〉（2017年6月11日網路取得）。

員會」，接續，tī 2001年，設立chit-má「客家委員會」ê前身「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另外一方面，本省人（台語族群）ê委員會到taⁿ iáu無法度得到承認。雖bóng無委員會相關關於新住民ê國家機關，但是內政部移民署、教育部mā有擬定真濟法案、計畫，準備投入國家預算。Che真明顯看會出資源分配頂懸無平等ê狀況。

另外，tī媒體面，電視台ê允准頂懸，mā產生無平等。1987年，解嚴以後，得tióh台灣政府允准使用華語以外語言ê電視台專門頻道，首先是2003年7月ê「客家電視台」。了後得tióh允准ê是2005年ê「原住民電視台」，台灣siōng大眾化ê語言「台語」soah一直lóng無得tióh承認。Tī 2019年12月，隨tióh「國家語言發展法」ê設立，因為語言平等ê精神，文化部撥4億台票，拍算tī 2019年6月設立「公視台語台」án-ne ê台語專門頻道³³。但是，關於chit-ê名稱，mā有人表示，tī「台語」定義無明確ê階段使用chit-ê名稱有疑問。³⁴

台灣自1976年tī國民政府公布ê「廣播電視法」以來，規定電視台等國內ê傳播語音主要必須使用「國語」，1987年解嚴以後，mā無允准設立「台語」專屬頻道。「台語」tī這40外tang ê時間內，hō公共場合封殺。掠外，tī台灣政府編訂「閩南語」ê「台羅版」中，「台語」已經變做kap台語無全ê「閩南語」。因為án-ne，tī「國語」北京官話教育kap人工化ê「閩南語」kap「本土語言教育」兩方面ê追殺之下，母語ê傳承變kah koh-khah艱難。

下底採訪ùi「公視台語台」ê設立走chông ê A氏 kap B氏，ùi兩人ê訪談中，會當看tióh頂懸所講tú tióh ê困境。

「台語」研究者（基金會CEO、國立L大學台語課程講師）A老師：

我是hō李登輝總統時代ê野百合學運（1990年3月）所感化，對台灣ê民族復興運動有所覺醒。家己ê母語「台語」面臨衰退ê危機，為tióh beh繼續傳承，經過大約四分之一世紀ê奮鬥。台灣ê學校hông禁止使用母語，特別是「台語」tī媒體上ê使用極

³³ 「『台語電視台』圈粉背後 文化平權還是文化霸權？」，聯合報2019年3月初4 <<https://udn.com/news/story/6844/3675994>>（2019年3月初10取得）。

³⁴ 「『台語』定義不明設電視台預算遭擱置 公民團體喊話要民進黨『有肩膀』」，中央社2018年12月20 <<https://www.storm.mg/article/731181>>（2019年7月12取得）。

端受限制。因為án-ne，民間電視台，重視收視率ê綜藝節目tiāⁿ-tiāⁿ使用「台語」。但是，其中使用大量ê俗語，khah無適合教育，tiòh是講，chia無sáⁿ正確ê「台語」，án-ne類型ê節目續逐工lóng會放送幾nā pái。致使這種「台語」，hō囡仔、原住民、新住民模仿，tī社會nih滾出去。為tiòh beh預防án-ne ê現象，設立公共「台語」專門頻道是非常要緊，其他ê族群語言lóng已經得tiòh允准，kan-taⁿ「台語」長年以來，允准一直無法度通過。

國立Q大學台灣文學系 G教授：

現此時ê台灣社會、學校教育中ê「台語」，已經變成政治意圖下底hông改造ê「閩南語」（蔣為文2005）。所以，本土語言教師認證資格考試，mā kan-taⁿ是政府主導ê「閩南語」niā-niā，「台語」已經陷入危機狀況內底，所以阮tng teh實施、製作家已ê「台語」版考試。chit-ê考試kap政府推行ê考試無全，無任何資格限制，mā kap年歲、國籍無關，無論是tī台灣、抑是海外，lóng可當接受考試。

公元2019年7月「公視台語台」開台，透過節目koh再傳承「台語」，向望阻止語言滅絕ê危機。是講kám有效？咱iáu毋知影。現實狀況是「本土語言教育」ê「通用版」無可能koh活轉來，kan-taⁿ會以「台羅版」進行教育，教師資格ê考試會有二種。Ùi chia ê狀況，會當知影「閩南語」kap「台語」tī教育現場，iû原koh有差異性，kap教育體制之間互相存在矛盾。Tī生活、生存ê重大代誌lóng以華語做優先ê社會中，對接受電視台訊息ê觀眾來講，到底有保留gōa濟意識，會感覺講母語是重要ê，mā iáu koh有疑問。

5. 結論

因為án-ne，「十二年國教」tī國校仔6年之間，「本土語言教育」變成是必修科目，但是真正ê狀況kap台灣社會、當初民眾所要求ê「鄉土語言」完全無全。並m是多語言ê融合，是政府為tiòh「同化」chiah來推行ê本土語

言教育。

Chit-ê 狀況會來可能發生，原因tióh是tī社會ê成員對「母語」kap「國語」意識ê變化。社會成員本身對「本土語言教育」kap「母語」ê意識已經變質。Che會用得講是逐家對母語ê必要性、重要性ê意識稀薄化所造成。I主要ê原因，絕對m是因為政府ê強制、誘導，是「本土語言」ê弱化kap「國家語言」ê出現，減少社會成員本身對「國語」ê抵抗感。I ê象徵，tióh是以華語做為「共通語」，tī台灣釘根生炭。

台灣政府tióh算設立「國家語言發展法」，táuh-táuh-á將台灣所有ê自然語言「國家語言」化，mā是無法度達成「語言平等法草案」ê理念。原本，台灣社會語言ê平等化，是法律所無法度改變ê狀態。使用人口佔多數ê語言「台語」，tī教育體制內，hông當做少數語言教學「本土語言教育」ê選項之一，kap其他語言看做全款。Che長年來ê資源分配無平等，koh-khah明顯看出包含「台語」在內ê「本土語言」弱化。

Koh來，mā產生新ê問題。台灣tī戒嚴令下底ê「同化」政策時期，表面上族群ê存在hông認為無存在。因為án-ne，學校教育、公共場合，族群ê語言mā無存在ê空間。但是，tī學校教育ê課程中，透過「鄉土語言教育」ê出現，族群ê分界線hông明確劃分出來。Che mā hō語言ê狀態，ùi liām族群ê存在mā受tióh否認ê「同化」狀態，演變成會使tī「同化」中看tióh i ê存在，但m-nā是分界線hông劃出來，liām頂下層關係ê階層mā真明確hông標示出來。

Tī「十二年國教」內「本土語言教育」kap「新住民語」ê課程中，mā包含產生chit-ê 新問題ê主要因素。進一步來講，「本土語言教育」chit-ê課程本身tióh有無平等ê表象，hō族群ê分界線kap階層化出現koh-khah明顯。頂層是hông當做教育語言ê「中國北京官話」kap做為第一外語ê「英語」，下層是「本土語言」kap「新住民語」。以及，hông看做「第二外國語」ê「新住民語」。

總講一句，台灣社會kā語言ê平等化寄望tī iû原無平等ê「多元文化教育」頂懸。Kan-taⁿ 有選擇ê權利，並m是真正ê平等。因為，無論是學校抑是老師，lóng kan-taⁿ會使遵照政府感覺是理想ê課程來選擇。照講，「多元文化主義」ê目標並m是「統合多元主義」式ê族群「融合」。M-koh現實內底，「國語」教育tī民主化運動進前tióh一直延續到chit-má iû原khia̍ tī主流地

位。這款「自由多元主義」式ê教育，soah koh lú強化「同化」。

而且，未來台灣ê幼兒園（幼稚園kap托兒所ê合體教育機構），mā會引進本土語言教育，政府會使講是試圖koh-khah強化「同化」。換一句話來講，除了「中國北京官話」以外，因為「英語」mā有可能變成新ê公用語，抑是「共通語」，hoān-sè che會引起「同化」ê問題koh得tiòh逐家ê關注mā無的確。

後記

本文原底以日文發表tī《「近現代東亞跨界活動與社會變遷」國際學術研討會》，2019年9月6-7日，淡江大學。

讀者回應

任何批評指教，歡迎email: kose-ysl@outlook.jp，齋藤幸世收。

參考冊目

山崎直也2004〈教育改革—総統選挙にみる脱権威主義後の課題—〉收入佐藤幸人、竹内孝編《陳水扁再選—台湾 総統選挙と第二期陳政權の課題—》，頁127-136。アジア經濟研究所。

田中克彦1998〈国語と国家語〉，《思想》，10月号，頁76-90，岩波書店。

何萬順2009〈語言與族群認同——從台灣外省族群的母語與台灣華語談起〉，《Language And Linguistics》，第10卷，第20期，頁375-419。

谷口龍子2005〈台湾における『郷土言語』教育とその問題——『國民中小学校九年一貫課程』を中心に〉，《ICU比較文化》，第37号，頁65-86，國際基督教大學比較文化研究会。

林初梅2014〈「〈華〉という概念のもつ意味合い —台湾小中学校言語教育をめぐる〈華語〉〈国語〉論争からみて—〉，頁1-15，大阪大学中国文化フォーラム・ディスカッションペーパー，2014年3月。

林宜玄、范垂玲2015〈東南亞新住民語文列入『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對新住民子女教育之影響〉，《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第4卷，第6期，頁92-100。

菅野敦志2009〈台湾における『本土化』と言語政策—単一言語主義から郷土言語教育へ〉，《アジア太平洋討究》，第12号，頁223-249。

蔣為文2005「收編或被收編？當前台文系所對母語文學及語言人權態度之初探」，《海翁台語文學》，第39期，頁4-25。

鄭安住2015〈論本土語言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中應有的地位〉，《教育研究月刊》，第250期，頁80-90。





Cultural Writing and Symbol Discussion: Taking the Taiwanese-Japanese Dictionary as an Example

Wei-Hsin PAN & Chun-Iok LIM

Department of Taiwan Cultur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Faith-Hope-Love website

Abstract

On the one hand, the first minister of academic affairs of Taiwan Governor's Office, Izawa Shuji, based on his attitude of "supporting Sinograph", on the other hand, considering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s of Sinograph in "Japanese" and "Taiwanese", formulated a Taiwanese writing model of "Sinograph predominantly, supplemented by Kana", which became the mainstream of official and folk writing. The editing team of the Taiwanese-Japanese Dictionary (1931) made full use of a large amount of written or spoken materials gathered from Taiwan, and followed the form of "Sinograph and predominantly, supplemented by Kana" to depict the traditional words, innovative words and local customs derived from language of the island, including the construction of idioms and vocabulary images, the transplanted and translation of Japanese loanwords, constructed a traditional and modern cultural knowledge system for Taiwan.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observe this set of knowledge in the structure of symbols and power. Facing the situation that the folks held a pluralistic view on Taiwanese writing model of Kana and Sinograph, the Taiwanese-Japanese Dictionary used the symbolic capital accumulated by official prestige to release discourse with imperceptible symbolic power to communicate and interact with the people. In the end, although the structural relationship of Taiwanese Kana was successfully controlled, it failed to reverse the inertial structure of Taiwanese Sinograph. However, the Taiwanese-Japanese Dictionary has become a "paradigm", establishing a reference model and basis for the linguistic community during the Japanese rule and after the war.

Keywords: Japanese-ruling period, Taiwanese writing, Taiwanese-Japanese Dictionary, symbolic power, discourse

文化書寫kah符號論述 ——以《台日大辭典》做例

潘為欣、林俊育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灣語文學系

台語信望愛、客語信望愛網站

摘要

台灣頭一任總督府學務部長伊澤修二，一方面是本身「扶持漢字」ê態度，一方面考量漢字ti「日語」hām「台語」ê教育功用性，所以制定出「漢字為主，假名輔助」ê模式，成做官方kah民間台語書寫ê主流。《台日大辭典》ê編修團隊，利用台灣匯集ê大量語料資源，遵照「漢字為主，假名輔助」ê台語書寫形式，透畫島嶼地域ê傳統語詞、革新語詞kah語言滋生ê風土民情，包括書句俗語kah詞條圖像ê建構、日語借詞ê移徙kah翻譯，替台灣建構傳統kah現代交濫ê文化智識體系。

本文試kā chit套智識體系khng ti符號kah權力ê結構中來觀察，ti民間對台語假名kah漢字有無全論調ê情境下，《台日大辭典》透過官方威信累積ê象徵性資本，用感覺bē-tiòh ê象徵性權力建構一種特定ê論述，來kah民間溝通hām互動。最後，雖然有成功支配台語假名ê結構關係，soah無法度順勢改變台語漢字ê慣性結構。雖罔是án-ne，《台日大辭典》mā已經成做一種「典範」，替日治kah戰後ê台語學界建立參照ê範例kah基礎。

關鍵詞：日治時期、台語書寫、《台日大辭典》、象徵性權力、論述

1. 踏話頭

台灣總督府學務課團隊編輯ê《台日大辭典》（以下簡稱《台日》），1931年出版上卷，1932年出版下卷，採錄9萬gōa个台語普通詞彙，用日文註解說明，收集日治時期通行tī台灣ê台語綜合音系，ē-sái講是日治時期記錄台語siōng kài完整ê辭典。有關《台日》ê研究，過去lóng是對比較語音學ê角度來探討辭典之間ê語音差別，到taⁿ iáu-bē有人將chit pō 辭典做專門論述ê。洪惟仁ê兩篇著作約略kah《台日》有相關，一篇是〈小川尚義與高本漢語音研究的比較〉，替《台日》主編小川尚義tī漢語研究史重新定位，認為高本漢（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是幫贊漢語ê方言調查、漢字音ê比較研究，行向科學化ê助產士，m-koh tī高本漢chin前，小川尚義已經系統化製作頭一張「漢語方言古今漢字音對應表」，發表tī《日台大辭典》（1907）內底（洪惟仁1994）；另外一篇是〈小川尚義對漢語研究ê貢獻〉，講tiòh《台日》ê語料來源並m是完全參照《廈英大辭典》（1873），mā有採錄當時台北地區ê實際發音，是一部確實反應台灣音ê工具冊。（洪惟仁2009）

語言歷史ê研究ài以史料做基礎，chiah ē-tàng超越時間ê限制，繼續tī歷史脈絡、社會發展、文化變遷等ê面向深入探查。本文kā台日大辭典線頂資料庫成做研究ê養分¹，以社會語言史ê角度重新詮釋《台日》ê文化智識、符號hām權力之間ê關係。本文ê問題意識是，《台日》所用ê「漢字為主，假名輔助」ê台語書寫模式，是án-chóaⁿ形成ê？辭典本身展現出chóaⁿ-iūⁿ ê文化智識體系？Kā智識體系khng tī符號kah權力ê結構中觀察，《台日》是m是透過官方ê象徵性權力建構一種特定ê論述，成做某種溝通hām互動，kah民間達成共識，替當時ê台語書寫符號——假名kah漢字，建立一個共識性ê語言機制？以上ê疑問，透過史料ê chhiau-chhōe hām分析來說明。

2. 殖民地ê台語書寫：漢字為主，假名輔助

¹ 「台語信望愛」網站主編林俊育tī 2005年完成台日大辭典線頂資料庫ê建置khang-khòe（林俊育2005），筆者tī《台日大辭典》語料ê蒐集kah分析，chiah ē-tit-thang超越空間kah時間ê限制，用多元koh精確ê角度，重新論述chit pō 辭典ê價值。

日本領台，確立台語書寫方式ê重要人物，是頭一任台灣總督府學務部長伊澤修二（1851-1917）。日本國內ê漢字興廢爭論，伊澤修二mā有參與，駒込武指出，伊渡台chin前發表ê〈台灣教育談〉（1895.05）內底，主張「以片假名取代漢字」，一方面是明治維新了後當teh時行「表音文字取代表意文字」ê單線進化論，另外一方面是受tióh當時東京帝大教授上田萬年提倡漢字排斥論ê影響。M̄-koh渡台以後，伊澤soah kā片假名看做是輔助ê工具，顛倒積極利用漢字kah漢文（駒込武2017:53）。李尚霖認為，伊澤tī〈加藤博士の「小學改良論」を駁す〉（1894.06）ê演講內底，對加藤弘之主張小學教育應該「盡量排除漢字」、「採用羅馬字」ê觀點提出批判，顯示伊自頭到尾lóng是一位「漢字支持者」。（李尚霖2001:8-16）

1876年伊澤修二前往美國參加Philadelphia世界博覽會，對Alexander Melvill Bell（梅爾維爾·貝爾）tī 1867年發明ê視話文字掛圖真有興趣，向Alexander Graham Bell（格拉漢姆·貝爾）學習in老爸發明ê視話法（visible speech）²，積極引進日本，用tī啞口hām臭耳聾ê教育、外語發音ê教學以及大舌ê矯正，前後出版視話法應用ê相關著作，包括《日清字音鑑》（1895）、《視話法》（1901）、《視話應用國語發音指南》（1902）、《視話應用清國官話韻鏡音字解說書》（1904）、《視話應用音韻新論》（1906）、《視話應用東北發音矯正法》（1909）、《支那語正音發微》（1915）。視話法koh有「萬國普遍音字學」ê稱呼，主要是符號ē-tàng標記世界各國語言ê音韻，thang看做是萬國音標（IPA）ê前身，致使伊澤產生「世界語」ê概念，當日本得tióh殖民地台灣kah韓國，伊kā視話法ê世界語概念徙ùi「漢字」身上，想beh用漢字統一東亞ê語言。1907年前後，伊澤tī日本發起成立「漢字統一會」³，本部設tī日本東京，支部設tī清國kah韓國兩地，組織章程第一條明文記載「本會之旨，在整一日清韓三國所通行漢字，以圖教育經濟政治實業等諸般利便。（李尚霖2001:42）」為tióh án-ne，chit个組織設立「編輯通行tī三國ê字典」ê目標，成做文字統一ê參照根據。1909年《同文新字典》出

² 「視話法」是根據人體發音位置kah方法，設計出表示發音器官kah發音方法ê一套線條、圓箍á等等ê符號，學習者無需要聽發話者ê聲音，kan-taⁿ看符號tòh ē-tàng進行發音練習。

³ 目前留存ê文獻資料無法度確定「漢字統一會」成立kah解散時間，kan-taⁿ ē-tàng推測chit个組織約略tī 1907年前後成立。（埋橋德良2000:1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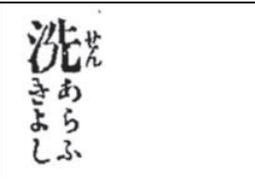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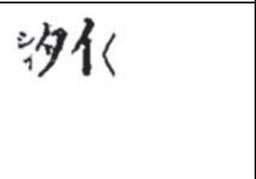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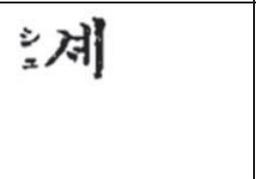
版，會長金子堅太郎tī序言中講tiòh：

是以日清韓三國之間，如欲謀彼此國情之疎通，望貿易之發展也。其稍解文字者，既易以筆代舌。即就我國語言，而少變語法，改為漢文，亦非難，其利便功用豈淺鮮哉。……今日歐美各國動輒有所謂黃禍論者，查其意不外以日清韓均屬同種同文，如三國同心協力以進行亞東經營，則歐美國人恐他日被逐於東亞大陸，亦未可知也。（金子堅太郎1909:9-10）

咱thang知影，chit个組織統一漢字ê目的，一方面是考量tiòh「同文」因素，藉東亞共通語來達成「溝通利便」，屬於文化、經濟層面ê考量；另外一方面是考慮tiòh「同種」因素，藉人種地緣ê相鄰性強化「東亞勢力」，政治意圖chiáⁿ明顯，有收編東亞鄰國，擴展日本國家強權ê用意。Koh再講，日本國內tī 1902年文省部設置「國語調查委員會」，上田萬年kah伊ê學生主導「縮減漢字」ê文字改革路線，按算táuh-táuh-á減少漢字ê使用，來達成用假名代替漢字ê目的。Chit个決定威脅tiòh漢字ê地位，漢字統一會tī chit時成立，保護漢字ê立場免講mā知。另外，有關《同文新字典》ê內容，是整理日本、清國、韓國（大韓帝國）三國共通ê 6千个漢字，標記日語、北京話、韓語ê音韻，附加註解⁴。本文選擇「洗」chit个字做例，kā chit pō字典ê編輯體例呈現tī下表（請看圖表1），北京話ê音韻標記採用「新音字」，是伊澤應用視話法原理開發ê一套標記北京話ê「視話文字」，頭一pái出現tī伊澤《視話應用清國官話韻鏡音字解說書》內底。所以，《同文新字典》ê出版，除了是beh扶持當時「漢字」ê危險地位，mā是為tiòh beh推sak伊澤ê視話法理念。

⁴ 1896年朝鮮高宗宣布朝鮮獨立，改國號做「大韓帝國」，一直到1910年日本根據「日韓合併條約」kā大韓帝國併入版圖，chiah koh繼用過去ê國名「朝鮮」，設立朝鮮總督府。因為《同文新字典》出版時間是1909年，hit當時iá h-sī大韓帝國時期，所以《同文新字典》內底，將朝鮮號做「韓國」。

圖表 1. 《同文新字典》編輯體例（漢字統一會1909:70）

漢字 【洗】			
釋意 【滌也；潔也】			
第一列	第二列	第三列	第四列
			hsi ³
用「平假名」標記 日語ê漢、吳發音。	用「新音字」標記 北京話發音，tò- pêng 附片假名記 音。	用「諺文」標記韓 語發音，tò-pêng 附 片假名記音。	用「羅馬字」標記 北京話發音。

Kā時間向前推sak到1895年2月，伊澤修二以「國家教育社」代表ê身分會見頭一任台灣總督樺山資紀，表達beh將台灣成做「國家教育」實驗場ê òng望，推動kā台灣人同化做日本人ê日語教育⁵。全時，koh kā樺山舉荐家己ê著作《日清字音鑑》，內底寫ê是根據視話法原理創制ê一套標記北京話ê「片假名符號」，ē-tàng幫贊日本人學北京話，解決日台之間ê語言隔閡，伊澤mā因為án-ne允tióh頭一任台灣總督府學務部長ê缺（吉野秀公1927:10）。《日清字音鑑》ê「片假名符號」kah《同文新字典》ê「新音字以及附記ti邊á ê片假名」是sio-siāng ê源頭，lóng是伊澤應用視話法所創造ê文字符號，因為是無全時期ê創制，兩套符號之間有差別⁶。不過，樺山資紀kah伊澤修二對台灣島ê語言判斷錯誤，台灣雖罔屬於清國ê領地，通行ê語言並m是北京官話，m-nā《日清字音鑑》無法度發揮作用，tòe日軍來台ê北京語通譯mā是英雄無用武之地，「本島位置是tī舊支那領土ê南pêng，in ê語言kah北方大大無全，親像chìn前熟悉官話ê通譯官mā lóng無法度發揮作用，對

⁵ 伊澤修二是標準ê國家主義論者，1890年發起創立「國家教育社」，主張國家主義式ê教育政策，鼓吹忠軍愛國思想，創辦機關雜誌《國家教育》。（張子文2006:94）

⁶ 伊澤修二參考王照《官話合聲字母》，修正《日清字音鑑》（1895）內底ê假名，結合伊ka-tī創制ê一套kah諺文類似ê格á型拼音字母，出版《視話應用清國官話韻鏡解說書》（1904）。Chit套格á型ê拼音字母tòh-sī《同文新字典》（1909）內底的「新音字」。（洪惟仁1994:29）

chìn前軍隊ê經驗，tòh ē-tàng明白（台灣教育會1939:166）」。M̄-chiah，伊澤tī 1895年6月來到台灣了後，隨投入「表音符號——台語假名」ê制定工作，全年12月完成《台灣十五音及字母附八聲符號》，隔年koh出版《訂正台灣十五音及字母表附八聲符號》kah《台灣十五音及字母詳解》，字母表ê音韻圖參考《彙集雅俗通十五音》（1869）、《增補彙集妙悟》（1894），表音方式參考《英華口才集》（1871）、《英廈辭典》（1883）（市川春樹2018:125-126），符號延續《日清字音鑑》ê視話法原理，就視覺效果來論，台語假名ê設計比《日清字音鑑》koh-khah整齊（陳君慧2002:25）。是講，殖民地ê台語書寫kám應該保留台灣原有「表意文字——漢字」ê傳統？本身tòh-sī「漢字支持者」ê伊澤，當然選擇繼續使用：

彼此lóng是同文ê國家，tòh算講意見交流上有語言bē通ê情形，如果咱用漢文書寫，in（指台灣人）總是ē-tàng用漢文回答kah真輾轉，非常利便。加上台灣人學習ê古體漢文kah咱國家學習ê唐宋八家文相倚，漢文對思想流通來講，是誠好ê媒介，我teh教（台灣人）日本語ê時mā感覺真容易。（信濃教育會1958:586）（括弧ê所在是筆者加ê）

伊澤修二對台灣ê教育制度構想，是安基tī「一視同仁」ê天皇制，為tiòh beh「hō台灣確實成做日本ê一部分」，努力beh透過教育來達成文化ê統合（駒込武2017:43），建設台灣ê日語教育。M̄-koh tī日治初期ê過渡階段，mā需要設法hō 踮台灣ê日本人ē-hiáu講在地語言，為tiòh台、日雙方ē-tang互相溝通，以「久長性」iá h-sī「暫時性」ê利益來看，漢字tī「日語」hām「台語」ê教育功用性，lóng是其它符號無法度取代ê。所以，日治時期ê台語書寫，siōng尾是以「表意文字——漢字」為主，「表音文字——片假名」做輔助ê形式，成做官方kah民間書寫ê主流。

3. 台日辭典ê助產士：編修官小川尚義

《台日大辭典》是小川尚義擔任總督府編修官時期，策劃出版ê。1897年2月，伊澤修二主張創立小學科六年、中學科四年ê學制，m̄-koh總督府教育事業擴張ê財政負擔，受tiòh日本政黨勢力ê譴責，當時ê總督乃木希典拒絕

伊澤ê想法，伊澤為tiòh chit chân tãi-chi提出抗議。仝hit年7月，學務部縮編做學務課，伊澤hō總督府以「無適任」免職（駒込武2017:45），規劃中ê台日辭書編輯事業tòh án-ne交hō當時ê學務課職員小川尚義完成。

有關小川尚義（1869-1947）tī台灣ê經歷，洪惟仁、黃素幸等人有詳細論述（洪惟仁1994:27-32；洪惟仁2009:34-35；黃幸素2009:88-90），本文透過總督府檔案比對整理做圖表2，無koh論述。小川是上田萬年ê學生，經由上田萬年向伊澤修二舉荐，1896年12月來台灣擔任總督府學務部編輯事務囑託（吉野秀公1927:19），一直到1930年轉往台北帝國大學教書為止，35年ê時間差不多專職tī總督府ê圖書編修事務，擔任編修官、翻譯官kah視學官⁷。伊前後tī 1901年kah 1931年修訂出第二套hām第三套ê台語假名， mā累積真濟ê辭典編輯成果，包括漢語系ê《日台小字典》（1898）、《日台大辭典》（1907）、《日台小辭典》（1908）、《台日大辭典》（1931-1932）、《台日小辭典》（1932）、《新訂日台大辭典》（1938上卷）（洪惟仁2009:35），以及南島語系ê《パイワン語集》（1903）、《アタヤル語集》（1931）、《アミ語集》（1933）（李壬癸2011:245），lóng是以「總督府名義」編輯出版。小川尚義mā用「個人名義」tī報刊雜誌發表單篇ê南島語研究心得，包括〈蕃語文書ノ斷片〉（1905）、〈タヤル蕃語の動詞の構造〉（1911）、〈パイワン語に於けるQの音〉（1930）等，刊登tī《台灣教育會報》kah《言語と文學》siōng-kài集中；另外，伊koh有teh研究其他國家ê語言，親像〈滿洲ノ文字〉（1904）、〈カロリン群島土人の詞〉（1909）。掌握小川在生ê著作，ē-tit-thang知影伊tī漢語kah南島語ê研究成果，對學術ê貢獻誠大。

圖表 2. 小川尚義tī台灣ê經歷

年份	經 歷	資料來源
1896	10月 總督府學務部編輯事務囑託	總督府公文類纂
	12月 kah總督府第二回講習員做伙到台灣	《台灣教育史》
1898	《日台小字典》出版	洪惟仁研究

⁷ 1901年，總督府發布圖書編修職員官制第83號，kā教科書編修kah檢定ê職責合做伙，設置編修官kah編修書記。1909年，總督府發布官制中改正第127號，增加視察教育機關ê視學官制度。

1899	3月 總督府國語學校教授	總督府公文類纂
	4月 國語學校教授兼任學務課編輯事務囑託	
1901	5月 總督府學務課編修官	總督府公文類纂
	11月 擔任「台灣語學同志會」副會長，機關雜誌是《台灣語學雜誌》（1902.01-1904.12）	《台灣語學雜誌》
1905	5月 總督府學務課編修官兼任國語學校教授	總督府公文類纂
1907	《日台大辭典》出版	洪惟仁研究
1908	《日台小辭典》出版	
1909	5月 總督府編修官兼視學官	總督府公文類纂
1918	4月 總督府翻譯官兼編修官兼視學官	
1919	9月 總督府編修官兼任高等商業學校教授	
1930	3月 台北帝國大學教授	李仁癸、洪惟仁研究
	《パイワン語集》出版	
1931	《台日大辭典》（上卷）、《アタヤル語集》出版	
1932	《台日大辭典》（下卷）、《台日小辭典》出版	
1933	《アミ語集》出版	
1935	《原語による台灣高砂族傳說集》出版	
1936	3月 依願免官，離開台灣	總督府公文類纂
1938	《新訂日台大辭典》（上卷）出版	洪惟仁研究

4. 《台日大辭典》ê文化智寫

根據《台日大辭典》ê〈凡例〉（台灣總督府1931）所記載，辭典採錄9萬gōa个台語普通詞彙，用日文註解說明，收錄當時通行tī台灣ê廈門語音系為主，若是漳州、泉州、同安、漳浦、安溪、長泰、灌口ê地方音系，tòh特別用（漳）、（泉）、（同）、（浦）、（安）、（長）、（灌）註記，遵照「漢字為主，假名輔助」ê台語書寫形式，記錄日治時期ê台語綜合音系。辭典ê編輯由小川尚義擔任總策劃，第一期ê編輯作業由總督府編修書

記平澤平七⁸ 主導，chhiàⁿ台灣人潘濟堂（芝山巖學堂畢業）、蔡啟華（公學校漢文教師）、陳清輝（師範部乙科畢業，公學校教師）協助（台灣日日新報1925:1；台灣日日新報1918:6；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1916），加上語料收集ê時間，推測siōng慢tī 1916年tòh已經起步執行⁹。因為平澤平七tī 1924年辭官退隱，潘濟堂kah蔡啟華兩人相連繼過身，chiông án-ne由參與其中ê總督府囑託岩崎敬太郎¹⁰ 接手，進行第二期ê語料追加kah語源調查作業，tī陳清輝之外，koh再chhiàⁿ杜天賜（警察官kah司獄官練習所教官）、江心慈（公學校習字帖執筆）、黃銘銓（日本大學政治科畢業）等台灣人協助（台灣日日新報1930:8；台灣日日新報1930:4；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1940）。Chiah-ê台籍雇員lóng有漢學素養ê共通點，可見總督府考量tiōh台語ê文、白音ê差異，beh藉台灣人傳統文學ê涵養，來掌握koh-khah完整ê台語詞彙。親像洪惟仁指出ê，《台日》所記錄ê詞彙音系kah《廈英大辭典》（1873）有bē-chiō差別，印證辭典tī編輯ê過程中，mā實際tī台灣當地收集語料，反映ê是確實ê台灣音（洪惟仁2009:39）。像動物kah鑛物ê詞彙，委託台北第二師範學校教諭堀川安市調查；植物、藥物kah疾病ê詞彙，委託新竹州地方技師島田彌市、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教授杜聰明調查。辭典收錄ê動物、鑛物、植物、藥物、疾病ê詞彙，lóng用（動）、（鑛）、（植）、（藥）、（病）註記。

小川尚義ê編修團隊，充分利用台灣匯集ê大量語料資源，透畫島嶼地域ê傳統語詞、革新語詞kah語言滋生ê風土民情，展現出傳統kah現代交濫ê台灣文化面貌，形成一種特有ê智識體系。透過文本ê印刷輸出，為當時ê日

⁸ 平澤平七（1878-?），1897年來台灣讀總督府國語學校語學部「土語科」，1900年3月畢業以後，入去台南地方法院做通譯。1903年轉去總督府做編修書記，1915年koh轉往總督府圖書館擔任司書，1920年轉來編修課執行《台日大辭典》ê編輯khang-khòe，一直到1924年12月退休為止。（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1900、1916、1925；台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

⁹ 蔡啟華是《台日大辭典》第一期編輯作業ê其中一個人，1916年in全家sóa去東京躑，1918年過身，ē-tàng推測tī蔡啟華離開台灣ê 1916年chìn前，tòh已經開始執行語料蒐集ê khang-khòe。

¹⁰ 岩崎敬太郎（1880-1934），1895年去廈門怡和洋行食頭路，學ē-hiáu廈門語。1896年ù廈門坐陸軍用船來到台灣。1902年到1929年期間，bat做過台北地方法院kah嘉義出張所通譯、總督府土木局通譯、台北廳警務課雇員、總督府專賣局通譯kah書記。1922年開始參與《台日大辭典》ê編修khang-khòe。1934年7月tī台灣過身。（小野西洲1927:78；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1934；台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

本人建構異地空間ê文化視域kah智識，滿足日本人對殖民地文化ê好奇。以下beh探討《台日》ê文化書寫，因為排版ê限制，原文附記假名ê台語詞彙，本文改用白話字註記。

4.1. 「書句俗語」kah「詞條圖像」ê書寫

《台日》對詞條ê註解，採用真chē文音ê書句kah白話ê俗語附記說明，而且替in加註假名，遵照假名tòh ē-tàng精準讀出書句俗語ê台語發音。文音書句部分，親像詞條「屋漏更遭連夜雨ok-lāu kèng-cho liân-iā-ú」，註解全時kā對句「行船又被對頭風」列出（台灣總督府1931:137）。或者是tī詞條下面大量列舉書句，親像「英雄eng-hiông」，tòh有舉「英雄背後有英雄」、「英雄難過美人關」、「英雄行險道，富貴踏危機」等等書句來輔助說明（台灣總督府1931:79）；Koh像「畫虎」，收錄「oā-hó / ūi-hó / ōe-hó（漳）」三種音系，列舉「畫虎不成反類狗」、「畫虎畫皮難畫骨」、「畫虎無成變成貓」，koh詳細記錄詞彙無全ê發音（台灣總督府1931:106、145、157）。白話俗語部分，親像詞條「活不祭咽喉oah m̄ chè nâ-âu」，註解mā kā對句「死則要孝棺柴頭」列出（台灣總督府1931:145）；koh像「針頭削鐵chiam-thâu siah thih」，以例句「生理人着較針頭削鐵」說明俗語ê應用（台灣總督府1932:102）。或者是tī詞條下面列舉俗語，親像「合意kah-ì」，tòh列舉「美醜無比止，合意較慘死」。（台灣總督府1931:164）

特別值得咱注意ê是，農具、宰殺器具、樂器、女性頭飾、婚喪iāh-sī祭祀ê儀典用具、日常生活用具……等等詞條ê書寫，ē參圖像說明，hō詞條ê智識講述koh-khah有吸引力。本文單純就樂器ê圖像來觀察，《台日》記載tòh有21種，包括chit-má罕得看tiòh ê「金兩銀niú-tiúⁿ」、「唵管phōng-kóng」、「壳仔絃khak-á-hiân」等等樂器（請看附錄1）。對m̄-bat廣泛接觸殖民地文化ê日本人來講，展示圖像ná親像是摻插說明ê扮演功能，建構讀者對詞彙含義ê具體了解hām認知，減輕讀者對全類型詞彙ê相濫參感覺，強調類似詞彙ê差異性kah界線。真chē研究指出，日治時期對殖民地進行風土研究ê舊慣調查事業，tī政治意圖kah印刷出版漸漸普及ê情形下，創造出民俗智識生產ê輝煌時期，實際投射出ê是殖民者「文化治理」kah「階級關係」ê心理。雖罔是án-ne，soah ē-tàng清楚看見chit段另類ê民俗智識發展軌跡，透過殖民者

書寫殖民地文化做本位ê立場，致使台灣文化ê精髓ē-tit-thang成做文字，保存台灣文化ê價值。

4.2. 「日語借詞」ê移徙kah翻譯

語言接觸 (language contact) 是指無仝語言系統之間，因為互相接觸發生ê語言變化，語言產生變化大部分有四種結果：第一是「語言ê同化」，弱勢語言ê群體改用強勢語言，是語言轉用 (language shift) 現象；第二是「語言ê移借」 (borrowing)，無仝ê語言系統之間，單向iah-sī雙向ê輸入、輸出詞彙；第三是「語言ê融合」，兩種以上ê語言系統，融合產生一種混合語，這是語言混合 (language mixture) 現象；第四是「雙語iah-sī雙言ê產生」，包括雙語兼用 (bilingualism)、多語兼用 (multilingualism)、雙言並用 (diglossia) 等等現象 (張興權2012:143-201；鄒嘉彥、游汝傑2007:244)。其中，「語言ê移借」ê產生，可能是單向iah-sī雙向ê影響，m̄-koh有kha普遍ê情形是，弱勢語言ê群體本身欠缺強勢語言所代表ê文化內涵，tòh án-ne向強勢語言借用詞彙來表示新ê文化概念，台語內底包含真chē ê「日語借詞」tòh-sī典型ê例。

《台日》收錄bē少對日語移借來ê詞彙，tī辭典內底，chiah-ê日語借詞用 (國) ê記號標註。本文ùi台日大辭典線頂資料庫檢索有 (國) 記號ê詞彙，知影辭典內底ê「日語借詞」數量差不多有2,500個，koh根據索引表列出ê 88個假名詞叢來抽樣，將抽樣出來ê 62個樣本做類型區分¹¹，概分做「借音詞／借漢字詞」兩類，「借音詞」項下koh分做「借用日語發音／借用日語外來詞發音」兩類，「借漢字詞」項下分做「借用日語漢字kah台語發音／借用日語漢字kah音韻以台語發音」兩類。將62個日語借詞進行類型分類，各類型語詞數量請看下底圖表3：

¹¹ 《台日大辭典》上、下卷索引表所列lóng-chóng有 88個假名，本文分別ùi 88個假名詞叢內底，各取樣1個標 (國) 記號ê語詞，其中26個假名詞叢並無 (國) 記號ê語詞，最後採樣ê語詞總數是62個。

圖表 3. 《台日大辭典》ê「日語借詞」分類

借音詞		借漢字詞	
借用日語發音	借用日語外來詞發音	借用日語漢字以台語發音 (例 thiok-im-ki 蓄音機 ちくおんき)	借用日語漢字 kah 音韻以台語發音 (例 phû-lōng-chiá 浮浪者 ふろうしゃ)
有漢字表現： (例 a-geh 阿給 あげ) 0 個	有漢字表現： (例 óa-su ガス gas) 3 個	35 個	24 個
無漢字表現： (例 nō-lih のり) 0 個	無漢字表現： (例 sam-phu-luh サンプル sample) 0 個		

Ùi 本文 ê 分類 kah 抽樣統計 ê 結果, ē-tàng 觀察 tiōh 《台日》日語借詞分佈 ê 結構, 是「借漢字詞」ê 比例 koân 出「借音詞」, chit 種結構特徵是 án-chóaⁿ 形成 ê? Beh chhiau-chhōe 其中 ê 成因, 筆者選擇 ùi 「借音詞」ê 分析來論。Tāi-seng, ùi 「借音詞」下底 ê 「借用日語發音」來看, 無論是「有漢字表現」iá h-sī 「無漢字表現」ê 詞彙, lóng 無收 tī 辭典內底, 可見「借用日語發音」chit 類現今 hō 歸類做常用 ê 台語詞彙, tī 1930 年代台灣 ê 話語系統當中, 詞彙 ê 慣用性 iá-bē hō 認知做台灣語言 ê 一部分, tī hit 當時台灣 ê 社會情境内底, chit 類詞彙 tòh 是單純 hō 看做是殖民者 ê 語言。

Koh 來, tī 「借音詞」下底 ê 「借用日語外來詞發音」, mā ē-tàng 發現全款 ê 情形, m̄-nā 欠缺「無漢字表現」ê 詞彙, tòh 算講「有漢字表現」ê 詞彙存在 tī 辭典內底, 數量 mā 減少。考察「借用日語外來詞發音」chit 類詞彙罕見 ê 原因, 倒轉去觀察 1907 年出版 ê 《日台大辭典》ê 翻譯成規, chiah 是解決問題 ê 關鍵。每一個符號 lóng 對應 tiōh 某一個事物, 建立符號 kah 事物之間 ê 指涉關係, hō 符號 tī 所屬 ê 文化脈絡內底展現意義, thang 透過符號 kah 外面 ê 世界溝通。Beh hō 無全文化 ê 符號互相交流, tòh bē-tàng 單純 ká 符號看做是一種語言轉換 ê 問題, 應該是牽涉 tiōh 文化轉換 ê 問題, 也 tòh-sī 講, 進行語言 ê 翻譯 kah 移徙, ká 符號轉化入自我 ê 智識系統, chiah ē-tàng 進一步認知外界 ê 事物。就語言翻譯 ê 經驗來看, thang 分做音譯 kah 意譯兩種, 照外來詞 ê 聲形來翻譯

叫做「音譯」，概念類似「借音詞」；無考慮外來詞原本ê音、形，對意義ê概念來翻譯叫做「意譯」，概念類似「借漢字詞」。總督府統治台灣ê前期，出版ê第一本大部頭著作《日台大辭典》，tī日語借詞ê翻譯成規，tòh確立借漢字詞為主體ê「意譯」型態，筆者舉幾個借用日語外來詞ê常用台語詞彙來說明。譬喻「領帶」，現今台語普遍用外來語ê音譯，號做「ne-kut-tai」，《日台大辭典》是ù「縛tī領頸ê妝thān」ê概念，翻譯做借漢字詞「niá-tòa 領帶」（台灣總督府1907:890）；Koh像「襯衫」，現今常用台語是外來語音譯ê「siat-chuh」，《日台大辭典》是取「穿tī西裝內底ê衫」ê概念，翻譯做借漢字詞「sin-tóe-saⁿ 身底衫」、「ē-tóe-saⁿ 下底衫」（台灣總督府1907:530）。《日台大辭典》chit種指涉事物特徵ê意譯成規，總督府mā順勢延伸到《台日》內底。Ù《台日》ê日語外來詞轉譯現象來看，若像對意譯模式已經有充分ê掌握，原底經過《日台大辭典》意譯產生ê借漢字詞，tī《台日》內底koh ē以「新語詞」ê型態再現，譬喻講「ne-kut-tai」kah「siat-chuh」，m̄-nā收編原底tòh有ê「niá-tòa 領帶」、「sin-tóe-saⁿ 身底衫」、「ē-tóe-saⁿ 下底衫」，mā翻譯出kah以早無全ê新ê借漢字詞「ām-tòa 領帶」、「hùn-sam 痕衫」（台灣總督府1931:27；台灣總督府 1932:711）。另外，《日台大辭典》無收ê日語外來詞，經過相關指稱用語ê意譯，部分借漢字詞mā頭一擺出現tī《台日》內底，舉「高爾夫」做例，現今台語普遍用外來語音譯，號做「go-lu-huh」，《台日》ù「球場起落ê山崙地形」ê概念，意譯做「soaⁿ-kiū 山球」（台灣總督府1931:805）；Koh像「口琴」，現今台語直接音譯做「ha-mo-ni-khah」，《台日》取「用喙吹奏ê琴」ê概念，翻譯做借漢字詞「chhùi-khîm 喙琴」（台灣總督府1932:324）；Koh再舉「小提琴」做例，現今台語普遍用外來語音譯做「bai-o-lin」，《台日》取「手提彈奏ê琴」ê概念，翻譯做借漢字詞「thê-khîm 提琴」（台灣總督府1932:405）（以上舉例，請看圖表4）。Beh kā外來ê民情事物引進台灣，適當ê指稱用語tòh誠重要，為tióh hō外來文化符合本土脈絡ê需要，考慮新語詞ê創造可能引起ê語境變化，選擇適當ê指稱用語，tau-óa台灣人ê智識系統，降低台灣人對語言過渡ê差異感覺，可能tòh是總督府選擇用「意譯」型態當做引介文化語境ê主要原因。

總和頭前所講ê，咱ē-tàng知影，現今通用ê「借用日語發音」ê台語詞

彙，tī 1930年代台灣社會ê話語系統內底，iá-be成做一種慣用詞彙，對hit當時ê人來講，chit類詞彙tòh是單純ê殖民者語言。M̄-nā án-ne，tī「借用日語外來詞發音」ê詞彙發展上，因為總督府對符號kah事物之間ê指涉建立，盡量ùi事物ê屬性kah功能來連結，日語外來詞ê翻譯，主要採用「意譯」產生「借漢字詞」ê方式來解釋外來ê文化，m̄-chiah《台日》內底「借音詞」ê分佈數量ê khah少。

圖表 4. 《日台大辭典》、《台日大辭典》日語外來詞ê台譯方式

現今通行 借用日語外 來詞的台語 ¹²	對應 日語/英語	《日台大辭典》 台譯詞彙 (1907)	《台日大辭典》 台譯詞彙 (1931-1932)
go-lu-huh	ゴルフ golf	無	soa ⁿ -kiû 山球 (上卷p805)
ha-mo-ni-khah	ハーモニカ harmonica	無	chhùi-khîm 喙琴 (下卷p324)
bai-o-lin	バイオリン violin	手琴的類 (P907)	thê-khîm 提琴 (下卷p405)
la-kiat-toh	ラケット racket	無	kiû-hia 球瓠 (上卷p283)
ne-kut-tai	ネクタイ necktie	niá-tòa 領帶 (P890)	ām-tòa 領帶 (上卷p27) niá-tòa 領帶 (下卷p496)
phi-a-noh	ピアノ piano	iû ⁿ -khîm 洋琴 (P952)	iû ⁿ -khîm 洋琴 (上卷p60) iû ⁿ -hiân-khîm 洋絃琴 (上卷p66) sai-iû ⁿ -khîm 西洋琴 (上卷p547)
siat-chuh	シャツ shirt	sin-tóe-sa ⁿ 身底衫 ē-tóe-sa ⁿ 下底衫 (P530)	ē-tóe-sa ⁿ 下底衫 (上卷p125) sin-tóe-sa ⁿ 身底衫 (上卷p723) hûn-sam 痕衫 (下卷p711)

¹² 「現今通行借用日語外來詞ê台語」，引自教育部台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

5. 《台日大辭典》ê符號論述建構

場域內底ê權力關係，是透過社會行動者掌握ê資本種類hām總量所決定ê，kah行動者資本相牽連ê社會地位，一直lóng tòe社會行動者之間ê競爭不斷變化（高宣揚2002:259），掌握資本總量愈chē ê行動者，佔有ê社會地位hām權力就相對愈高。尤其是象徵性資本（symbolic capital）¹³，透過某種資本向象徵性資本ê轉換所得著ê剩餘價值ê總和，tòh-sī所謂ê權力，政治權力tòh-sī為象徵性資本再分配ê控制者所存在ê（高宣揚2002:253）。總督府是日治時期台灣政治樓梯ê懸點，總攬經濟、社會、文化等各層面ê權力總量，其中轉化ê象徵性資本已經替in爭取tiòh成做場域控制者ê潛力kah先機。語言符號一直lóng是場域權力介入鬥爭ê一个重要項目，將象徵性資本投射tī「語言交換市場」chit種社會脈絡內底，tòh thang知影任何語言交換活動ê背後，展現ê是群體之間ê象徵性權力（symbolic power）關係（高宣揚2002:276）。控制者通常透過有權威ê智識份子所制定ê官方語言，靠國家ê行政管理體系iá h-sī教育機構向大眾推廣，用看bē-tiòh koh合理ê形式，將語言規範轉化做眾人相信ê價值，自án-ne來徹底施行場域ê象徵性權力（高宣揚2002:321）。Koh再講，近現代社會ê智識體系ē-tàng合理化，語言論述ê建構hām運用tòh非常重要，象徵性權力ê再分配kah其中透濫ê語言論述過程，對文化再生產kah社會再生產有真深ê影響，「象徵性權力」hām「語言論述」是互相影響、互相依賴ê（高宣揚2002:292-293）。論述（discourse）是人類社會中智識訊息ê傳接，傳達ê形式百百種，過程soah無單純，時常kah意識型態koh有權力合做伙。也tòh-sī講，論述本身m̄-nā是一種講述系統，mā是一種權力ê展現，透過看bē-tiòh ê權力操縱社會ê智識系統，控制成員ê思維、行動kah認知，hō成員認同特定ê論述。（Michel Foucault 1994:21-30）

總和頭前所講ê，咱ē-sái試觀察總督府建構話語權力ê發展過程。伊澤修二創制出象徵官方話語權力ê「漢字為主，假名輔助」ê台語書寫系統，put-lí-kò chit thò書寫系統ê象徵性權力不斷受tiòh質疑，以日本人為主體ê民間團體，對假名ê認捌hām回應，kah官方lóng無kâng調，根據樋口靖對日治初期台語教本ê研究，講tiòh平井數馬《軍隊憲兵用台灣語》（1895）hām

¹³ 象徵性資本是行動者tī禮儀、信任、聲譽、語言等層面，有hō別人認同ê正向特質，因為án-ne來累積家己tī社會ê分量hām地位。

《台灣語》（1895），表記語音ê符號並無遵照總督府系統，使用ê是家己ê一套假名，koh像前田鐵之助《軍隊主用日台會話》（1900），chit本冊雖然使用kah總督府系統真類似ê假名，m̄-koh整體來講mā有誠大ê無全（樋口靖2015:73-76、81-83）；M̄-nā án-ne，總督府一直無規範台語漢字ê書寫，以通譯兼掌者ê台語筆試做例，出題者無全，試題ê台語漢字mā ē生做無全款（黃馨儀2015:196）。M̄-koh，小川尚義主編ê《台日大辭典》出版，chit pō辭典是m̄是用感覺bē-tiòh ê象徵性權力，建構一種特定ê論述，透過話語ê智識傳達，成做某種溝通、互動來kah民間達成共識，替當時ê台語書寫符號——假名kah漢字，建立一個共識性ê語言機制？筆者下面試說明。

1901年《訂正台灣十五音字母詳解》代表ê總督府第二套假名出現以後，修正總督府第一套假名ê一寡缺點，包括鼻音韻尾ン/-n/、ク、/-ng/ ê濫參使用，因為日語ê「ン」獨立或者是做韻尾發音時類似/-ng/，tiāⁿ-tiāⁿ將台語假名ê「ン」誤認做/-ng/音，tī第二套內底，以日本人發音ê熟似感做考量，kā /-n/改記做「ヌ」，/-ng/改記做「ン」；另外，包括/ng-/行ê五个舌根鼻音假名、入聲韻母/iah/, /iuh/, /ioh/、單韻母/o/ ê表記方式，tī第二套假名lóng得tiòh修正，hō符號kah音位系統ē-tang有koh-khah適當ê對應關係。有關總督府第一套假名kah第二套假名ê差別請見附錄2。

Tī走揣假名調和hām定位ê現象內，官方kah民間iū-goân欠缺整齊ê話語形式，逐人ê用法lóng無全款。上明顯ê例是中央元音[ə]（白話字記為/o/）表記ê差異，ùi 1922年1月ê《語苑》tòh ē-tàng觀察出摻插使用ê情形，東方孝義〈屬狗的比論話〉chit篇，kā「話」記做「ヲエ/oe/」（東方孝義1922:36-40），川合真永ê〈御婦人の買物〉，「能」soah做「オエ/oe/」（川合真永1922:32-36），chit字tī 1922年出版ê總督府附屬單位警察官kah司獄官練習所出版ê《台灣語教科書》¹⁴內底mā記做「オエ/oe/」。所以講，使用「オ」iah-sī「ヲ」做中央元音[ə] ê表記方式，其實是決定tī個人ê意識，成做台語書寫長期存在ê茫霧地帶，chit種照個人慣勢ê書寫方式，展現官方hām民間以及伊ê附屬單位，tī符號論調上存在衝突。

¹⁴ 目前為止ē-tang看tiòh 4个版本ê《台灣語教科書》，本文用1922年kah 1932年版本做觀察對象。台灣總督府警察官及司獄官練習所1922《台灣語教科書》。東京：台灣總督府警察官及司獄官練習所；台灣總督府警察官及司獄官練習所1932《台灣語教科書》。台北：無名會出版部。

化解中央元音[ə]表記ê混亂狀況，tòh-sī《台日大辭典》ê出版。1931年《台日》代表第三套假名ê出現，kā第二套假名內底，tiāⁿ-tiāⁿ hō人誤用ê中央元音[ə]，明確界定用「ヲ」來表記¹⁵。根據本文對《台灣語教科書》ê觀察，發現1922年版本使用ê是第二套假名，以「オ」表記中央元音[ə]，不過1932年版本tòh確實展現《台日》ê論述思維，一律以「ヲ」代替「オ」；小野西洲¹⁶，1934年到1944年期間擔任「台灣語通信研究會」ê主事，主編機關雜誌《語苑》kah《警察語學講習資料》，ùi小野發表tī雜誌ê書寫來論，黃馨儀認為伊是日治時期實踐台語文字化siōng徹底ê日本人（黃馨儀2015:219）。全款ê思維慣性mā出現tī小野ê書寫內底，1914年到1916年之間發表tī《語苑》ê文章，伊將「能」hām「灣」ê假名記做「オエ」、「オアヌ」，1932年以後mā調整以「ヲ」做主體論述，書寫做「ヲエ」、「ヲアヌ」。總講，1931年《台日》界定中央元音「ヲ」[ə]ê表記方式以後，tī假名書寫ê層面，以日本人為主體ê民間團體，過去選擇無一致性ê書寫方式，lóng普遍轉向「ヲ」ê結構，語言經過眾人日常生活ê實踐，成做一般溝通ê普遍性符號體系（高宣揚2002:319-320），tòh表示《台日》論述權力ê正當性，已經tāuh-tāuh-á tī場域內底成做一種客觀ê機制，sio-liân-sòa對民間發揮間接性ê影響，chit↑現象mā表示講官方假名ê象徵性地位ê-tit-thang tī場域內延續。

繼落來，chit pō官方位置ê辭典，是m̄是ē-tang全款成做聚集眾人「漢字」意識ê潛在力量leh？為tiòh hō論述koh-khah有力量，《台日》ê編修團隊篩選過去ê慣用字，原起先無漢字表記慣例ê語詞，mā透過語源調查採用有根據ê漢字：

過去台灣語借用ê漢字，有bē少亂七八糟ê慣用字，本冊tī編輯ê時，特別費心進行語源結果ê調查，bē少ê錯誤ē-tàng改正，過去無法度借用漢字ê語音，經過同音、類似音、同意語ê比較調

¹⁵ 第二套假名êオヲ/o/, オア/oa/, オエ/oe/, オァイ/oai/, オァヌ/oan/, イオ/io/, 到第三套假名全部用「ヲ」取代「オ」，變成ヲヲ, ヲア, ヲエ, ヲァイ, ヲァヌ, イヲ。

¹⁶ 小野西洲（1884-1965），本名小野真盛，1899年12月來台灣，tī稻江義塾學一年gōa ê台語。1903年至1932年期間，bat做過台中、台南、台北地方法院通譯，以及華南銀行ê書記。1932年以後，koh轉來台北地方法院kah高等法院做通譯，一直到戰敗轉去日本為止。（小野西洲1935:82；小野西洲1936:89；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1934）

查，開始有大多數ê語音ē-tàng借用漢字，這是咱使用者不止歡喜ê所在。（山中樵1933:88）

論述一直lóng是kah支配者權力運作考量合做伙，論述範圍ê規劃定tiòh ē配合支配者ê需要，iáh-sī為tiòh beh達成某種ê目的。到底，總督府是án-chóaⁿ beh厚工進行語源調查，替漢字建立論述ê範圍？Ùi辭典ê〈凡例〉ē-tàng知影，因為社會對漢字使用ê問題有家己ê堅持kah解說，總督府有意思beh擔起整理ê責任，期待透過語源調查來幫贊漢字統一（台灣總督府1931:1）；M̄-chiah，kā錯誤ê漢字排除在外，替漢字ê論述主體做辯證hām界定，chiah ē-sái成功建立漢字ê論述權威性。本文全款自《台灣語教科書》以及小野西洲ê書寫內底，選一寡台語常用ê漢字語詞，kah《台日》進行歷時性ê漢字比對。Ē-sài觀察tiòh，部分台語漢字ê使用有一致性，親像是「hō」（「給予」ê意思）hām「iá」（「也是」ê意思），無論是tó一種文本，漢字lóng寫做「給」hām「亦」（請看圖表5）。不過，部分ê台語漢字soah tī《台日》出版以後，呈現出使用ê差別。以台語「hō」（「讓」ê意思）做例，根據《台日》ê論述，「讓」ê意思ai用漢字「俾」表記，而且koh tī詞條內底註記「語源kah『給』相全」（台灣總督府1932:812），雖然經過考究是全1個語源，iû-goán替「給／俾」2個漢字界分使用ê情境，「給予」ê意思用漢字「給」表記，「讓」ê意思用「俾」漢字表記，透過辯證kah區分ê過程，勻仔累積話語規則，最後成做智識系統，這tòh-sī論述形成ê核心條件。Koh來，咱ē-sái進一步發現，《台日》已經發揮論述ê影響力，小野西洲（1914-1916）hām《台灣語教科書》（1922），表達「給予」iáh-sī「讓」ê意思，漢字是寫做「給」；《台日》出版以後，小野西洲（1932-1933）hām《台灣語教科書》（1932）表達「給予」iáh-sī「讓」ê意思ê時，tòh lóng遵照《台日》ê話語規則，寫做「給／俾」。全款ê例koh親像「iá」（「或是」ê意思），小野西洲（1914-1916）以及《台灣語教科書》（1922）用無全款ê漢字「也」、「或」表記，受tiòh《台日》論述機制ê影響，小野西洲（1932-1933）hām《台灣語教科書》（1932）lóng寫做漢字「也」。另外，koh有「kā」（「代替」ê意思），漢字ùi原底ê「與」、「為」相濫參，tī《台日》之後mā全部改用「為」表示（請看圖表5）。

《台日》ê出版，hō官方kah日本人為主體ê民間團體，產生一定程度ê互

動關係，m̄-koh tī一寡話語ê論述，soah koh拆明《台日》ê論述無到熟水，繼續受tiòh民間bô-kâng聲音ê挑戰，譬如講「ài」（「要」ê意思），《台日》用漢字「愛」，小野西洲kah《台灣語教科書》soah選擇慣用字「欲」；Koh親像「kā」（「向」ê意思），小野西洲採用漢字「對」hām「自」，《台灣語教科書》是遵照《台日》寫做「共」（請看圖表5）。總和來講，tī「漢字」書寫ê結構上，《台日》想beh將權力kah漢字合做伙，成做一種台語漢字ê論述機制，確立漢字形式ê界線kah規範，好thang化解長久以來無共識ê漢字主張；不過，chit thò漢字書寫ê智識系統，kah社會其他力量ê輸贏過程中，iá-bē chhōe-tiòh共識點，致使論述權力ê正當性原在受tiòh民間ê質疑。

圖表 5. 《台灣語教科書》.《語苑》小野西洲.《台日大辭典》
 部分漢字使用比較

台語 語詞	語詞 解釋	語苑.小野西洲 1914-1916漢字 ¹⁷	台灣語教科書 1922漢字	台日大辭典 1931-1932 漢字	語苑.小野西洲 1932-1933 漢字 ¹⁸	台灣語 教科書 1932漢字
ài	要	欲	愛	愛	欲	欲
hō	給與	「給」你	「給」狗食	給	賣「給」 內地人	「給」我
	讓	「給」迺迺的 人客坐船	「給」父母 煩惱	俾	「俾」你 真努力	掃「俾」 伊清氣
iā	也是	亦/也	亦	亦	亦	亦
iá	或是	也 ¹⁹	或	也	也	也
kā	向	「與」伊講	「對」我講	共	「對」伊講 「自」你收	「共」伊講
	代替	「與」我換	「為」我洗	為	「為」我 携去縛	「為」你寄

¹⁷ 參考小野西洲1914、1916。

¹⁸ 參考小野西洲1932、1933。

¹⁹ 《台日大辭典》對「也是」chit个語詞ê註記是「iā /áh/ iáh」，m̄-koh小野西洲書寫ê台語漢字，「亦iáh」有時做「或是」ê意思，有時做「也是」ê意思；「也iá」有「或是」ê意思，全漢字無全發音ê「也iā」有「也是」ê意思；Koh有以「抑áh」做「或是」ê意思，可見伊當時對「或是」kah「也是」兩種意思ê發音無kài熟，造成台語漢字表記chia¹⁹混亂。Tī chia，本文為tiòh統計ê利便，統一將「iā」看做「也是」，「iá」看做「或是」，根據chit个標準來觀察。

6. 結論

台灣頭一任總督府學務部長伊澤修二，一方面是本身「扶持漢字」ê態度，一方面考量漢字tī「日語」hām「台語」ê教育功用性，所以制定出「漢字為主，假名輔助」ê模式，成做官方kah民間台語書寫ê主流。《台日大辭典》ê編修團隊，利用台灣匯集ê大量語料資源，遵照「漢字為主，假名輔助」ê台語書寫形式，透畫島嶼地域ê傳統語詞、革新語詞kah語言炭生ê風土民情，tī書句俗語、詞條圖像以及日語借詞ê移徙kah翻譯，替台灣建構傳統kah現代之間ê文化智識體系。其中，有關日語借詞ê移徙kah翻譯ê模式，《台日》延續《日台大辭典》ê方式，對符號kah事物之間ê指涉建立，盡量ùi事物ê屬性kah功能來連結，日語外來詞ê翻譯，主要採用「意譯」產生「借漢字詞」ê方式來解釋外來ê文化。

本文試kā智識體系khng tī符號kah權力ê結構中來觀察，tī民間對台語假名kah漢字有無仝論調ê情境下，《台日》透過官方威信累積ê象徵性資本，用感覺bē-tiōh ê象徵性權力建構一種特定ê論述，來kah民間溝通hām互動。最後，有成功支配台語假名ê結構關係，替「ㄛ」轉換到「ㄨ」ê中央元音[ə]書寫做定調，soah無法度順勢改變台語漢字ê慣性結構，《台日》漢字書寫ê智識系統，kah社會其他力量ê輸贏過程中，iá-bē chhōe tiōh共識點，致使論述權力ê正當性原在受tiōh民間ê質疑。

所謂ê「典範」(paradigm)，簡單講tōh-sī「共同享受ê範本」(孔恩2017:228)，意思是某一个著作ê成就hō̍社群成員認同kah接受，koh ē-tàng提供社群成員研究ê問題、方法kah價值。形成典範ê要素，第一，著作成就真koân，ē-tàng吸引一陣忠誠ê歸附者；第二，著作ē-tàng幫贊領域內連繼世代ê研究者，發見合理ê問題kah解決ê方法(孔恩2017:21-22)。《台日》無論tī俗語、書句、圖像hām詞彙詮釋ê質kah量，m̄-nā超越古人，mā超越當今ê其他辭典，chē chē ê台語研究lóng是對探討chit pō̍辭典開始ê，受伊ê方法kah理念所影響，ē-sài講，伊ê著作條件已經成做台語學界共同享受ê「典範」，替日治kah戰後ê台語學界建立參照ê範例kah基礎。

讀者回應

任何批評指教，歡迎email: uihimpan@hotmail.com.tw潘為欣，limchuniok@gmail.com林俊育收。

參考冊目

Foucault, M., A. M. Sherigan Smith. (Trans). 1994.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Tavistock.

小川尚義1904〈滿洲ノ文字〉，《台灣教育會雜誌》，第28號。

小川尚義1905〈蕃語文書ノ斷片〉，《台灣教育會雜誌》第39號。

小川尚義1909〈カロリン群島土人の詞〉，《台灣教育會雜誌》，第87號。

小川尚義1911〈タヤル蕃語の動詞の構造〉，《台灣教育會雜誌》，第110號。

小川尚義1930〈パイワン語に於けるQの音〉，《言語と文學》，第1號。

小野西洲1914〈商業用語（一）〉，《語苑》，第7卷，第7號，頁4-6。

小野西洲1914〈商業用語（二）〉，《語苑》，第7卷，第8號，頁4-7。

小野西洲1914〈短篇談話〉，《語苑》，第7卷，第8號，頁16-21。

小野西洲1914〈短篇談話〉，《語苑》，第7卷，第9號，頁4-8。

小野西洲1916〈銀行用語（一）〉，《語苑》，第9卷，第7號，頁10-14。

小野西洲1916〈銀行用語（二）〉，《語苑》，第9卷，第8號，頁22-27。

小野西洲1916〈銀行用語（三）〉，《語苑》，第9卷，第10號，頁11-14。

小野西洲1927〈台灣語學界追懷錄（二）〉，《語苑》，第20卷，第3號，頁78。

小野西洲1932〈通信教授簡易會話〉，《語苑》，第25卷，第10號，頁47-51。

小野西洲1932〈通信教授簡易會話〉，《語苑》，第25卷，第11號，頁42-46。

- 小野西洲1932〈通信教授簡易會話〉，《語苑》，第25卷，第12號，頁39-43。
- 小野西洲1933〈初等科學習資料〉，《語苑》，第26卷，第3號，頁48-52。
- 小野西洲1933〈通信教授簡易會話〉，《語苑》，第26卷，第1號，頁46-51。
- 小野西洲1933〈通信教授簡易會話〉，《語苑》，第26卷，第3號，頁53-56。
- 小野西洲1933〈通信教授簡易會話〉，《語苑》，第26卷，第4號，頁50-53。
- 小野西洲1935〈自敘漫言〉，《語苑》，第28卷，第12號，頁82。
- 小野西洲1936〈綠蔭漫言〉，《語苑》，第29卷，第5號，頁89。
- 台灣日日新報1918〈蔡啟華氏逝〉，《台灣日日新報》，第6400號，6版。
- 台灣日日新報1925〈潘濟堂氏死去〉，《台灣日日新報》，第9009號，1版。
- 台灣日日新報1930〈杜天賜氏開設漢文講習〉，《台灣日日新報》，第10780號，8版。
- 台灣日日新報1930〈新莊街江心慈氏〉，《台灣日日新報》，第10792號，4版。
- 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1900〈平澤平七外一名總督府法院通譯二任命〉，第00565冊號055文號。
- 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1916〈恩給証書下附（平澤平七）〉，第02481冊號008文號。
- 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1916〈教員免許狀授與（陳清輝）〉，第02522冊號002文號。
- 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1925〈〔元府編修官〕平澤平七普通恩給証書下賜〉，第03871冊號013文號。
- 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1934〈小野真盛任法院通譯、官等、俸給、補職〉，第10080冊號017文號。

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1934〈岩崎敬太郎（賞與）〉，第10242冊號011文號。

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1940〈黃銘銓（任台灣總督府屬；俸給；勤務；賞與）〉，第10264冊號021文號。

山中樵1933〈台日大辭典の完成と其活用〉，《台灣教育》，第370號，頁85-89。

孔恩著，程樹德等人譯2017《科學革命的結構》。台北：遠流。

台語信望愛台日大辭典台譯版查詢系統：<<http://taigi.fhl.net/dict/>>。

台灣教育會1939《台灣教育沿革誌》。台北：台灣教育會。

台灣總督府1907《日大辭典》。台北：台灣總督府。

台灣總督府1931《台日大辭典（上卷）》。台北：台灣總督府。

台灣總督府1932《台日大辭典（下卷）》。台北：台灣總督府。

台灣總督府檔案資料庫：<<http://ds3.th.gov.tw/ds3/app000/>>。

台灣總督府警察官及司獄官練習所1922《台灣語教科書》。東京：台灣總督府警察官及司獄官練習所。

台灣總督府警察官及司獄官練習所1932《台灣語教科書》。台北：無名會出版部。

市川春樹2018《日治前期（1895-1919）的台灣本土語言教學、教材之研究》。博士論文：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吉野秀公1927《台灣教育史》。台北：台灣日日新報。

李壬癸2011《台灣南島民族的族群與遷徙》。台北市：前衛。

李尚霖2001《伊沢修二の漢字論について》。碩士論文：一橋大學。

林俊育2005〈台灣文化資產（三）：《台日大辭典》ε初探〉，《台灣文學評論》，第5卷，第2期，頁261-264。

信濃教育會1958《伊沢修二選集》。長野：信濃教育會。

洪惟仁1994〈小川尚義與高本漢漢語語音研究之比較〉，《台灣史研究》，第1卷，第2期，頁25-84。

洪惟仁2009〈小川尚義對漢語研究的貢獻〉，《台灣語文研究》，第4期，頁33-68。

埋橋德良2000《日中言語文化交流の先駆者——太宰春台、阪本天山、伊沢修二の華音研究》。東京：白帝社。

高宣揚2002《布爾迪厄》。台北：生智。

國立台灣圖書館日治時期期刊全文影像系統：http://hyerm.ntl.edu.tw/ntlterm/sendurl_api_v3.jsp?url=http://stfj.ntl.edu.tw/。

張子文2006《台灣歷史人物小傳：明清暨日據時期》。台北：國家圖書館。

張興權2012《接觸語言學》。北京：商務印書館。

教育部台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https://twblg.dict.edu.tw/holodict_new/index.html。

陳君慧2002《訂正《台灣十五音字母詳解》音系研究》。碩士論文：國立中山大學。

黃幸素2009〈伊澤修二與小川尚義的語言觀——從日語教育的觀點論述〉，《台灣語文研究》，第4期，頁87-99。

黃馨儀2015〈日本統治期台灣における通訳兼掌制度——筆記試験の実施とそれが台湾語表記法に与えた影響——〉收錄于楊承淑編，頁171-222。台北：台大出版中心。

鄒嘉彥、游汝傑2007《社會語言學教程》。台北：五南。

漢字統一會1909《同文新字典》。東京：泰東同文局。

漢珍台灣日日新報數位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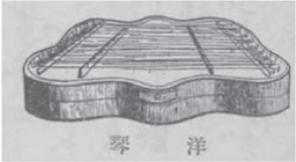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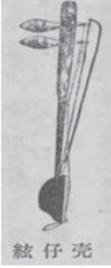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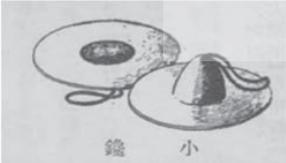
<http://0-oldnews.lib.ntnu.edu.tw.opac.lib.ntnu.edu.t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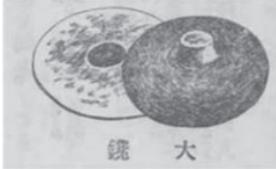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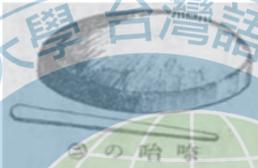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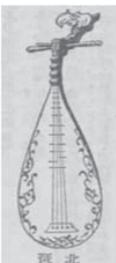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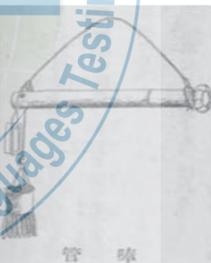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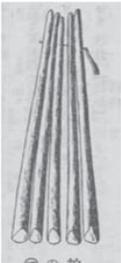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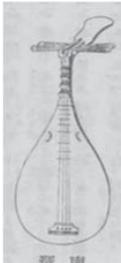
樋口靖2015〈日治時代初期渡台日人眼中的台灣話〉，《台灣文學研究》，第8期，頁43-96。

駒込武著，吳密察、許佩賢、林詩庭譯2017《殖民地帝國日本的文化統合》。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

附錄1

《台日大辭典》收錄ê樂器圖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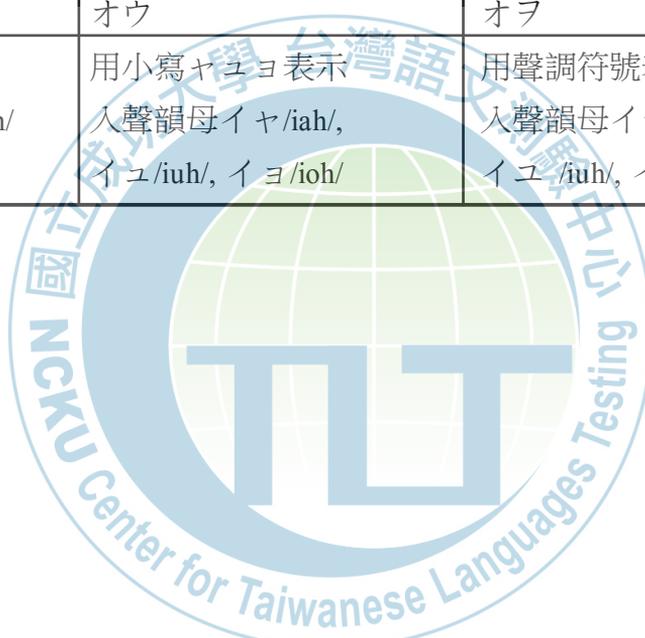
 <p>仔響</p>	 <p>鬮豬品仔</p>	 <p>琴 洋</p>
<p>響仔 (出處：上卷 9 頁)</p>	<p>鬮豬品仔 (出處：上卷 47 頁)</p>	<p>洋琴 (出處：上卷 48 頁)</p>
 <p>絃仔壳</p>	 <p>琵琶</p>	 <p>鼓吹</p>
<p>壳仔絃 (出處：上卷 207 頁)</p>	<p>琵琶 (出處：上卷 343 頁)</p>	<p>鼓吹 (出處：上卷 473 頁)</p>
 <p>鐃 小</p>	 <p>絃 二</p>	 <p>絃 四</p>
<p>小鐃 (出處：上卷 708 頁)</p>	<p>二絃 (出處：上卷 739 頁)</p>	<p>四絃 (出處：上卷 765 頁)</p>

 <p>琴絃七</p>	 <p>鐃大</p>	 <p>絃管大</p>
<p>七絃琴 (出處：下卷 216 頁)</p>	<p>大鐃 (出處：下卷 422 頁)</p>	<p>大管絃 (出處：下卷 425 頁)</p>
 <p>鼓</p>	 <p>の哈</p>	 <p>の銀</p>
<p>擊鼓 (出處：下卷 481 頁)</p>	<p>哈 (出處：下卷 494 頁)</p>	<p>銀 (出處：下卷 502 頁)</p>
 <p>北</p>	 <p>爆</p>	 <p>管</p>
<p>北琵琶 (出處：下卷 593 頁)</p>	<p>爆鼓 (出處：下卷 663 頁)</p>	<p>唢管 (出處：下卷 664 頁)</p>
 <p>の拍</p>	 <p>南</p>	 <p>角龍</p>
<p>拍板 (出處：下卷 678 頁)</p>	<p>南琵琶 (出處：下卷 952 頁)</p>	<p>龍角 (出處：下卷 987 頁)</p>

附錄2

總督府第一套假名kah第二套假名ê差別。(陳君慧2002:26-30)

	總督府第一套假名 (1896)	總督府第二套假名 (1901)
鼻音韻尾/-n/, /-ng/	ン/-n/, ク、/-ng/	ヌ/-n/, ン/-ng/
/ng-/行ê五个聲母	カ、/nga/, キ、/ngi/, ク、/ngu/, ケ、/nge/, コ、/ngo,ngo/	ガ/nga/, ギ/ngi/, グ/ngu/, ゲ/nge/, ゴ/ngo,ngo/
單韻母 /o/	オウ	オヲ
入聲韻母 /iah/, /iuh/, /ioh/	用小寫ヤユヨ表示 入聲韻母イヤ /iah/, イユ /iuh/, イヨ /ioh/	用聲調符號表示 入聲韻母イヤ /iah/, イユ /iuh/, イヨ /ioh/



台語kap越南語南部腔 —kóa chiáh-mih名稱ê比較

清水政明、陳理揚
大阪大學、國立高雄大學

摘要

這項研究比較越南語南部腔kap台語tī一kóa chiáh-mih名稱內底ê語音特徵。大多數ê名稱會當透過一kóa漢字ê唸法來區分，這kóa漢字kap漢越詞無kāng，但是kap台語相對應。In mā tī食物名稱內底tiān tú-tiòh kap粵語ê唸法無kāng。研究數據是阮tī 2018年台南ê田野調查內底收集kap 1993年由Lê Ngọc Tru編寫ê詞源詞典*Tâm-nguyên Tự-diễn Việt-Nam*。Tī台語ê語音內底，siōng主要ê特徵之一chiū是存在鼻音元音kap欠缺鼻中音節，che tī中古漢語ê鼻-siōng尾韻律內底得tiòh證明。一kóa典型ê範例親像：麵 mỳ < mī (台灣話)，*mjian^D (中古漢語)；餅 bía (bò bía內底) ‘popiah’，pía (bánh pía內底) ‘月餅’ < piáⁿ (台語)，*pjaj^R (中古漢語)；橄欖 cà na < kaⁿ-ná (台語)，*kam^R lam^R (中古漢語)；茶料thèo lèo < tê-liāu (台語)，*trfa:L liaw^D (中古漢語)。有關越南kap台灣chiáh-mih名稱之間ê調值對應關係，越南語南部腔iáu-koh保留原始閩南ê koân/ kē對比度。親像，越南南部ê tau hũ ky對應tāu-hũ-ki (台語豆腐枝)，其中hũ腐ê kē音調值保留tī越南語 hũ 內底，伊原底是ngã調ê kē調位。

關鍵字：chiáh-mih名稱、借用、越南南部腔、台語

Comparison of Some Food Names in Taiwanese and Southern Vietnamese

Masaaki SHIMIZU & Lí-iông TÂN

Osaka University, Jap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Kaohsiung, Taiwan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at comparing the phonological features of some food name in Southern Vietnamese and Taiwanese. Most of the names are identifiable with the readings of certain Chinese characters that are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the Sino-Vietnamese (*Hán-Việt*) but correspond to those of Taiwanese. They are also different from the Yue (粵) readings often encountered in the food name as well. The data are collected in our own field work in Tainan in 2018 and in the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Tâm-nguyên Tự-điển Việt-Nam* compiled by Lê Ngọc Trụ in 1993. Among the characteristic features of Taiwanese phonology, one of the most predominant ones is the existence of nasalized vowels and the lack of nasal finals often attested in the nasal-final rhymes of Middle Chinese. Some of the typical examples are as follows: 麵 *mỳ* ‘noodle from wheat’ < *mī* (Taiwanese), **mjian*^D (Middle Chinese); 餅 *bía* (in *bò bía*) ‘popiah,’ *pía* (in *bánh pía*) ‘mooncake’ < *pián* (TW), **pjaŋ*^R (MC); 橄欖 *cà na* ‘Cymbidium kanran’ < *kaⁿ-ná* (TW), **kam*^R *lam*^R (MC); 茶料 *thèo lèo* ‘sweets’ < *tê-liāu* (TW), **trɦa:L liaw*^D (MC). Concerning the tonal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Vietnamese and Taiwanese food names, the high/low contrast of the original Southern Min is preserved in Vietnamese tonal system. For example, *tàu hũ ky* ‘tofu skin’ in Southern Vietnamese corresponds to *tāu-hũ-ki* (Taiwanese 豆腐枝), in which the low value of *hũ* 腐 is preserved in Vietnamese *hũ* with *ngã* tone that originally belongs to the low register.

Keywords: food names, borrowings, Southern Vietnamese, Taiwanese

1. Introduction

The food culture in Vietnam is quite diverse in that it is influenced by Chinese, French and minorities' food cultures. As is the case of linguistic features, the diversity of food culture itself makes it difficult to extract the core elements of Vietnamese food. In order to reveal the multilayered features of Vietnamese food culture, one of the first tasks we should undertake is to distinguish the borrowed elements in the vocabularies concerning food culture. The foods of Chinese origin, in particular, are not of a single origin at all, but of plural origins such as Guangdong (廣東), Guangxi (廣西), Chaozhou (潮州), etc. (Ngô Đức Thịnh 2010) Among them, our concern here is to clarify the linguistic features of Vietnamese food names of Southern Min¹ origin, especially those prevailing in Southern Vietnam, through comparison of them with Taiwanese.

The data used in this research were collected through our field work in Tainan in 2017. We also referred to the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Vietnamese, *Tâm-nguyên Tự-điển Việt-Nam* (越南尋源字典), compiled by Lê Ngọc Trụ (1909-1979) and published in 1993.

This research work is a challenging exploratory work that was realized under the cooperation of a Japanese researcher on Vietnamese language and a Taiwanese researcher on Vietnamese culture.

2. Min elements in Vietnamese

2.1. Historical Background

According to Norman (1988), the homeland of the Min-speaking peoples is Fujian (福建) province and the northeastern corner of Guangdong province. In Fujian province, Min dialects are spoken everywhere except for the extreme

¹ The notion of 'Southern Min' here corresponds exactly to 'Lán-lâng-ōe' in Chiung (2015). We absolutely agree with the opinion proposed by Chiung (2015). However, we use the term 'Southern Min' here only for the purpose of avoiding confusion with the same term widely understood as denoting Philippine Hokkien.

southwestern corner of the province where Kejia (客家) dialects are spoken. Most of the other areas where Min dialects are spoken are probably the result of relatively more recent migrations.

Norman (1991) argues that the aboriginal inhabitants of Fujian were the Min-Yue (閩越). In the 5th and 6th centuries B.C., the Yue formed an important state in what is now the province of Zhejiang (浙江).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while the area from the southern banks of the Yangzi (揚子) to Guiji (會稽) was closely connected to the north in the process of Sinification, southern Zhejiang and Fujian at this time lay outside this network. It was in 110 B.C. that the territory of the Min-Yue was invaded by the armies of Han Wu Di (漢武帝), which led to their defeat and subsequent removal to an area between the Yangzi and Huai (淮) rivers. After the removal of the Min-Yue, the area of Fujian was attached to the commandery of Guiji. However, it is most unlikely that the entire Yue population of Fujian was actually removed and Chinese colonists most certainly found remnants of the aboriginal population still living there.

Among the Min-speaking peoples who migrated to many overseas areas during the last millennium, those who are most concerned here are the immigrants coming to Vietnam. After the period of transition from Ming Dynasty to Qing, the surviving retainers of the Ming Dynasty defected to Vietnam and took part in the reclamation of South Vietnam. In general, the Min immigrants mostly spoke varieties of Southern Min, including Chaozhou. But there are also small groups of Min dialects in overseas areas. Even within the island of Taiwan, dialectal variations of Southern Min are officially recognized. The linguistic evidence show that plenty of the Chinese who settled in South Vietnam were Southern Min speakers, especially Chaozhou dialect speakers (Hoàng Thị Châu 1989).

2.2. Norman's (1991) point of view

Norman and Mei (1976) presented evidence that the language of the ancient Yue people was Austroasiatic, related in a particularly close fashion to

Vietnamese. In his 1991 monumental work, Norman argued that the language of the Min-Yue was of the same linguistic affiliations as those of the other Yue tribes. The initial Sinicization of Fujian consisted in part in the imposition of a variety of Han dynasty Chinese upon a Yue-speaking population, making the Austroasiatic Min-Yue language the substratum of the present-day Min dialects. As linguistic evidence for this discussion, Norman gave the following Proto-Min or modern Min forms with their cognates in Vietnamese, a representative Ausroasiatic language.

- (1) 1. Proto-Min: **bhiəu* ‘duckweed, algar’ Viet.: *bèo* ‘id.’
 2. Proto-Min: **bhot* ‘scum, foam on the water’ Viet.: *bọt* ‘id.’
 3. Proto-Min: **dəm* ‘wet, moist’ Viet.: *đắm, dằm*² ‘id.’
 4. Proto-Min: **-ge* ‘(small) salted fish’ Viet.: *kê* ‘a kind of small fish’
 5. Proto-Min: **kian-b* ‘child, son’ Viet.: *con* ‘id.’
 6. Xiamen: *tsim-2 ko-3* ‘crab’s spincer’ Viet.: *gong cua* ‘id.’
 7. Proto-Min: **pət* ‘know, recognize’ Viet.: *biết* ‘id.’
 8. Fu’an: *nep-7* ‘deflated, sunken’ Viet.: *lẹp* ‘deflated, flat, empty’
 9. Fu’an: *tshī?-8 lan-2* ‘stone’ Viet.: *rạn* ‘reef, large stone at sea’

According to Norman (1991), these Min words are supposed as the probable survivors of the Yue substratum.

2.3. Modern Borrowings

Along with the immigration of Southern Min speakers to Vietnam, the Vietnamese language, especially the Southern dialect, was influenced by these immigrant's language in other aspects. Not only vocabulary borrowing but more substantial influences such as in phonology have been pointed out so far³. Among the topics of different fields, we will concentrate on the issue of vocabulary

² The author might have meant *đằm* and *đằm* both meaning ‘to be wet.’

³ Hoàng Thị Châu (1989) pointed out the possibility that Southern Vietnamese went through the process of -n > -ŋ; -t > -k because of the influence of Chaozhou finals.

borrowings, especially those of food names. First, let us show some vocabulary words, especially kinship terms, introduced by Lê Ngọc Trụ (1993) and Lê Đình Khấn (2002).

(2)	Southern Viet.	Taiwanese	Characters
1.	<i>hia</i>	<i>hiaⁿ</i>	兄
2.	<i>ché</i>	<i>ché</i>	姊
3.	<i>chêc</i>	<i>chek</i>	叔
4.	<i>y</i>	<i>î</i>	姨
5.	<i>xim</i>	<i>sím</i>	孀
6.	<i>tý</i>	<i>tī</i>	弟 ...

Most of the words borrowed from Chaozhou, labeled as (TC) in Lê Ngọc Trụ (1993), are food names and kinship terms, together with the everyday expressions such as *bò hó náng* (不好人), *bô hó lêng* in Taiwanese, meaning ‘bad person’; *chào chia* (走食), *cháu chiáh* in TW, meaning ‘go for a lunch’; *chêc bùng* (食飯), *chiáh-png* in TW, meaning ‘have a lunch’; *hó chêc* (好食), *hó chiáh* in TW, meaning ‘delicious’; *phá lú xí* (打你死), *phah lí sí* in TW, meaning ‘hit you die’; etc.

3. Food names of Southern Min origin

In this section, we will analyze some of the food names in detail from phonological and lexical points of view. Phonological analysis of each vocabulary word is based on the study of Wang Yude (王育德 2002). Therein, as for the initial consonants, four distinct layers are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comparison with Middle Chinese (MC): (A) the older layer of written vernacular (白話); (B) the basic layer of written vernacular; (C) the basic layer of literary language (文言); and (D) the newer layer of literary language (p.537). As for rhymes, five layers are established: (A) exceptional forms that do not belong to

any category; (B), (C), and (D) are all written vernacular layers; (E) the literary language layer; and (F) the layer borrowed from Mandarin vernacular. Basically, a chronological order is presumed for three layers: (B) → (C) → (D). However, it is not always the case that (B) is older than (C). In particular, (D) contains four particular rhymes: {ə}, {uə}, {əi}, and {uən}. Below each character will be given a scheme as follows⁴ :

Char.	MC belonging of the initial			(A)	(B)	(C)	(D)
	MC belonging of the rhyme	(A)	(B)	(C)	(D)	(E)	(F)

3.1. *Bò bía* 薄餅

The first case is *bò bía* ‘popiah, a kind of spring roll’ whose Taiwanese cognate is *póh-piáⁿ*. The Sino-Vietnamese readings of 薄餅 is **bạc bính*, which preserves the final consonants /-k/ and /-ŋ/. MC belongings and the reconstructed forms of these two characters are 《薄》並鐸開入一宕 **pʰak⁵* and 《餅》幫清開上三梗 **pjajŋ^R*. One of the outstanding features of Min is the reflection of MC final stops and nasals realized as glottal stops and nasalized vowels, respectively, in the written vernacular layer (C). Therefore, *bò bía* is one of the most typical and obvious cases representing these features. Below is the general correspondence of Southern Min forms (the dialect of Tainan) categorized by Middle Chinese and their layers:

⁴ The columns with white backgrounds are the forms of written vernacular, while those with grey ones are of literary language (Wang 2002).

⁵ Reconstructed forms are from Pulleyblank (1991). The forms of Late Middle Chinese (LMC) are cited throughout this paper. MC four tones are represented by L(evel) for 平, R(ising) for 上, D(eparting) for 去, and final -p/t/k for 入.

薄	並				p, p'	
	鐸		ak	oʔ	ok	auʔ
餅	幫				p	
	清			ian	iəŋ	

3.2. Cà na 橄欖

Cà na is a tree species whose binomial name is *Canarium album*. Its Taiwanese cognate is *kaⁿ-ná*. Very often the sweets made of its fruit are also called *cà na* (Viet.) and *kaⁿ-ná* (TW). MC belongings of their characters are 《橄》見談開上一咸 *kam^R and 《欖》來談開上一咸 *lam^R. In Vietnamese, the word *cảm lăm*, which is the Sino-Vietnamese reading of 橄欖, is also used as the Chinese name of the same tree. The initial of 欖 belongs to MC 來 initial /*l-/ , which is realized as /n-/ in the written vernacular layer of Min when the rhyme contains a nasalized vowel. The MC rhyme 談 is generally realized as /-an/ in the written vernacular layer of Min. Therefore, the Taiwanese cognate is a form following the regular correspondence except for the case of non-nasalized vowel in *ná*. However, it is also understood as a case of sequence of assimilation and dissimilation between the initial and the nasalized vowel: *láⁿ > *náⁿ (regressive assimilation) > *ná* (progressive dissimilation)

橄	見				k	
	談			an	am	
欖	來			n	l	
	談			an	am	

3.3. Phá láu 拍滷

Phá láu is a kind of intestine stew made of pork. The Taiwanese cognate is

phah-ló, and the characters' MC belongings are 《拍》滂陌開入二梗 *p^ha:jk and 《滷》來模合上一遇 *luǝ^R. Taiwanese correspondence of initials and rhymes with MC categories are basically regular except for the rhyme in *phah*, whose regular correspondence will be-*eh*. However, the vowels of the first syllable in Vietnamese and Taiwanese are quite similar in their phonetic values.

拍	滂				p'	
	陌			[eʔ]	iək	
滷	來			n	[l]	
	模				o	

3.4. Tàng xại 冬菜

Both Vietnamese *tàng xại* and Taiwanese *tang-chhài* denote pickled cabbage. The characters' MC belongings are 《冬》端冬合平一通 *təwŋ^L and 《菜》清哈開去一蟹 *ts^haj^D. The correspondence of all elements between Taiwanese and MC are regular. The only problem is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Vietnamese *x-* and Taiwanese *chh-*. One of the possibilities is that this vocabulary was borrowed into Vietnamese when the Vietnamese initial *x* still preserved its value /c/, which was until the 17th century (Shimizu 2018).

冬	端				t	
	冬			[aŋ]	oŋ	
菜	清				c'	
	哈			{ə}	[ai]	

3.5. Tầu hũ ky 豆腐枝

Vietnamese *tầu hũ ky* denotes tofu skin, while the present Taiwanese word denoting the same object is *tāu-phôe* (豆皮), shortened form of **tāu-hũ-phôe* (豆腐皮). At the same time, we can find another word, *tāu-ki* (< **tāu-hũ-ki* 豆腐枝)

in Zhang (2009), which has exactly the same meaning as *tāu-phôe*. According to Zhang, *tāu-hū-ki* is a compound of *tāu-hū* and *ki*, which means tofu skin (腐竹).

As for the phonological features of the word, the characters' MC belongings are 《豆》定侯開去一流 **thəw*^D, 《腐》奉虞合上三遇 **fhuə*^D, and 《枝》章支開平三止 **tʃi*^l.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aiwanese and MC is quite unique in that only the second syllable *hū* is the form of literary language while *tāu* and *ki* are written vernacular forms. However,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aiwanese and Vietnamese is regular in all aspects, among which the most noticeable is tones. In present standard Vietnamese, the Ngã tone is pronounced with high pitch [325], while the Hỏi tone is pronounced with low pitch [312]. Historically speaking, the Hỏi tone originally belongs to the higher register and the Ngã tone to the lower register. Meanwhile, Taiwanese *hū* belongs to the lower register tone (陽去). Taking all these things into account, when Vietnamese borrowed the word from Southern Min, the registeral shift between Hỏi and Ngã tones was not completed, it remained in the same state as in the 17th century (清水 1999).

Concer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iwanese *tāu-phôe* (豆皮) and *tāu-ki* (豆枝), we suppose that in Taiwanese *tāu-ki* (<**tāu-hū-ki* 豆腐枝) was replaced with *tāu-phôe* (<**tāu-hū-phôe* 豆腐皮) in the process of contact with standard Mandarin. If the borrowing had taken place in the 17th century or earlier, at that time the form corresponding to *tāu-hū-ki* (豆腐枝) was still prevailing among Southern Min speakers. In Taiwan, we can find places where the word *tāu-ki* is still used to denote tofu skin.⁶

豆	定				t, t'	
	侯			au	o	
腐	奉				p, p'	h
	虞		iu 舌齒			u 唇音

⁶ For example, at Sai-lê (西螺) Township in Hün-lîm (雲林) County, they have a dish named *tāu-ki-ke*ⁿ (豆枝羹).

枝	章		[k, t]		c	
	支	ua 舌齒 ia 牙喉	[i]齒頭		u 齒頭齒上 i 其他	

3.6. *Tàu thưng* 豆湯

In Vietnamese, the name *chè thưng* (or *chè bà ba*) is more popular than *tàu thưng*. Both of them denote a Vietnamese dessert with a coconut milk soup base and taro, cassava, etc. Taiwanese *lèk-tāu-thng* (綠豆湯) denotes almost the same object. The common elements between Vietnamese and Taiwanese words are two characters 《豆》 (定侯開去一流 *tɕiəw^D) and 《湯》 (透唐開平一宕 *tʰaŋ^L). Wang (2002) analyzes thng of Taiwanese as /ɕtʰəŋ/, in which the shwa vowel is very short and sometimes hard to recognize. The same observation is true for the Xianyou (仙游) dialect where 湯 is pronounced as [ɕtʰuŋL] (p.421). The Vietnamese form is quite similar to that of Xianyou, because when u occurs before a velar nasal or stop, it is realized as a short vowel.

豆	定				t, t'	
	侯		[au]		o	
湯	透				t'	
	唐		aŋ	[əŋ]	oŋ	

3.7. *Táu xon* 豆饅

Vietnamese *chè táu xon* (or *táo xon*) is also a kind of dessert containing mung beans, coconut milk, tapioca, etc. Taiwanese *lèk-tāu-choàn* (綠豆饅) denotes the same thing. The MC belongings of 《饅》 is 崇刪合上二山 *tɕɕhwa:n^D. Here are two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Vietnamese and Taiwanese forms.

The first is concerned with the initial consonant of the second syllable:

x vs. *ch*. As we have discussed above (2.4.), this might be a problem within Vietnamese phonology. However, in the case of 崇 initials, regular corresponding forms in Min are /c/, /c'/, and /s/. Wang cites the discussion of Kono Rokurou regarding /s/ as belonging to the older layer and /c/, /c'/ to the newer layer. It means that the problem might also be one within Southern Min phonology. We tentatively treat the problem like the case in 2.4. and suppose that phonological change /*tʃ/ > x occurred in Vietnamese after the borrowing took place.

The second problem is concerned with the tone of Vietnamese *táu* (or *táo*). In other cases, Taiwanese *tāu* 豆 corresponds to Vietnamese *tàu* with a lower register tone, but here it corresponds to *táu* (*táo*) with a higher register tone. We should think of other dialects of Min than Taiwanese, such as Fuzhou dialect where the 陽去 tone has a rising value [15] (Wang 2002: 91). However, if we limit discussion to within the scope of Southern Min dialects, we need more data to solve the problem.

豆	定				t, t'	
	侯			au	o	
饌	崇				c, c', s	
	刪		əŋ (uin)		{uen}	uan

3.8. Thèo lèo茶料

Bánh or *kẹo thèo lèo* is Vietnamese sweets made of sugar, peanuts, sesame, etc. Taiwanese cognate *tê-liâu* also denotes the same kind of thing, and it is usually eaten on the New Year's Day. Lê Ngọc Trụ (1993) identified 甜料 (Taiwanese *tiⁿ-liâu*) as *thèo lèo*, while Vương Hồng Sển (1993) preferred 茶料 (Taiwanese *tê-liâu*). We prefer the latter opinion because of the similarity of the vowel phoneme. MC belongings of the two characters are 《茶》澄麻開平二假 *trɦa:^L and 《料》來蕭開去四效 *liaw^D.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aiwanese and MC is regular, but the first syllable is in written vernacular form

and the second one is a literary language form. We suppose that once this word was borrowed into Vietnamese, it followed the reduplication rule “láy vắn (to reduplicate the rhyme portion)” in the process of everyday usage to become thèo lèo finally.

The outstand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case is that, in the case of 料, the Taiwanese form in square preserves the written language, while the Vietnamese form in circle preserves the vernacular one.

茶	澄				t, t'	c, c'
	麻			e	a	
料	來			n	l	
	蕭			io	iau	

3.9. Xiên xáo 仙草

Xiên xáo (or sương sáo) is a species of plant generally known as Chinese mesona (*Platostoma palustre*), usually used to make a jelly. The Taiwanese cognate is sian-chháu and the characters' MC belongings are 《仙》心仙開平三山 *sianL and 《草》清豪開上一效 *tshawR. Again, the first syllable is a literary language form and the second is a written vernacular form. Though the form xiên xáo is found in Lê Ngọc Trụ's dictionary, the form sương sáo is much more popular in present Vietnamese. Here is also be found the correspondence of x (Viet.) to chh (TW).

仙	心			c' (s訛音)	s	
	仙		uan 舌齒 ian 牙喉		ian	
草	清				c'	
	豪		ə	au	ə	au 高

3.10. Others

All cases mentioned above are the compound forms containing two or three syllables. We can also find cases of the monosyllabic form, such as *mỳ* (麵), *pía* (餅), *xoài* (棧), etc.

Mỳ is a kind of noodle made from wheat. The Taiwanese cognate is *mī*, which is a written vernacular form of the character 《麵》 (明先開去四山 *mjian^D). The regular correspondence of the written vernacular form is **mī*ⁿ. Same as in the case of *ná* in 2.2., phonological change **mī*ⁿ > *mī* (progressive dissimilation) must have occurred within Taiwanese.

麵	明			b 馬	b, m	
	先	an	in	{əin}	ian	

Bánh pía is a kind of moon cake with durian pulp, a popular taste of Sóc Trăng province in Mekong Delta. *Pía* is obviously a cognate of Taiwanese *piá*ⁿ 《餅》 (幫清開上三梗 *pjajŋ^R). However, in any dialect of present Vietnamese, /p/ is not found as a phoneme. Meanwhile, *bò bía* in 2.1. prevails both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Vietnam. *Bánh pía* is mainly produced in the Mekong Delta where Khmer and Chaozhou peoples live. These situations allow us to assume that, when two forms of the same etymon form two different compounds and the geographical range of their usage is different, then the extent to which they are localized is also quite different: the original /p/ sound is preserved in a multilingual society, while it has merged with the local phonological system and became /b/ in the Vietnamese-oriented society.

The last example is Vietnamese *xoài* ‘mango’ corresponding to Taiwanese *soāiⁿ-á* (棧仔). This case is extremely different from all the cases mentioned above in that it is not of Sinitic origin. According to Blust and Trussel (2013), this word would be of Austronesian origin. Therefore, if this is also a case of borrowing from Southern Min to Vietnamese, then this must be a very old case of borrowing.

4. Conclusions

In this paper, we discussed several cases of borrowing from Southern Min to Vietnamese, especially the cases of food names. In conclusion, we have several findings as follow. There is a certain amount of vocabularies borrowed from Southern Min to Vietnamese, especially from the time of Southward reclamation in Vietnam. Those borrowings include kinship terms, food names, everyday expressions, etc. In the case of borrowing of monosyllabic words, many are the vernacular forms, while those of two or three syllable compounds contain both written vernacular and literary language. Along with the borrowed words of Sinitic origin, we can also find a small number of cases of borrowing of Austronesian origin. A relatively important case is that in the process of contact with standard Mandarin, some Taiwanese words are replaced with newer Mandarin forms, while in Vietnam people still continue to use the old forms.

As mentioned in 1.1., the influence of Southern Min to Vietnamese is not only limited to the issue of vocabulary borrowing but extends to substantial elements of the language, including the phonological system. Because this work is a preliminary work,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ose issues, we have to look into the real situation of linguistic life in a multilingual society existing in Southern Vietnam, especially such provinces as Bạc Liêu, Sóc Trăng, etc.

Correspondence

Any correspondence should be directed to Masaaki SHIMIZU (qingshui2018@gmail.com) & Tân Lí-iông (liiong710@gmail.com).

REFERENCES

- Blust, Robert and Stephen Trussel. 2013. *Austronesian Comparative Dictionary*.
<<http://www.trussel2.com/acd/introduction.htm>>

- Chiung, Wi-vun Taiffalo. 2015. Taiwanese or Southern Min? On the Controversy of Ethnolinguistic Names in Taiwan, 《台語研究》, Vol. 7 (1), pp.54-87.
- Hoàng Thị Châu. 1989. *Tiếng Việt trên các miền đất nước (Phương ngữ học)*, Nhà xuất bản Khoa học Xã hội.
- Lê Đình Khản. 2002. *Từ vựng gốc Hán trong tiếng Việt*, Nhà xuất bản Đại học quốc gia TP Hồ Chí Minh.
- Lê Ngọc Trụ. 1993. *Tâm-Nguyên Tự-Điển Việt-Nam*, Nxb. Thành phố Hồ Chí Minh.
- Ngô Đức Thịnh. 2010. *Khám phá âm thực truyền thống Việt Nam*, Nhà xuất bản Trẻ.
- Norman, Jerry. 1988. *Chines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Norman, Jerry. 1991. The Min Dialect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No.3*, pp.323-358.
- Norman, Jerry and Tsu-lin Mei. 1976. The Austroasiatics in ancient South China: some lexical evidence, *Monumenta Serica* Vol. 32, pp.274-301.
- Pulleyblank, Edwin G. 1991. *Lexicon of reconstructed pronunciation in Early Middle Chinese, Late Middle Chinese, and Early Mandarin*, UBC Press.
- Shimizu, Masaaki. 2018. *Sino-Vietnamese Readings in the 15th Century—evidence from the Chử Nôm materials* –, the 51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Tibet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2018 Sept. 25-28, Kyoto University, Japan
- Vương Hồng Sển. 1993. *Tự vị tiếng Việt miền Nam*, Nhà xuất bản Văn Hóa.
- 王育德（著）、何欣泰（初譯）、許極燉（監譯）2002《閩音系研究》（王育德全集7）。台北：前衛出版社。
- 張裕宏（編）2009《TJ台語白話小詞典》。台南：亞細亞國際傳播社。
- 清水政明. 1999. Alexandre de Rhodesの辞書に見るベトナム漢字音について, 《東南アジア 歴史と文化》 Vol.28, pp.55-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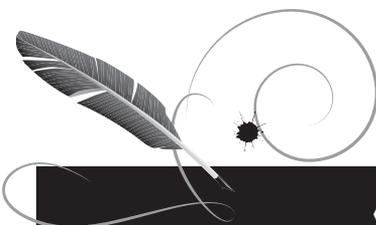


NOTES ON THE SUBMISSION OF MANUSCRIPTS

1. Journal of Taiwanese Vernacular is a professional journal dedicated to the study of Taigi or the Taiwanese language. The journal encourages two types of submissions: first, research related to Taigi on any aspects, such as linguistics, literature, or culture. Second, comparative works between Taigi and other languages. Works on multilingualism, language revival and vernacular education are also welcome.
2. The journal accepts research articles, field/work reports and book reviews. Articles and reports are normally limited to 10,000 words or less in English or 20,000 syllables in Taiwanese. Reviews are limited to less than 3,000 words.
3. Manuscript style:
 - A) Manuscripts written in Taiwanese or English are preferred. Please have your manuscript checked by native speakers prior to submission. The author may provide an extra abstract in his/her mother tongue for publication. The author must be responsible for equivalent translation of the abstract.
 - B) Manuscripts written in Taiwanese must be either in Han-Roman hybrid or Roman-only styles. Roman scripts must be Peh-oe-ji. Please use Taigi Unicode fonts for the Taiwanese Roman scripts.
 - C) Footnotes are regarded as notes for extra information, and must be arranged in the bottom of each relevant page. References therefore should be arranged at the end of the full text.
 - D) The potential authors should refer to the journal's sample style for references. For those details not provided in the sample, please follow the journal LANGUAGE.
 - E) Manuscripts normally include a) paper title, b) abstract in Taiwanese, c) abstract in English, d) full text, e) references, and f) appendix (if applicable). Abstract should list up to five keywords.
4. Submission and review procedures:
 - A) Manuscripts are normally submitted by email. Please provide both the Word and the PDF files with appropriate fonts. An extra hardcopy is requested if the manuscript contains special fonts.
 - B) All manuscripts submitted will be subject to double-blind peer review. For this purpose, please do not identify yourself in the manuscript. On a separate sheet, please provide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a) Paper title, b) full name of the author(s), c) affiliation and position, d) contact methods. The submitted copy of manuscripts will not be returned in any circumstances, so please keep a copy of your own.
 - C) Only unpublished manuscripts will be considered for publication. Please submit your manuscripts at least four months prior to the proposed issue for publication.
5. Copyright and honorarium:
 - A) After a manuscript has been published, its author will receive 2 copies of the journal volume in which the article appears without charge.
 - B) It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author to obtain written permission for quotations from other publications or materials for which they do not own the copyright.
 - C) Upon receipt of manuscript, the author(s) agrees to authorize its copyright to the journal publishers free of charge for publication and reproduction in both print and digital forms for an unlimited period. Authors themselves retain the right to reproduce their own paper in any volume of which the author acts as editor or author, subject to appropriate acknowledgment and citation.
6. The journal is published semiannually in March and September. Manuscripts and books for review should be sent to the editor-in-chief:

Wi-vun Taiffalo Chiung, Center for Taiwanese Languages Testing,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1 University Rd., Tainan 701, TAIWAN
E-mail: uibunoffice@gmail.com Tel: 06-2757575 ext 52627 Fax: 06-2755190
Website: <http://ctl.twl.ncku.edu.tw/jotv.html>





《台語研究》徵稿啟事

1. 《台語研究》是研究台語的學術期刊，專門刊載二類文章：第一類是以台語為研究對象的語言學、文學、文化等相關領域的論文。第二類是以其他語言為研究對象，m̄-koh伊的研究成果會使提供台語文發展參考的論文。
2. 文稿類型：通常分做「研究論文」kap「冊評」二類，有時有「田野/工作報告」。研究論文kap報告的台文稿以2萬字、英文稿1萬詞，冊評以3千字以內為原則。
3. 論文格式：
 - A) 本刊物kan-nā接受用台文iah是英文寫的稿。母語m̄是台語iah英語的投稿者請tāi-seng自費chhiàⁿ母語人士校稿。作者的民族母語若m̄是台語或者英語，ē-sái ka-tī提供用伊的母語書寫的摘要thang做伙刊。作者ài自行負責母語摘要內容翻譯的妥當性。
 - B) 台文稿接受漢羅kap全羅。羅馬字接受傳統白話字。漢字的部份建議使用本刊kap台語信望愛推薦用字。漢羅透濫的用法，以文意清楚為原則。羅馬字的字型請用Taigi Unicode。
 - C) 「註腳」採用當頁註，而且限定tī對內文的補充解說，文獻請列tī參考冊目。
 - D) 書寫格式請參考本刊提供的參考樣本，其他無特別規範的部分，請參照美國期刊LANGUAGE的格式。
 - E) 文稿內容順序分別是a)篇名 b)台文摘要 c)英文摘要 d)本文 e)參考冊目 f)附錄。摘要含關鍵詞（siōng ke 5個）。
4. 投稿kap審稿程序：
 - A) 請透過email投稿。稿件請提供Word kap PDF二種檔案。若有特別字型者，請提供紙本thang確保內容的正確性。
 - B) 匿名審稿包含2-3位外審委員，過半數通過才接受。投稿請分作者資訊kap文稿thang方便匿名審稿。作者資訊包含a)篇名 b)作者名姓 c)服務單位kap職稱 d)連絡方式。來稿無退還，請ka-tī留底。
 - C) 本刊無接受一份稿投kuī-ā位，mā無接受已經tī別位的學術期刊、專冊發表的論文。本刊採用隨到隨審的方式，請至少tī預定出刊前4個月投稿。
5. 著作權kap稿費：
 - A) 論文出版liáu，本刊會送作者當期出版品2份，無另外算稿費。
 - B) 作者ài保證kap負責文稿確實是伊的原作而且無侵犯別人的著作權。若違反者，作者ài ka-tī擔法律責任。
 - C) 作者投稿liáu視同同意kā著作財產權永久、非專屬授權本刊以紙本kap數位的任何型式出版kap重製。作者有保留日後tī別giah koh刊iah是集做冊出版的權利；若這情形，作者ài註明原底發表tī本刊。
6. 這份刊物是半年刊，預定每年3月、9月出刊。來稿iah是有冊beh review請寄：

701台南市大學路1號 國立成功大學 台灣語文測驗中心 蔣為文收
(請註明投稿「台語研究」)

E-mail: uibunoffice@gmail.com Tel: 06-2757575 ext 52627 Fax: 06-2755190

Website: <http://ctlt.twl.ncku.edu.tw/jotv.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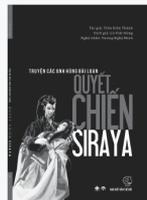
台灣元氣寶典
定價/250元



蔣為文抗議黃春明的真相
定價/250元



校園進階越南語
定價/250元



台灣英雄傳：決戰西拉雅
定價/250元



搵槌仔龍Chhoe媽媽
定價/260元



中小學生台語認證導論
定價/270元



語言、認同與去殖民
定價/280元



台語文語料處理及線上資源研究
定價/290元



雨怪的婚禮
定價/300元



戰火人生/陳潤明詩集
定價/300元



喺講台語·手寫台文
台文—台語文的台灣文學講座
定價/330元



Lóng是金e-台語認證考古題
定價/330元
附 試題解析



台語羅馬字創意教材
定價/350元



漢字與越南羅馬字學習效率比較
定價/350元



民族、母語kap音素文字
定價/350元



語言、文學kap台灣國家再想像
定價/350元



台灣俗語講座
定價/350元



台語觀光文史講座
定價/350元



越南七桃lóng母驚
增修放大版
定價/380元



全民台語認證導論·增訂2版!
定價/480元



TJ台語白話小詞典
定價/48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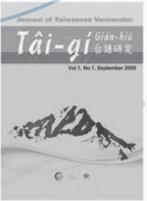
白話字運動先行者--鄭兒玉牧師紀念文集
定價/330元



國際越南語認證導論
定價/480元



2015台文筆會年刊 Taiwanese Pen 2015 Annual Selections
定價/480元



台語研究
定價/500元



探索台語白話字的故事
定價/600元



越南魂：語言、文字與反霸權
定價/680元



台語白話字文學選集 1套5冊
定價/1500元

